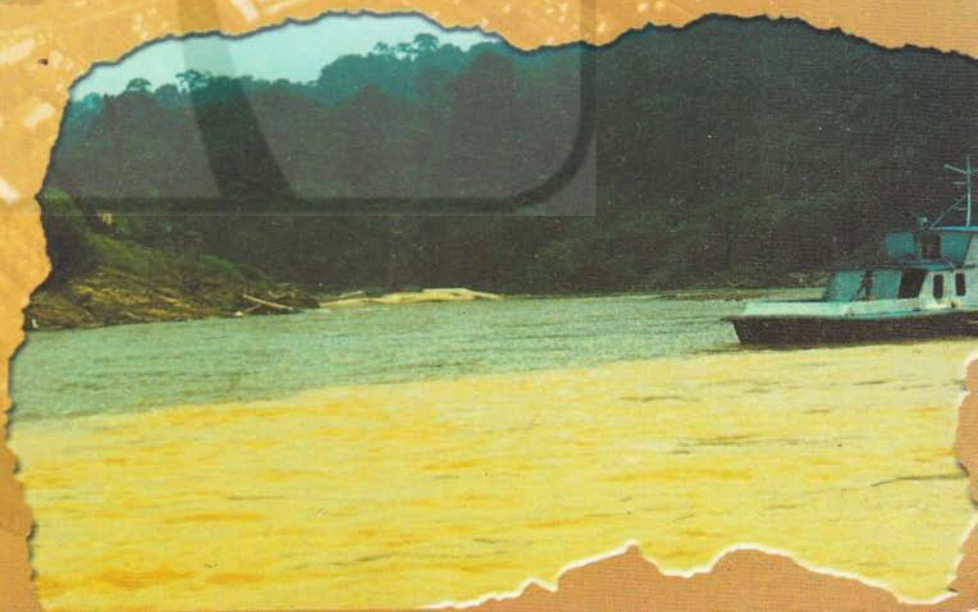


情繫拉薩江

◎ 黄孟礼 著



作者简介



黄孟礼，笔名振扬、梦里、胡亚涂、方长等，东马砂拉越诗巫24甲人，祖籍福州古田溪坪。

曾从事养猪、采访、编辑，喜阅读、涂鸦、旅游、种菜、上网等。现为《卫理报》总编辑、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主席、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民俗组主任、世界福州人之窗撰稿人。

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
作品：



《青橄欖頌》

黄灵莺著 2000年出版

An aerial,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a river winding through a city. The river flows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with several meanders. The city below is densely packed with buildings and streets, following the river's path.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nostalg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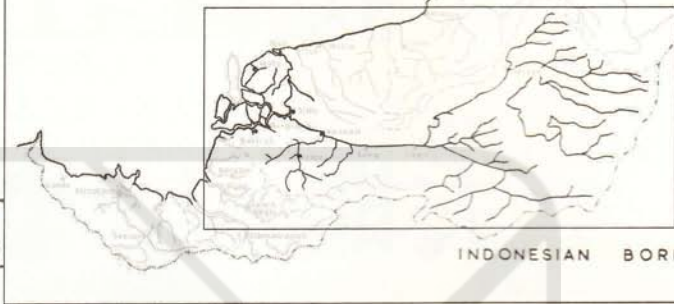
情
繫
拉
薩
江

◎黄孟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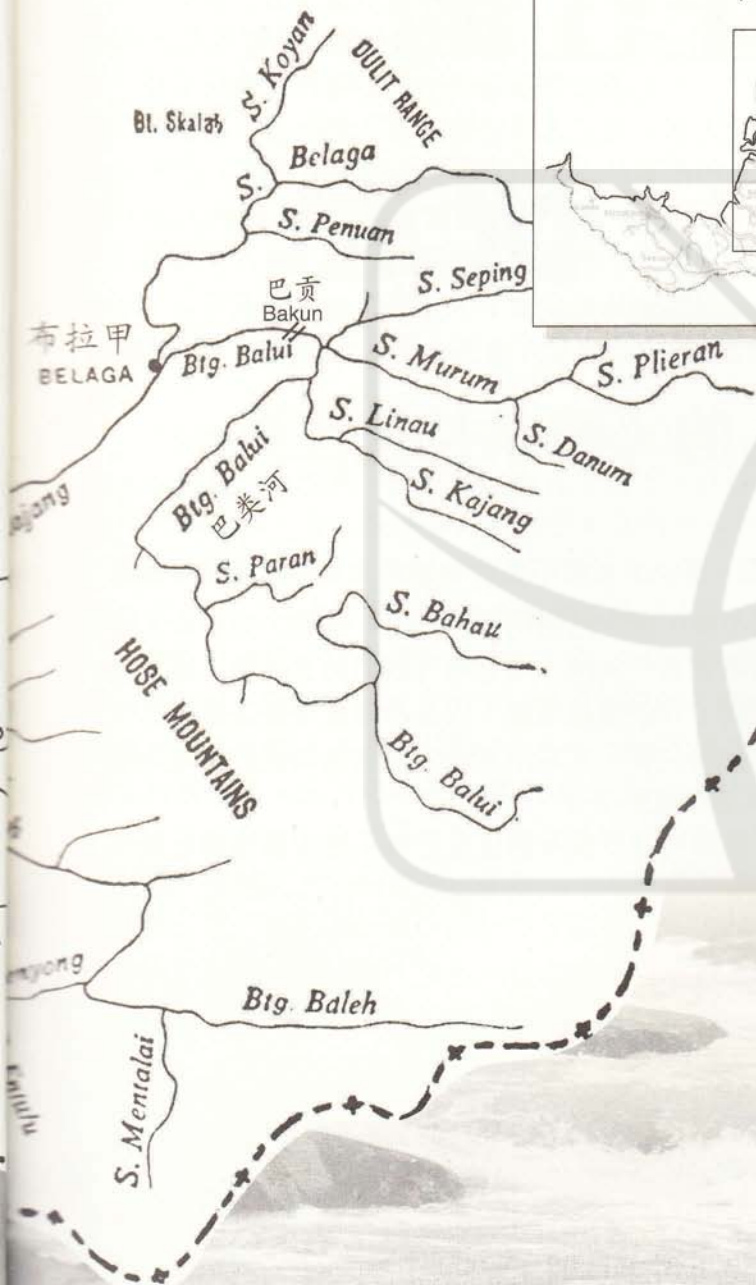
SARAWAK

砂拉越

拉让江流域图



INDONESIAN BORNEO



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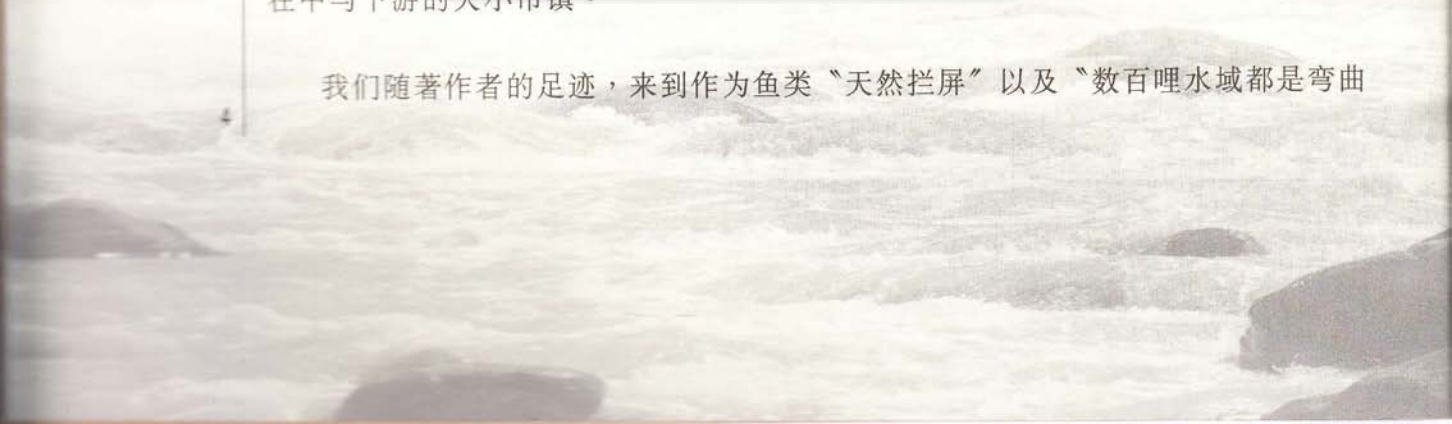
拉让江的 美丽与忧患

—序黄孟礼的《情系拉让江》

全长五百六十三公里的拉让江，像一条见尾不见首的神龙，从崇山峻岭与险滩中奔腾而出，流过两岸广袤的绿野平畴，流向浩瀚的南中国海，造就了无数令人称羡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它是东南亚第一大河，也是东马砂州的大动脉。诗巫资深记者黄孟礼以他十五年来投身新闻工作的敏感笔触，以从小喝过浸濡著红树林乳汁的江水的深情，写出这条大江的美丽风姿，也写出对母亲河的忧患意识。这本书可说是知识性与感性兼具，充满乡土味道的著作。

拉让江的美丽，除两岸的青山翠林与星罗棋布的长屋之外，还有那珍珠般散缀在中与下游的大小市镇。

我们随著作者的足迹，来到作为鱼类“天然拦屏”以及“数百哩水域都是弯曲



窄小水道”的巴拉固险滩；也目睹那“仿佛是河门的石头展开在眼前”的源头奇观，让你惊叹“石头为水而裂，拉让江之水也是天上来”。曾坐过长舟溯流而上的旅客，谁又能抵受得住这条“歌镇”（SONG）小支流那如诗如画的“卡地巴诱惑”：

“当时正是橄榄花盛开的时候，沿岸上偶而一两间长屋，看到妇女们在洗澡洗衣，小孩在游泳，纯朴无邪的脸孔，会向经过的长舟挥挥手。（卡地巴的诱惑）

对于美丽后面的忧患，作者这样慨叹：

“这条大江养活了许许多多的人与物，但人与物只把它当作丢垃圾的场所。死的、硬的、软的，只要人们看不顺眼及用不著的东西，就丢给拉让江；同时由于发展，泥土被雨水侵蚀就黄滚滚流进江去，把清河化为黄河了。”（拉让江哀歌）

江河的污染是由于环保意识的低落与无节制的森林砍伐，作者沉痛地控诉：

“对于环保意识低落的人，舆论受垄断的地区，河流被奸污了，要默默忍受，连摇头叹息都不能太大声，这黄水涌在心中成翻滚的苦水！”（寻找童年的一条鹅江）

“虽然山高水远，不过操纵砂州经济命脉的木山塘仍不时可以看到，水从高山来，木桐也自上游来，经济自然也自上而下，曾经流满诗意的拉让江，在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已是一条闪闪泛黄甚至已是褐灰色的泥水江。”（拉让江之水从何来？）

作者固然写出了像〈住在水头的河郎〉这样一系列对 Orang Ulu 等原住民的介绍，但也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濒临瓦解而深感无奈：

“稍为在节日期间到长屋走动，就发现许多仪式的参与只是年长者，年轻者几乎只是旁观。年轻的达雅人也不会伊班传统的「雅者」Ngajat 土风舞，不愿穿传统的服装，也不会喝米酒了。长屋文化可以说与文明拔河，只是最近十多二十年来，伊班文化被淘汰，而没落得快，甚至可以说在瓦解。”（猪肝卜程）

对于备受争议的巴贡水坝，由于属敏感课题，作者“点到为止”，只引述舆论对水坝兴建后七点负面影响的隐忧（冷眼看巴贡），还借用一位天猛公的话：“这么好的长屋，有一天也被水淹，很是可惜！”（拉让江之水从何来？）作者按下镜头快门的地方，“一旦水坝兴建，淹水深处二百多米”，长屋的景色也只能“留待回忆了！”（同上）

民俗介绍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书中对于达雅族群的来源、猎人头习俗、长屋相亲(Ngayap)、祈福仪式、剖猪肝卜运程等，都作了一些有趣的考据与阐述。此外，对福州籍华人习俗也著墨不少。

本书另一特色是后半部的“拉让江市镇”巡礼，所介绍的市镇包括加帛、加拿逸、芦兜（如楼）、诗巫、民丹莪、泗里街、甲望、鱼鳞甲等。除了一般地理景观外，作者在介绍市镇时往往引述该镇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拉者时代的有关资料，更不忘提到早期华人在这些地方拓荒垦殖与经商办学的贡献。这使本书不但成为了解拉让江的指南，也是一本深具参考价值的地方志。

书中加插了一百多帧引人入胜的摄影图片，都是作者不辞辛劳跋涉所猎取到的珍贵镜头，也多少弥补了采访过程中由于赶稿而文字不够细致的缺点。

《情系拉让江》，是一位拉让江之子对母亲河所作人文与水文考察记录，值得向读者推荐。

田思

6/5/2002

自序

守住母亲河

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古国，全都拥有一条生命泉源川流其中，自然不是一个偶然。米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以及中国的黄河，都是令居住该地的民族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砂拉越则有砂拉越河与拉让江是发展出两大重要市镇的河流。尤其拉让江因为是全马最长河流，又是许多诗人与作家的笔下题材、灵感的泉源，一直是中区人民的母亲河。我曾在民都鲁工作了七年，最终选择返乡，是为了母亲，但守住母亲河也是催逼因素。然而看著这条江的流水的变色，身为小民的却是那么无奈。过去几年有机会到过韩国的汉江、福州的闽江、英国的泰晤士河、德国的莱茵河等，由污染而清理后成为游客必到胜景；回头看拉让江由一江清水，童年泅泳的天然浴场，现在成为连脚都不敢伸下去的黄泥江。尤其在这条江的上下游巡礼数次，童年的那条江已消失了，心中的起伏如江水滔滔滚。

这本书所收集的文稿都在过去的《马来西亚日报》刊登过，配合行过的江河市镇所拍摄的相片，是对母亲河的感激与怀念。期待清流，恢复母亲河的原貌，激发尊重生态自然与文化，更学习尊重生命，这是出书的动机。

我要特别感谢砂州知名诗人田思写序，犀鸟乡环保工作者黄孟祚君，以青橄榄为笔名的散文作者黄灵莺老师及吉都隆州议员周政新先生写跋，为本书增光不少。另外不忘记拉让江畔书法界后起之秀汪义英先生为封面题字，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蔡增聪执行主任在资料上的协助。除非在相片旁有注明，否则所有 180 张相片都是我自己所拍摄的，虽然不是很完美，不过忠实记录了拉让江的人物景。

封面设计有赖于黄长锋与黄方英的协助，意义是拉让江的完整性因为污染、建坝「割喉」、截流而有被撕裂的感觉。彩色图片清浊分明，令人感触良多。书后的五篇附录是摘取几位海内外的作者有关拉让江的片段记录。

目录

- 2 拉让江流域图
- 4 田序：拉让江的美丽与忧患
- 7 自序：守住母亲河
- 10 到鹤江上游踏诗
- 14 美丽的盾
- 18 泼辣汹涌的巴拉固
- 24 可安歇的水边
- 28 冷眼看巴贡
- 32 住在水头的河郎
- 36 看山不是山
- 40 追寻失去的童年一条鹤江
- 48 拉让江哀歌
- 52 克丽丝汀充满惊奇的一天
- 58 卡地巴的诱惑
- 62 伊班人迁移史
- 64 在巴拉固急滩听水说话一个下午
- 70 巴拉固传说何其多
- 76 华人差点在巴拉固开天辟地
- 78 拉让江之水从何来？
- 84 在巴贡七百尺水下鱼游

- 92 与文明拔河的人
96 猎人头
102 伊班青年男女相亲NGAYAP的真正意义
106 猪肝卜程
116 记达雅节宾主联欢会
118 果蔬随手拈来森林大厨房
120 把田园带到市区来
128 砂州原住民的概况

拉让江畔的市镇

- 133 丝维雅堡见证加帛历史
138 仅有7.3公里道路的桑镇
140 十八世纪拉让江流域行政中心~加拿逸
145 振翼待飞的犀鸟小镇~芦兜
148 新福州~诗巫
153 民丹莪树扬威国际
158 泗里街土产全球化
162 ARPS的乐园鱼鳞甲
- 166 跋一 捕捉拉让江
167 跋二 拉让江是我的故乡
168 跋三 莽夫说情
169 附录一 对这条江有著炽热深沉的感情
170 附录二 黄乃裳对拉让江美丽的误解
171 附录三 刘其伟与拉让江了解丛林了解生活
174 附录四 一个老外眼中的黄泥江
177 附录五 从巴贡水坝计划建造思考犀鸟乡情的神学



到鹅江上游踏诗

拉让江根本就是一首诗。

拉让江更是一幅画。

拉让江……………。



Hedda Morrison 1965

六十年代加拿逸河一景。

(或闽南人)的意译。

「过去诗巫附近拉让江被称为巫江，这个名称很不好听，结果福建人用方言读诗巫为『诗鹅』音，并称拉让江为『鹅』江而得名之。」

游老先生指出民丹莪则称拉让江为「丹江」，而泗里街人称拉让江为「泗江」或泗水。这些名称乃因地区不同而取的。

「由于『鹅江』名称颇有诗意，后人就一直沿用至今，并渐渐把整条拉让江称

为鹅江了。」

诗巫市议会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2年，宣称以天鹅为标志。

据查，拉让江流域以加拿逸开埠最早，泗里街次之，诗巫较慢，但文献显示在1860年，已在地图上出现了。除了原住民，华人迁居拉让江流域相信在1870年之前都有了。

拉让江知多少

拉让江为全砂甚至全马最长河流，全长三百五十里（约五百六十三公里）其支流纵横交织，状如花生根，蔓延著三、六、七省，现称诗巫省、泗里街省及加帛省近达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全砂124,449平方公里面积的一半）。

由拉让江口上溯三十二里即泗里街镇（泗里街省省会）；再行四十里是诗巫省省会诗巫镇；再上八十里便是加帛省省会加帛镇。加帛至巴拉固急滩为三十二里，巴拉固到布拉甲则另需一百四十五里，巴贡离布拉甲有三十七里，至此拉让江已延长至二百六十六里，尚余一百九十七里名为巴类河。自布拉甲以上，拉让江作近乎三百六十度转头，并被称为巴类河 Balui。

拉让江支流（Sungai-Sg.）无数，但较大的支河（Batang-Btg）有加帛附近的巴礼



飞机上鸟瞰流经诗巫的拉让江。右边是伊干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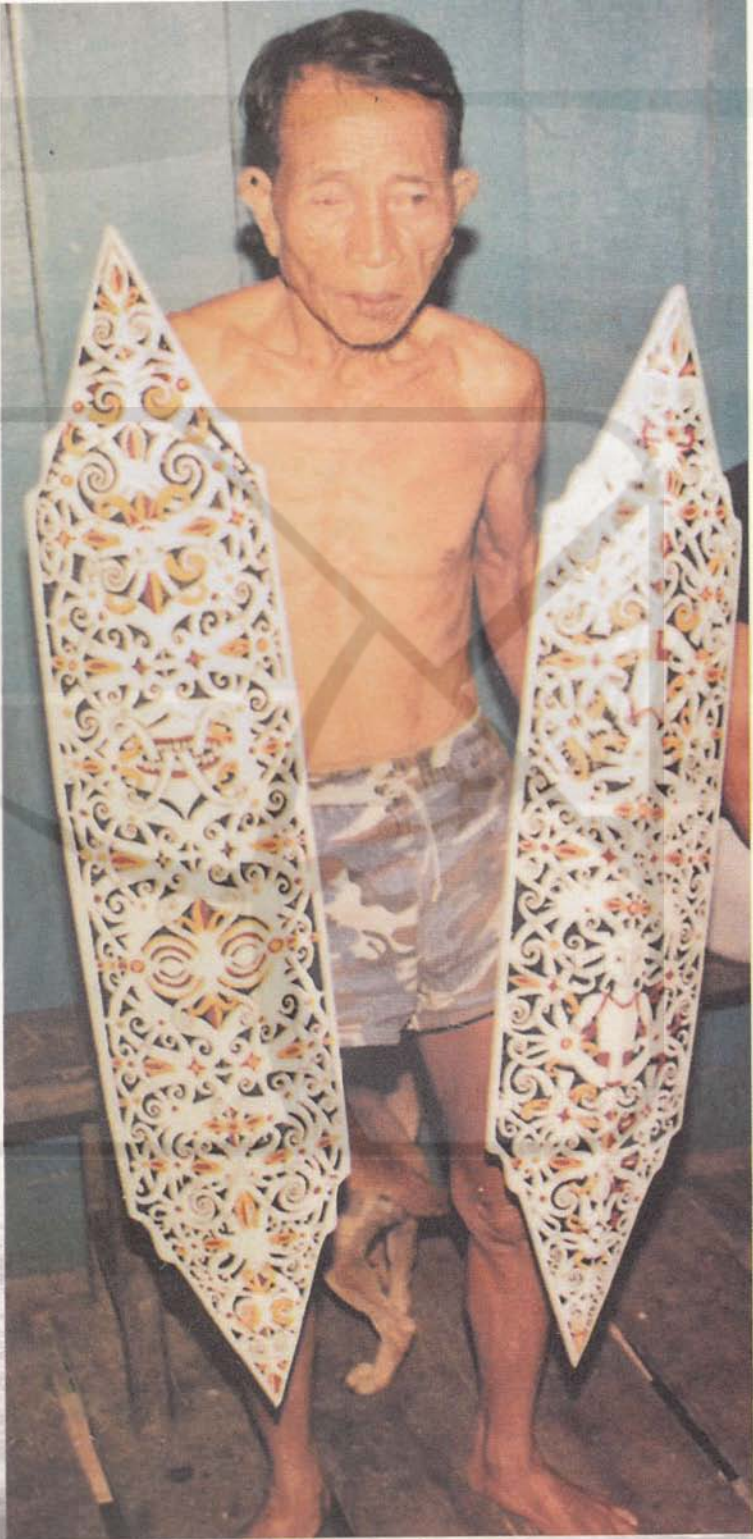
河(Balleh)，布拉甲以上的巴瑞(Balui)及伊干河(Igan)。

《1989年1月8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2001年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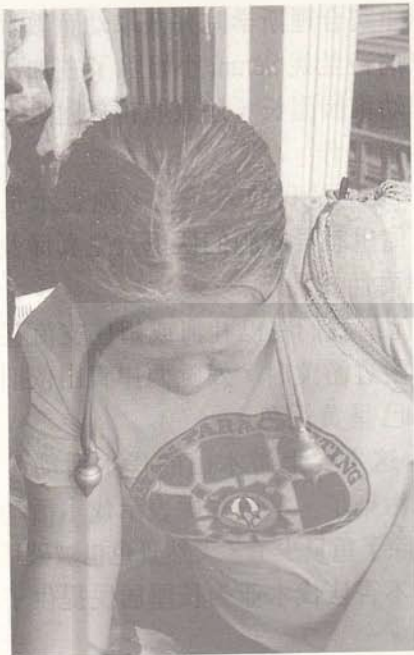
贺士山附近的Stonepark的景色。

美丽的盾



来到拉让江上游，您根本就溶入诗中，
成为画中的体裁了。

原住民长墮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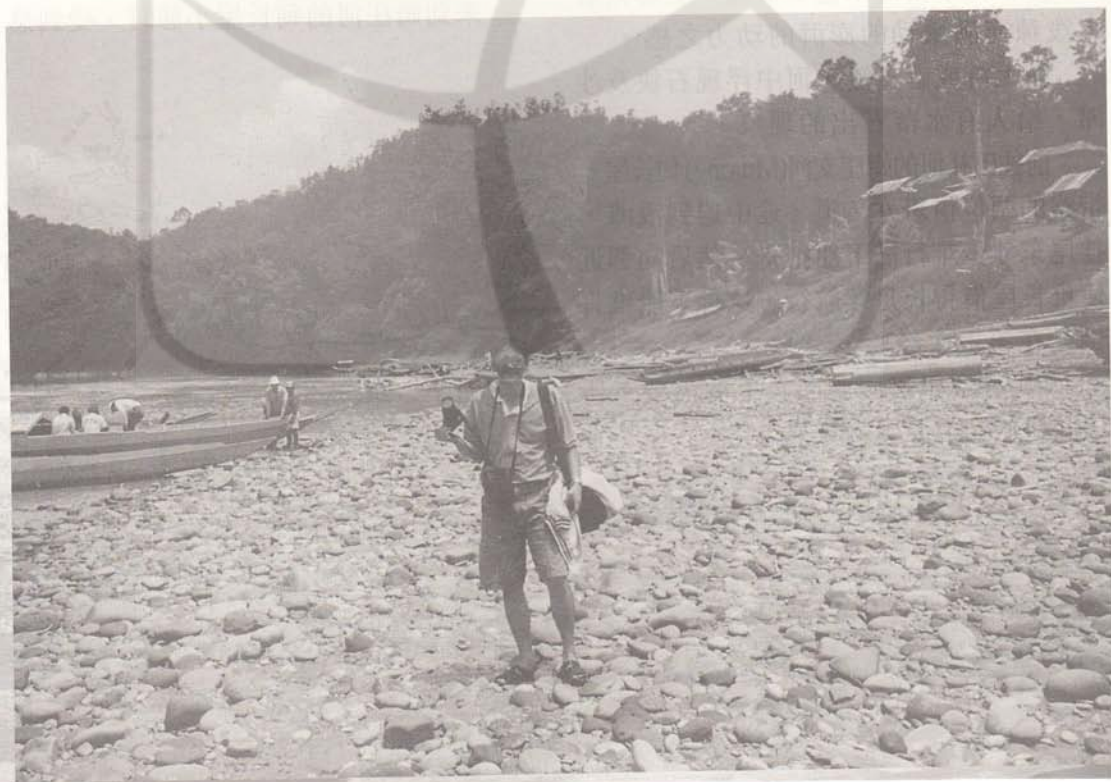
闲、轻松的长屋生活所感染，仿佛时间慢了半拍，我们暂时把市区的紧张繁忙气味都抖在河里，让流水冲失在拉让江流水内。

在长屋我们看老妇人织著装饰图案，与长屋居民聊天，一片的宁静、悠闲，市区的喧哗已远离。

美丽的盾，不单有山明水秀的图案，更重要是原住民等土著的好客与传统文化所组成的缤纷。

今天长屋隐含蓄某种危机，留在家中都是老与妇孺们，青年人都往外跑，在木山工作、在市区谋生，在外地念书，长屋的传统已渐渐受现代化所侵蚀。

在布拉甲长屋就看到一些女郎不要有



长堕的耳朵而把之剪掉，当询及有关为何不学像年长的打扮，她们说怕学生们讥笑。

传统受到考验，传统受现代化之风所影响、改变、没落。

有人说再过十年或二十年，再去长屋恐怕已没有过去原始风味，其实今天在跑到很远很远的上游拜访一两间长屋，屋长住室根本就不输任何市区的豪华住宅的装璜，红地毯、大电视、大沙发……………。

据一九八六年人口统计，砂州人口共达一百五十五万余名，其中以伊班族为最占了四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六名，比达友族则共十二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名，原住民仅占六万九千名。（注）

布拉甲以上则皆为原住民地区，包括肯雅、加央、普南、本南、实加板到各占

曼、拉汉南、发喂、丹章西平等。彼等相信皆由加里曼丹或爪哇迁来，但已在乌松安包山区住了许多世代。

他们居住在河边，河流就是他们生计的泉源。

《1989年1月9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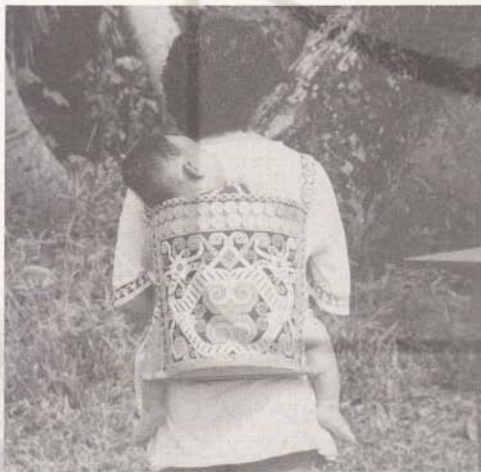
（注）2000年的砂拉越人口统计：2,071,506

伊班人：603,735 比达友：166,756

原住民：117,756 华人：537,230



依江而建的长屋。



原住民用背篮背小孩时影。





八十年代川行加帛与布拉甲之间的载客舢舨。

自加帛坐快艇到布拉甲镇大约要花费五到六个钟头。

很多人躲在充满齷齪烟味的长方形舱里看暴力录影片；似乎要从十四寸电视荧幕上看回本钱般，对窗外景色视若无睹。

在下与同行的美籍讲师罗拔氏则有同感，认为要取回二十元船票的价值只有爬到船顶贪婪环顾两岸与河中的景色。当然我们付出了甘冒太阳烈晒与皮肤焦黑的代价，但可以体会到为何许多红毛人专程来亲赏那散发绿的美之雨林的举动了。不过九十年代中旬快艇内设计已经不再允许搭客登上船顶了。离开加帛三十二哩的巴拉固急滩只驾驶约一小时就在望了。

眼珠铺满急滩底？

巴拉固急滩为全拉让江最危险的一个

地区，据传说若能在急滩附近打捞，一定会拾取一筐的眼珠哩！这句话真实性有多少不晓得，但却显示出曾有多少长舟翻覆，多少人命赔上，当局于六十年代曾在该处及巴贡处炸掉一些大石，所以目前所走的水道已是改善了许多。

据生态学家研究，加帛以上的拉让江水位降落幅度极大，若逢下大雨，上游涨水一两天就很迅速退潮，这是因为上游河道颇为倾斜，巴拉固的水位相差达十五尺之巨。

巴拉固急滩对驶船的人是一个天然跨栏，勇往直前需要智勇双全。来往的快艇驾驶员大都由原住民尤以加央青年担任，他们从小在当地长大对该河布满的石头已了若指掌，巴拉固(Pelagus)的原意即为「危险的急滩」，读名晓其意。

巴拉固急滩也是对某些鱼类作了天然的拦屏，让它们留在上游产卵。该急滩直上到船溪砂马约整百哩的水域都是弯曲窄小的水道。河中满是星罗棋布般的石头、尖岩。

冲过巴拉固急滩是段令人兴趣又刺激的经验，若是坐无盖的舢舨则要面对浪水打进船舱的局面。

与罗拔在快艇顶上摄取惊险镜头，不

时听到他呼叫「伟大、有趣极了」的声音。

这位来自美国德州的讲师第一次作布拉甲之行，他认为砂拉越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旅游胜地。

具世界级的特色

「单单古晋的博物馆就给人留恋忘返。」他对砂拉越的景色与人民的友善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美国德州博物馆主任朋友说，



八十年代的快艇允许坐上船顶，今天已不准了。

与美籍讲师罗拔（左）坐在快艇的顶上冲过巴拉固。



砂拉越博物馆是他参观过许多博物馆最值得观赏的一间。」罗拔表示其友人认为本州博物馆应算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其中之一博物馆。

经过了巴拉固急滩，在要抵达布拉甲前一段水路则又很宽阔平淡，仿佛又回到拉让江下游去了。但事实上是往上游川行。

抵达布拉甲镇就想去对面的一间「安营长屋」借宿，未去前找到一位驾驶长舟者开价来回六十元，最后找到一位只出价一趟六元的长舟。

踏上长屋的木桐制的阶梯，夜幕已低垂，我与作画的郑仁和冒味问长屋屋长可否留宿一夜，获得彼等无限欢迎。

平生素未谋面，加央人的好客就写在他们的脸上，屋长儿子鲁悦在吉隆坡玛拉工艺学院攻读商科，语言上我们以英语交谈。

我在布拉甲游泳

在月儿弯弯的山空底下，我们与刚认识的加央朋友在布拉甲水域游泳。「未游

过泳就表示未到过该长屋」，我终于在布拉甲河游泳啦！

当晚在长屋走廊的坐椅上，跷著双腿，有狗走动，小孩奔跑，我们谈生活、谈学业、谈工作、谈传统、谈风俗、也谈政治。

夜深了，躺在鲁悦的房间弹璜床上，想到夜闯长屋，得蒙接待；若有原住民在市区跑到我的住处求宿，我会像他们那样

好客招待或者还是拿几元钱给他打发他走了就算呢？我对礼义之邦的传人有些脸红。

一时睡不觉，耳中传来村鸡第一啼声。长屋居民习惯以鸡啼判断时间，第一次鸡啼为午夜，第二次约在清晨三时，第三次在清晨五时。

《1989年1月12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在布拉甲对面长屋与加央青年合影。

可安歇的水边



宁静的布拉甲有被云雾遮住的山为背景。
正好给辛劳的旅者一个舒适安歇的驿站。

布拉甲（汶那呀）

近 六个钟头的烈日吹风浴，快艇终于泊进布拉甲岸下。

宁静的布拉甲有被云雾遮住的山为背景，正好给幸劳的旅者一个舒适安歇的驿站。从地图上找布拉甲位置恰好在犀鸟乡的腹中心，也正是那美丽的盾的枢纽所在。

在偏僻幽美的小山镇原来并不寂寞，四十一间的商店（包括十七间临时店屋）还营业到晚上十时余，其中商店多由福建人经营，福州人也有数间。

「我的祖父是住在布拉甲的第一代华人居民，算起来至今福建人在此的历史最少有一百零三年了。」布拉甲中华商会会长梁佛裕披露。



一个在本州大部份人眼中是一种遥远的山区，唐人的先辈早就在该地落地生根，实在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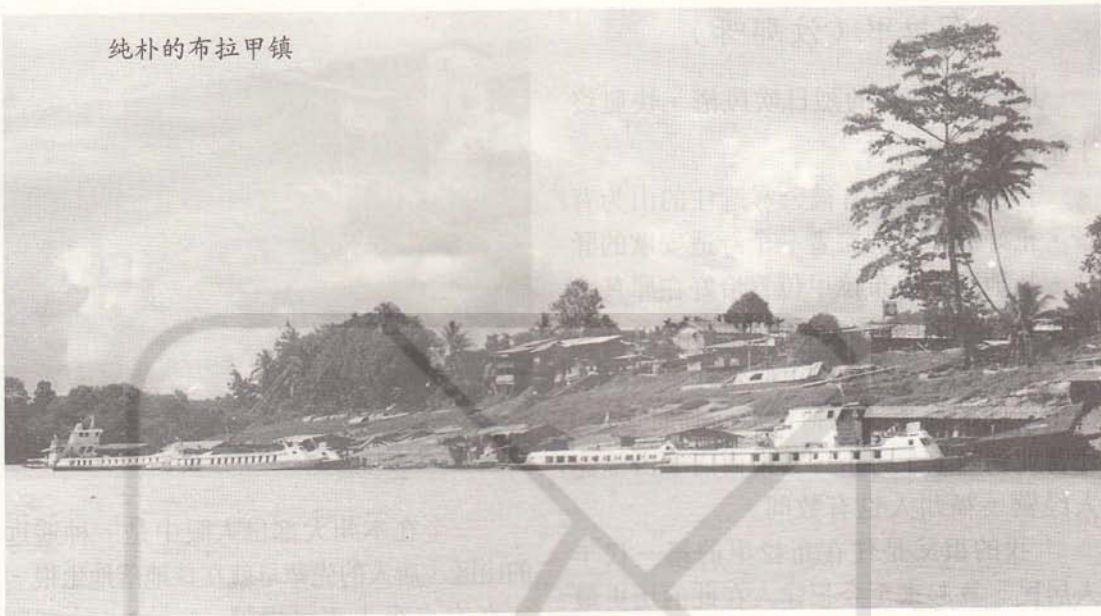
据查，本州考古所发掘的文物曾发现公元 625 年之中国瓷器铜钱，距今一千三百年，中国人已南来作生意。不过真正定居的日期不可考，过去有海水的地方都有华人，其实今天有水的地方都有华人迹影。

据福州人最早到布拉甲的富南酒店老板表示彼等于一九五八年迁抵。

布拉甲(Belaga)或早期翻译「汶那呀」、「富南甲」、「勿拉加」等。该县属加帛省，占地一万九千四百零三平方公里。据一九八六年的调查显示，该县人口约一万六千名（包括市区的约二千名居民与五十



纯朴的布拉甲镇



二间长屋及十一个木山营的人口)。

据梁佛裕表示市区方面华族大概只有约五百人，马来人三百多名，其他均为原住民。这些原住民包括肯雅族(Kenya)五千五百一十一名，加央族(Kayan)三千六百一十一名，普南(Punan)一千八百卅八名，游牧的本南族(Penan)一千三百七十一人，其他少数民族二千余名。

梁氏称布拉甲只有一间政府中学，共有一千多名学生，1989年始有高中九号班。

「全县有十七间小学及两间幼稚园。」梁氏也是其中三间学校家长协会主席。

「一九八六年四月起，布拉甲已有廿



原住民在布拉甲镇选购物品时影。

四小时电流供应，电话服务也已三年多。」梁主席称目前该镇有四间旅馆，除了目前店屋，当局也正在兴建另外六间店屋。

梁主席去年被委为甲必丹，此外该镇另有一位华人领袖，本固鲁黄永昌，搬抵该镇已有四十一年。

梁氏称过去布拉甲店屋建立在河边，以后由于烧火（七十年代末期），而改建在目前地址，川行该镇的快艇每日两班，另有约十艘载货舢舨。若水位许可，快艇驶至巴贡附近长屋。

布拉甲虽遥远，生活费却不便宜，店屋价格也不逊于诗巫，店铺租金也高达近千元。

布拉甲县长多玛斯是第四省加拉毕Kelabit人。他称两年前来是带著泪水调抵小山镇，但这些日子来深深被各族和睦同居，友爱亲切的气氛所感染，表示布拉甲是纯



当年布拉甲简陋的码头。



原住民沿江的坟墓。

朴地方。

县长称曾有两位西方的青年人把电单车由快艇载来布拉甲然后再驶木山路前往民都鲁，他表示布拉甲是旅游者很富挑战性的旅游胜地。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当局拟兴建百万元水泥码头，并离开镇边一公里处开辟为小型旅游区。此外当局也将兴建道路接通木山路以方便前往民都鲁的交通。

布拉甲虽小，五脏俱全，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还有一间清洁菜巴刹，一间民众会堂及一间诊疗所。当局也将派驻一名医生前来为民众提供医药服务，目前则只有一个月一次的飞行医生服务云。

《1989年1月13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冷眼看巴貢



一八六三年第二拉者所繪的巴貢圖。

(取自 Charles Brooke, Ten years in Sarawak 1866)

巴贡的水已流了几千年之久。

巴贡的大石头也躺在河边数亿个日子。

巴贡两岸的苍天大树更耸立了无数个年轮。

巴贡的名字一直与砂州许多内陆河流一样，寂寂无闻。一直到八十年代，巴贡加上一个水坝的名称，巴贡才曝光了，八十年代其见报率比桂林山水、尼加拉瓜瀑布还要抢镜头，巴贡事件竟如一个山洪的



巴贡留影 1989。

巴贡位置图



爆发，更仿若其急流澎湃汹涌，冲激著砂州人民的心，并在原住民心湖留下漩涡。

巴贡的魅力

静静的巴贡·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

由此可见巴贡水坝的威力了。

据资料显示一旦完成它是：

全东南亚最大水坝。

全马来西亚最大投资。

全世界最长海底电缆横跨南中国海。

全世界最大重组原住民社区计划。

巴贡水坝一旦建成将是个长一公里，高约七百尺，阔半公里（底）表层为约三百尺（顶）的庞然大物。

巴贡水坝耗资约八十亿元（一九八三年估计），须费时十年始能完成。（按：

90年代估计是150亿元，97年因经济风暴而停建，2000年则提出改建较小型的水霸，预料计90亿元)

巴贡水坝的电流将由长达六百五十公里的海底电缆输往西马。(现在计划只供砂州用。)

巴贡计划将直接使十五间原住民长屋受影响，共有四千余人必须迁移，重组一个新的社区。(现估计约九千人)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一组由三名德国一名瑞典专家(包括电气、经济、土质、矿物专才)组成德国砂马顾问团对巴贡计划作了详细调查及观察作了一份详细报告书。

巴贡将改造

这项首相署属下的联邦经济计划部所

推行的计划报告，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五日在民间团体千呼万唤下，由能源电讯邮政部长拿督廖莫宜加以发表。

这项报告书提出了无数好处显示政府要实行的决心。这些好处包括：

- 一旦水坝完成每年将为国家节省共十一亿元燃料费。

- 减少现有发电厂对空气的污染。

- 提供有效的洪水控制。

- 促进保护区的成立如野生动物区，国家公园等及发展蓄水池养鱼业。

- 带动全州及全国的工业化。

- 使迁移原住民享有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利益。

- 促进旅游业……等。

巴贡，巴贡，好处说不尽。然而在这



凶涌的巴贡急流。

么多利益中，巴贡急流中也有一股如长舟逆流而上雄厚的呐喊声。

巴贡的影响

●三千名原住民率先，表明不希望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遭受淹没。

●他们咸认钱可以印，土地却不能创造。他们强烈保护土地甚至赔上生命在所不惜。

●质疑水坝的寿命，海底电缆的安全也产生问号？

●百亿元计划占国债廿巴仙，将使每一位国民欠债四千元上再加一笔。

●由于蓄水面积阔达是新加坡岛国般（虽非聚为一个大湖）其长期性造成生态环境恐有负面影响。

●原住民重组计划与巴当艾计划相比，应吸取不良的经验而改善之。

●原住民的传说文化及坟地恐从此石沉大湖，消失断根。

诗巫人民担心一旦水坝决堤，是否应兴建「挪亚方舟」以备逃生用途。

电力消费量以半岛工业发展为重，此举只有加重贫富的悬殊。

西马人认为如此巨大额投资在砂州对半岛经济无帮助等。

若照原定计划，一九八六年动工。但

在下此次访抵巴贡，计划还未实现，巴贡风采依然，巴贡石头仍旧蹲著两岸，静观原住民乘长舟破激浪逆流而上。

巴贡还是巴贡，巴贡的水依旧，巴贡的石头依然，不同的是增加一些污泥，由上游大力开发的木山所留下的。

去了一趟巴贡，发现专程去台湾海边的野柳看石头简直是无聊的行程了。巴贡的景色可以比美任何一个东南亚的旅游胜地。

自巴贡回来，脑海中一直漩涡著巴贡的浪花，思潮起伏的是巴贡的逆流冲浪而上的加央长舟。

哦！巴贡。

《1989年1月12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注：因为一些争执与异论，游客若要上去巴贡旅游须申请特别准证。其实中国三峡在争议中都吸引了许多游客，看来我国把巴贡政治化也断了游客来源，心胸狭窄。

九十年代中期，巴贡的改道工程大体上已完工，又因1997年东南亚经济风暴而停顿。2001年又开始开工了，不过原来的计划已被改小。





住在水头的河郎

「河郎乌鲁」Orang Ulu
是国语音译为
「遥远居民」、
「偏远人民」
或
「原住民」
之意。



「河郎乌鲁」Orang Ulu 是马来语音译为「遥远居民」、「偏远人民」或「原住民」之意。

原住民大概占了砂州人口的 5%，他们散居在「犀鸟之乡」的高原与内陆地带，如峇南、林梦、老越及布拉甲等地。

这些「河郎」是名符其实的河流之子，彼等均住在各河流的源头或河水边，他们又称为森林之子，共约十四种族群。

河郎乌鲁的名称既专指内陆及上游居民，他们在文化及地理上都独具一格。在五十年代，河郎乌鲁只是加央族 Kayan 或肯雅族 Kenya，今天则包括其他十二种族群：巴古丹、比砂雅 Bisayah、乌吉 Ukit、加江 Kajang、加拉毕 Kelabit、力顺 Lisun、西平、弄巴湾（姆绿）Lun Bawan (Mulu)，本南（普南）Penan (Punan)、西汉，打本 Tabun。

河郎们的社区与市区的社会强烈的对照，若愈深入偏僻遥远山区就愈发现他们对现代价值观念的冷淡，他们大部份以务农为生，部份本南族仍以游牧为生。

虽然原住民之间流行通婚关系，但各个族群在传统风俗上有自己独特之处，而

且相差甚大，比如一般人对加央或肯雅视为几乎相同族群，实际上无论在宗教风俗及语言上都大异其趣。

加央人口约有三万名，全州大概有廿五座加央长屋，散居在布拉甲的巴类 Balui，民都鲁的都胞 Tubau 及峇南的多兰乌山 Telan Usan 区。他们可能最初迁自加里曼丹，先到多兰乌山，稍后才移至拉让江上游的利脑河 Linau 一带。加央人语言分为三大类包括麻普，乌麻比留及乌麻力肯。

肯雅人口也约有三万名，多散居在多兰乌山及巴类区，他们大概于 1700 年自东加里曼丹迁来，他们分散在四十九座长屋居住。

姆祿或弄巴彎，人口约有一万五千人，早期来自沙巴，汶莱及加里曼丹等地。目前均居在老越及林梦县，他们的文化与加拉毕、答加尔、亚旦及打本族群相似，与其他原住民一样，他们也是居住在长屋。

加江族来自利脑河 Linau 的加江 Kajang 支流，该族属下还分有其他七种的方言，他们彼此间通婚很普通，并有本身独特的文化背景。



本南或普南族，大多居住在美里苏埃区、弄比鲁丹、弄美加巴（多兰乌山）。

本南族乃指那些继续过著游牧生活的森林之子，他们在一处森林居住，直到野兽，食物，硕莪采完杀尽，就再迁居到另一处森林。他们生活简单，是目前婆罗洲唯一过游牧生活的族群。

他们本身称呼为「本南」，加央及肯雅族则称呼他们为「普南」，然而一般人则以游牧者为「本南」，已安顿定居则为「普南」。

这些原住民过去一直生活在迷信之中，直到1900年，基督教内陆福音传抵，他们生活与风俗都改变了许多。据政府一项统计1940年，原住民有超过一半是信奉基督教的。

原住民的特色是多在手臂、手指、脚部等刺青与花纹（Tattoo）纹身被视为一种装饰，在世界各地原住民皆有之。加央女婴若出世二个礼拜，就开始串耳坠，随著年龄增加，耳坠装饰品重量也增加，耳朵吊环愈长愈表示漂亮及温柔。

原住民皆为善良好客的一群，他们亲友间探访也欢迎外来人的拜访，一般上外

来客人到访先去拜会屋长，然后才去会见长屋其他人，这是长屋的一种礼貌传统。

当在吃饭或参与一些余兴节目时，宾客到长屋要注意一些细则：

（一）不要在众人面走动，不礼貌行动带来坏运。女性乱走在男性前面被视为无礼。

（二）若看到有人拿贵重货物或推舟而不帮手，将会视为自私或懒惰的人。

（三）在有人唱歌时不要乱喊叫，若受邀唱歌也要唱，以示回报。

在欢乐时刻，每个人都要尽情欢乐，睡觉者被视为不礼貌，主人会想尽点子使来宾通宵尽欢乐。无论如何，有机会到长屋，发现他们好客，热情又团结，对市区冷漠人情是个讽刺对比。

当我们把文明现代化价值灌输他们时，实际上我们从他们学到更多做人的道理，到底谁比较文明，我感到困惑！

《1989年1月16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注：更多有关原住民资讯，详见《我两家的山的那一边—砂州原住民的概况》（第127-131页）

看山不是山

走上千里的云和月
因为潺潺一条的小溪

自拉让江上游回来，发现原来对拉让江的认识是那么缺乏，地理上、形势上、统计上，既使在图书馆里去找鹅江资料也是那么罕有。

一条整天被人挂在嘴里的诗江，多少墨水为它而写，多少题材为它而编，对它本身的河道流水却那么陌生。

自巴贡急流坐长舟回布拉甲的途中，与同行友人欣赏两岸的绿色，远山含黛，二人相视忽然开怀大笑。

静默群山

你我高吭

激起回声荡漾

我们从山得到启示，我们想到人们的傻气，整天躲在水泥「乌必」Office里，吸著烟气，发著怨气，为一些无关痛痒的芝麻小事争得面红耳赤。

山林的脱俗、幽清与水泥森林里的人与人呕气，举目观看，你会发现山在窃笑。人类啊，你的心胸为何那么狭窄呢？有机会离开工作岗位到原野山谷透透气、散散心实在是一件赏心乐事。

我舉目觀望群山，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一個詩人看山不是山，看到的是詩的火山，隨時噴出詩泉文岩。

一個伐木者看山也不是山，看到的是棵棵搖錢樹，目中是鈔票滿山。

一個原住民看山更不是山，看到的是多彩繽紛的大廚房，藏著無數山珍野味。山是天然的帳幕，地是不受限制的床塌，樹木是圍屏。整個山就是他們的窩，一個溫暖的家鄉——他們根本就是山之子。

你是兩岸綠色

你是滿谷天籟

因為我是一川流水

到原野山地看山看水，心中滋長的與世無爭的心境，原住民在這種氤氳環境薰陶下，生命是一片綠，友善、好客與溫暖。然而曾何幾時，伐木行動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

他們不再與山為友，不是山林一份子，卻成為征服山林者，成為自然反朴的犧牲者。每年幾十條生命喪在木柙下，鐵甲



车把一片好山斩腰，链锯声吵惊了犀鸟野猪，文明生活随著机械噪音硬硬介入深林野岭。

原住民住在森林里原不愁吃不愁穿，伐木业对基本设施作出贡献，也把彼等天职代替了文明职业（从事伐木、驾车、拉木桐、划树皮）也承受了文明人开门七件事的烦恼。

过去原住民纵横美丽的山林腹地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在文明所铲的空地住下则会被控上法庭，被视为非法居民，非法木屋。

不否认木材业的开采对原住民提供发展与就业机会，但占本州出口总值四分之一的木桐，似乎一直不能填补原住民与文明人之间的贫富间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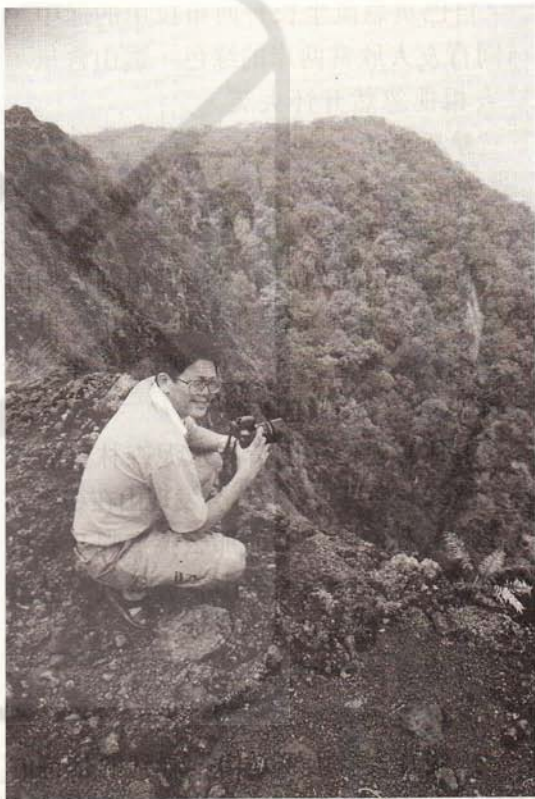
拿督黄金明一直强调伐木活动对环境没有影响。他说五年后所有被砍伐的原始森林都会重新生长，动物与鸟类会再回来原处，果树与树仔会结出更多果子。伐木对森林是有益的。

拿督黄金明保证砂州伐木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

对木桐在下认识少，但对拿督黄的好一个保证倒很欣赏，多么盼望他的保证如山那么稳重，永远掷地有声。我的身边听

不到因伐木而起的声，倒响起二千多年前一首古老的诗对这宇宙的赞赏：

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
穹窿传扬他的作为
日日述说
夜夜传播
無言無語



作者在上游一处山顶拍照

無音無響

然而它們的音訊傳遍人間

它們的言語傳達天涯

上帝在天空為太陽安設帳幕

太陽像新郎走出洞房

像勇士歡欣奔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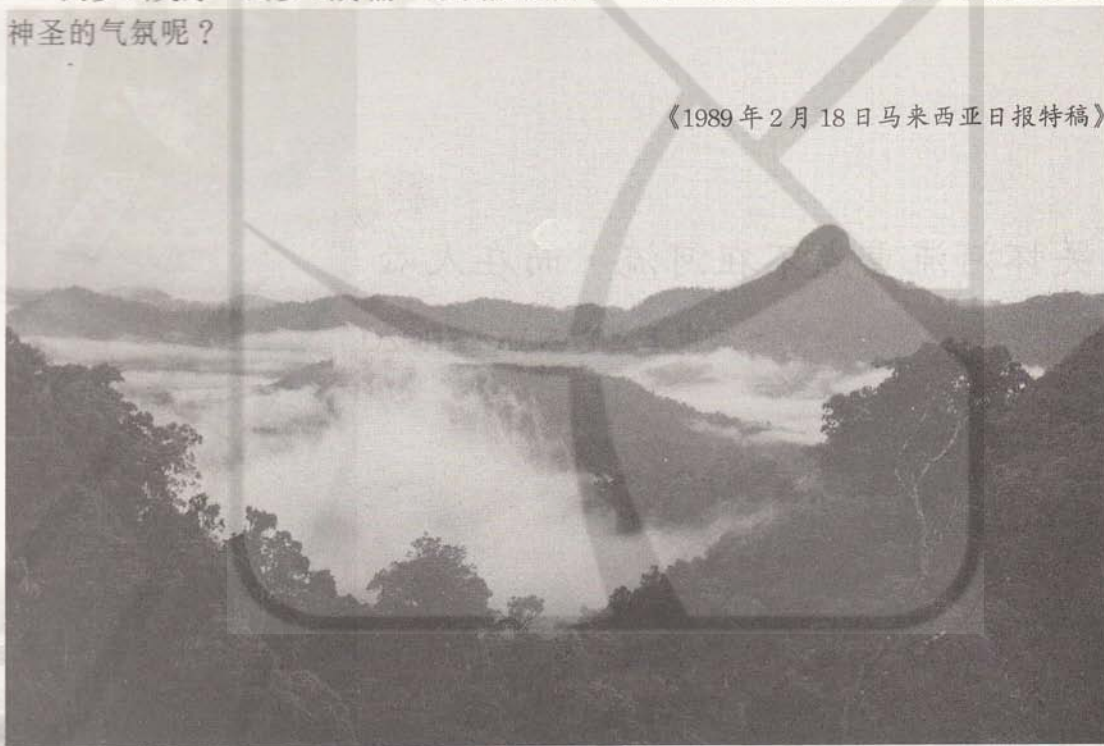
它從天的這一邊出來

繞到天的那一邊

它的熱量普及萬物

天多么美好，山多么秀丽，水倒是浊黄了一点，人为什么要作出声音破坏这么神圣的气氛呢？

《1989年2月18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追寻失去的童年

一条 鵝江

关怀河流重点不在河流，而在人心

～田中正造 TANAKA SHOZO





每年九月是我国定为「全国爱护河流月」，希望通过全民的努力，重燃人们对河流的爱心，以还河流清澈的原貌。

有一年「爱护我们的河流」时，当时农业部长拿督斯里山努西主持推展礼，圈定了100条河流为清理的对象，并鼓励私人机构领养流经市区的河流，以便一心一德，塑造美好环境。

水：生命的源流

河水原是人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交通、灌溉、食水、休闲、蛋白质（鱼类）都须靠河流。据环境部资料，目前我国有75%

的河水用作农田灌溉，22%充作住家用途。

河流，显然是人们生活的命源。

河流既是这么重要，理应充份保护。

不过，事实却是相反，国内受调查约116条河流当中，只有32条称得上清洁，73条受污染，11条污染程度极之严重。换句话说，尚算清洁的约占27%，无可救药的高达10%。

江：童年的欢笑

住在我国最长河流，拉让江两岸的居民都很清楚，水源对于他们是多么重要。不用讲的太远，十多二三十年前，七十年代，人们可以从江水取得食水、洗涤、游



河流是生命的源流也是童年流连浴场。

泳之用途。（大家视拉让江为母亲河。）

在下于一九七二年，在南村中正中学念中学时，每天下午课余，就跟三几好友，到江边游泳嬉水。更早的时候，乡区两岸人民往往在冲凉洗衣之便，拿著美禄罐，就沿著江岸，或是木板树根下或是泥洞中，找寻晚餐佳肴：螺！

记得在住屋前面的板厂，有一个搭在江边的厕所。若是退潮，就没得看头；但是在涨潮时，在木板中间的空隙放下肠胃解出的「米田共」时，「食屎鱼」抢著吃。有时潮水到离屁股不及一、二尺，包你尊屁股会被抢吃的鱼群所激起浪花弄湿。

今天很多人听到这段趣事可能不会相信，不过却一点也不夸张，七十年代乡居过的年轻人，大概现在都已步入中年阶段，一定还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同样，许多对网鱼有兴趣的人，往往趁著周末，划艘小舟或就在码头附近，撒他几个网，通常不会空手而回的，晚餐就加一道丰富蛋白质鲜鱼佳肴。

然而曾几何时，一切都改变了。水黄了，黄的令人不敢饮用。想当年，在江里泅泳的累了，就一大口一大口的把水一骨碌的喝下去，好像要把拉让江整条都吞了。现在，这江水既使煮滚了，仍如美禄一样，



保护河流：延续生命

岂能喝？

水黄了，江边游玩的小孩也少了，童年乐趣已不如往年那么多姿多采！孩童们失去了，何止一条江……。

水黄了，鱼儿也少了。撒网当然也不致于空手，不过像过去的满载而归情况要靠运气了。



拉让江畔的诗巫：江水黄的不忍惨睹。

黄：政治的色素

山河变色，靠河生活的人们，生活的习惯需要改变，那就是依赖自来水与代议士们所分发的塑胶水桶。喝水，成了政治课题，不比黄河水易吞。

有人在上游污染了河水，而同时有人在下游分发水桶。有人把整条江水弄成黄污水，有人帮辩护拉让江水还未污染，因为经过滤后仍能饮用。把三百多里的水长流成为咖啡乌浓度水源，在报上也是同夥人吁请人们爱护河流。有人把河流变成浮木处处危机重重的水道，同一夥人是监督河川整洁的成员。

柏杨说过一句话，若人有错没有人讲出来就没有人知道。若有人揭发讲出来，那是讲的人有错，因为不讲就没事。讲的

人多管闲事，讲的人最极端！讲的人应该受对付！讲的人是不良份子。

对于环保意识低落的人，舆论受垄断的地区，河流被奸污了，要默默忍受，连连摇头叹息都不能太大声，这黄水涌在心中成了翻滚的苦水！

清：遥不可及梦

人们以各种理由，为自己直接或间接造成河流受污染的行为而辩护，结果河流成了垃圾废物、工厂废料的最佳场所。

我国政府其实有崇高理想，希望能向其他先进国家学习，将河流与湖泊发展为旅游景点，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几年有机会走过及看过欧洲的莱茵河与多瑙河、韩国的汉江、英国的泰晤士河、高雄的爱河等，河水清新，游船如鲫。

砂州中区的拉让江也号召以内陆河流为旅游景点，配合热带雨林、长屋、原住民，是很具吸引游客的条件。不过很多游客，看到黄澄澄的拉让江黄河，大失所望。



拉让江：政治课题。

过去引以为荣的江，现在不敢向外人夸耀了，清流，对于两岸居民竟成了「牵不到你的手，」的遥不可及的童年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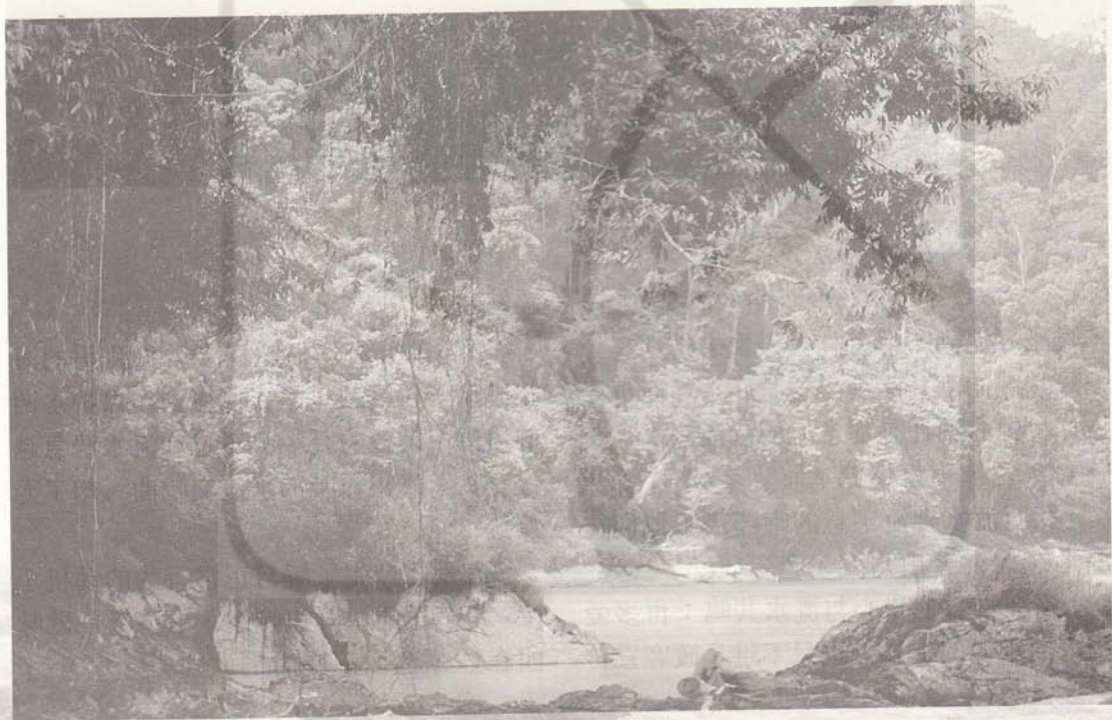
我国环境部长拿督刘贤镇不断呼吁各州政府关注水源保护区，他曾说过河流污染是造木山路所引起的。

人类相当矛盾，他不能离开河流，但又把河流给弄污了；对于有丰富流水量的拉让江而言，常听说，不要紧，流量够大，不怕污染。一千年前如是说大概千真

万确，一千年后的今天再如此辩护，那是愚蠢。再过一千年，当然不用讲太远，若不爱护河川，只要再过廿年，恐怕诗巫人民要靠地下水过活了，有人说，这未免言过其实吧！但有谁想到，廿年前在拉让江大浪大水游泳的人，今天来到江边竟然不敢把脚伸下水的困境？

爱：别让地球再流泪

去年八月及十月来到巴拉固急流与巴贡度假，对于优美自然风景很是赏心悦目。



拉让江上游有优美景色。



飞机上鸟瞰拉让江

不过刚好遇到印尼森林大火飘来的烟雾，把一片绿的森林涂上一层朦胧；然而更令人怵目惊心的还是那急流的汹涌怒水，黄到褐灰色，不忍惨睹。

我听流水奔流不息的咆哮声。他们仿佛也在控诉著山川变了色。

站在岩石上我心与流水共鸣；再多爱护清洁水源的报导，也只不过是政客宣传

「秀」吧了！纵然捐赠许多爱护河川的海报小册子，既使更多人们应合作保护水源的演讲，若没有爱，只不过如流水湍急越过石头，发出雄壮的水流交响曲，却了无痕迹。

有爱才产生了解与正常行为的动机！

走笔至止，耳边响起，台湾天韵歌咏团在砂州巡回演唱时的歌声：



「别让地球再流泪！
万物之灵的人哪，你在地上做了什么？
你在标榜人类智慧，地球憔悴无言以对。
你在享受现代文明，地球日夜泪流不停。
你再不断自我膨胀，地球无奈暗自悲伤。
别让地球再流泪！」

注：

1994年10月间，在两个星期内，有机会到南中国海上看友人钓鱼及到拉让江源头的巴贡，甚至更上游衔接拉让江的巴类河。看到的是两个极端的图画，海~蓝的令人心醉，在那极蓝的海上睡了两晚；江~黄的令人心痛，拉让江已不再是童年的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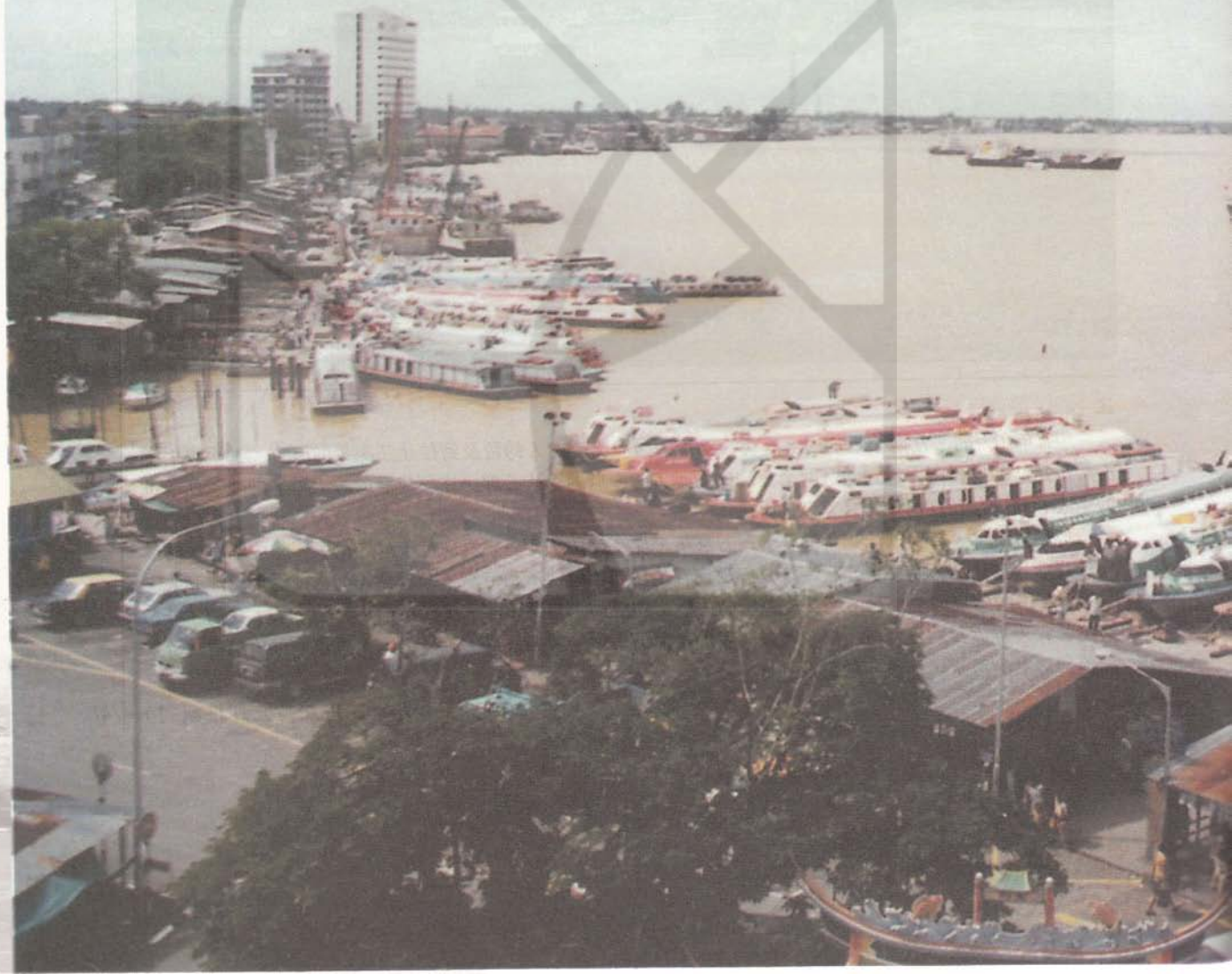
当时执笔时，想到拉让江几乎等于我的童年。现在拉让江变色，发现童年也变色了，念中学时，阅读到诗人形容拉让江为鹤江，充满诗味，但现在看拉让江不但找不到诗潮，却看到人们贪婪泛黄荡漾开来。

发展中的国家似乎永远不能从先进国的失败学到教训，当莱茵河、汉江污染了又洁净了，我们才开始污染。有人告诉我们发展与环保应兼顾，我们嫌他们多话，居心不良。有一天，大概也要付出昂贵代价才能换回清洁的河水，那童年的拉让江。

《1995年9月4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拉让江哀歌

拉让江哀歌



我流泪，因为感激拉让江给我童年；

我流泪，因为拉让江孕育我成长而我却
只能以废物回报；

我流泪，因为我不能讲、不能维护、
不能伸张正义~不能让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我流泪，发现自己是这么懦弱、乏力。

拉让江是犀鸟乡，甚至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不过在婆罗洲岛上，却排名第三。另外两条较长的河流卡布亚斯江(Kapuas)与百丽多河 Barito 都在加里曼丹。

这三条河都以砂印边界的山脉为源头，拉让江的水由东往西奔，而其他两条的江水则是自西向东流。

拉让江流水已经奔流数千年数万年，养活了两岸动植物，带动了拉让江盆地的繁荣。更培植世界罕有的多元科类生物栖息的热带雨林。

拉让江成为砂拉越中区的大动脉血管，活动了州内的经济命脉。

拉让江是两岸无数生灵的生命源头，没有你就没有我。拉让江更是文学的泉源、政治的课题、教育的材料～有诗人靠它出



拉让江口的海水：蓝

名、写文章因它得灵感、国州议会到报章不断出现拉让江跨江桥报导、学生课本上拉让江更是道德环境人文的资料。

拉让江的子民啊！犀鸟乡的居民啊！拉让江根本就是流动在每个人体内每个人心目中的那条大动脉！从上游到南中国海，拉让江流水经过及涨满了各支河水溪，灌溉肥沃了土地，养活了无数活物。

这条大江养活了许许多多的人与物，但人与物只把它当作丢垃圾的场所。死的、硬的、软的，只要人们看不顺眼及用不著的东西，就丢，丢给拉让江；同时由于发展，泥土被雨水侵蚀就黄滚滚流进江去，把清河化为黄河了。

拉让江子民如此对待母亲般的生命泉源，拉让江默默忍受各种由它孕育成人的万物之灵的任意糟蹋、摧残，却不吭一声，仍然毫无抗拒的负载人们不要的滓物。流水仍然顺畅只是血管的「胆固醇」已增多，养份已减少。

曾几何时，靠拉让江长大、成名、致富的人们，对著黄河流头摇头，叹息称：「没办法罗！我们不能永远把拉让江诗情画意！」

有人仍抱著童年的回忆，为这个生命的母亲～拉让江说几句话时，就被人冠上为「阻碍发展、有不良企图或破坏份子！」

若不小心向国外到访的亲友叹息：美丽拉让江的风光已不再时，可能又要被指责为不爱国的言论。

我站在拉让江畔，等船、吟诗、想作文、游泳……哦！那是二十年前在中正中学念书的事了。

我站在拉让江畔，想起黄乃裳看中这片土地，肯定因为看到那美丽的水～有水！有清洁的水，有活水源头。哦！那是100年前的事了。

我站在拉让江畔，心中偷偷淌著血，不敢哭，因为有声音就被视为是极端份子。家里的小孩若不小心把一杯橙汁弄湿桌面或地板，总会遭到父母的叱责或打屁股，整条母亲河，养活两岸无数生灵的拉让水被弄污，清水成了黄泥水，竟然没有人敢哼一句。

我流泪，因为感激拉让江给我童年；我流泪，因为拉让江孕育我成长而我却只能把废物回报；我流泪，因为我不能讲、不能维护、不能伸张正义～不能让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流泪，发现自己是这么懦弱、乏力。

1994年十月间，受友人邀请坐其游船出海吹风，离开拉让江河口进入南中国海，迎面是一望无际的水连天，天连水。蓝水白云，令人心旷神怡。回头一望，拉让江

水：维持生命的源头



的黄泥水如呕吐物，把这幅天然画弄污了。一直到船离开岸边好运，才看不到黄泥水！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走了一回江头江尾，看到两幅极端景色～极黄之水与极蓝之水，看的心头流水近乎沸腾，回来就想写这两篇哀拉让江的文章，却迟迟不能下笔，发现那接自拉让江源头的原子笔的墨水也阻塞，流不出文思。

《1995年9月11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克丽丝汀

充满惊奇的一天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从来没有看到如此深具自然美的
地方及纯朴的人民了！

~ Christine



砂州人民一提到走森林路就怕怕。

很多过去割胶的阿伯阿母为了生计，每天凌晨就摸黑在胶林中穿梭。

「有割过树胶的人才懂得乡居苦！」他们现在回忆时都会向不愿吃苦的年轻人讲这么一句话。

对更早期的先贤先辈们，他们当初从唐山南来在新芭即原始森林垦荒，更是多少辛苦多少泪！森林对他们而言是生计的地方，但更是令人害怕的地方。

多少时候，他们在这一片荒林中创出了新天地，水泥森林建立起来。很多人逐渐离开原始森林投入水泥森林，过另一种生活～更匆忙、更流汗更辛苦的「讨吃」生涯。虽然如此，他们却再也不愿回到自然森林了。现在在森林中生活的是伐木工



外国游客对长屋织布很有兴趣。

人，据查州内的这一行业工友超过五万名。他们仍然为了生计而屈居其中，但并不欣赏那自然的美。

先贤先辈看山看林是待开发的新天地。

伐木工友看山看林是金钱的化身。

这几年来随著环保号的响起，砂州的雨林更是成为国际的焦点。那么在外国人眼中，这一片散发绿的魅力雨林又是怎样的呢？

热带雨林散发绿的魅力

克丽丝汀 Christine 与克利多弗 Christopher 是德国的两名旅游社的负责人。他们经常为了向顾客招来生意，便到世界各地实地观察。日前他们在诗巫的砂拉越酒店旅游部董事经理黄世利安排下前往桑县卡地巴河作两晚的探访。

据黄世利表示每年大约有三百至五百多名外国游客前来卡地巴旅游。

对生活在德国多年的克丽丝汀而言第一次来到热带地方，是一个完全与该国内异的生活环境。

她最喜欢晒太阳，若能晒得一身黑回家还是一件令友人羡慕的事。

那天晚上在卡地巴河的达贡 Dagun 长屋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在本地导游理察许带领下前往附近的瀑布游玩。瀑布本身不



外国游客在长屋拜访时受邀参与祈福活动。

算大，分为三层，对克丽丝汀而言，最令他作难忘的还是花费近一个小时的穿梭热带雨林的途中见闻。

在高入云空的大树沿途听自然界的鸟语虫鸣、许多花草是市区里面根本看不到。走在溪边，清澈的水可以见底下的石头，更可以看那小鱼游来游去。

「看水是水，看树是树！」

克丽丝汀表示在德国也有保护林，但景色与热带雨林完全不同，况且在污染的空气笼罩著一片朦胧。看山不像山，看树更是如雾中看花。她称所谓在德国参观保护林只允许在林场旁边绕一圈，不能走在其中。

克丽丝汀称德国河流都被污染的成为「毒河」，不再诗情画意，看河不像河。她称拉让江已变黄了，卡地巴河的好一段

旅程也成为黄河，她对伐木留下的手尾颇有怨言。在前往卡地巴瀑布的途中，涉水在浅溪中，对克丽丝汀而言是难得的经验。

「你们应该不要动这里的一木一鱼，让它保留其原始美！」忽然克丽丝汀如是道。从工业文明先进国来到雨林，克丽丝汀称能再次看到自然美，实在是值得西方游客前来寻幽探秘的最佳保证。

「这是藤，伊班人在采时有特别的技巧，不被刺到。」理察一路上向这两位远方客人解释路上所见到的物景。

「那是盐木，一百年不会烂；那是一颗野果子，很好吃的，尝尝看！」理察随便一指都是介绍热带雨林好题材。

路上理察还叫同行的一些伊班小孩子帮忙找蕨类植物（拉仔国），没一阵子，他们就采集一大把。此外，他也叫小孩子



长屋居民示范吹喷筒。

们帮忙在溪里找一些螺，也是下午好吃的菜肴。

走到瀑布，不外游泳嬉水，理察与一名伊班同事就用路上砍下的竹筒来煮饭煮蕨。克丽丝汀看他们用烧烤(Bar-B-Q)方式就能把竹筒里的饭菜煮的香喷喷，感到新奇。

理察把剩下的饭肴分给同来的伊班小孩们，他们采些大叶子来盛饭，菜用手抓来吃的津津有味，看的在一旁用叉用匙的克丽丝汀一直微笑与欣羡。

晚上回到长屋参观妇女们如何织布。男人如何吹喷筒和伊班人的祝福仪式。

卡地巴之行对克丽丝汀而言是绝对值

回飞机票的了。她看到许多在德国完全不可能看到的东⻄。她到过许多地方旅游观光，但却说道：

「从来没有看到如此深具自然美的地方及纯朴的人民了！」

地球之肺受创

热带雨林，是指年降雨量高达二千五百多毫米以上的热带森林。由于雨水充沛，环境潮湿，各种木本、草木、藤本植物竞相生长，从参天大树到匍匐地面的花草，各种高度的植物层层分享空间，形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热带雨林不仅是地球最大的植物宝库，也是地球「绿色的肺」。它调节空气素质和温度。数百万年来，林木吸掉大气中大部份的二氧化碳。植物经光合作用释出氧气，并把碳酸气保留于植物纤维内。这些保留起来的碳酸气，最后转化为煤和石油。

但人类不断滥伐森林和燃烧石油，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增。十八世纪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每百万之二百八十，目前增至每百万分之三百四十四。

美国戈达德太空研究曾披露，地球表面二氧化碳增加后，已经引起了「温室效应」，阻碍太阳光线照射地球。自一九七〇年以来温室效应令地球温度上升摄氏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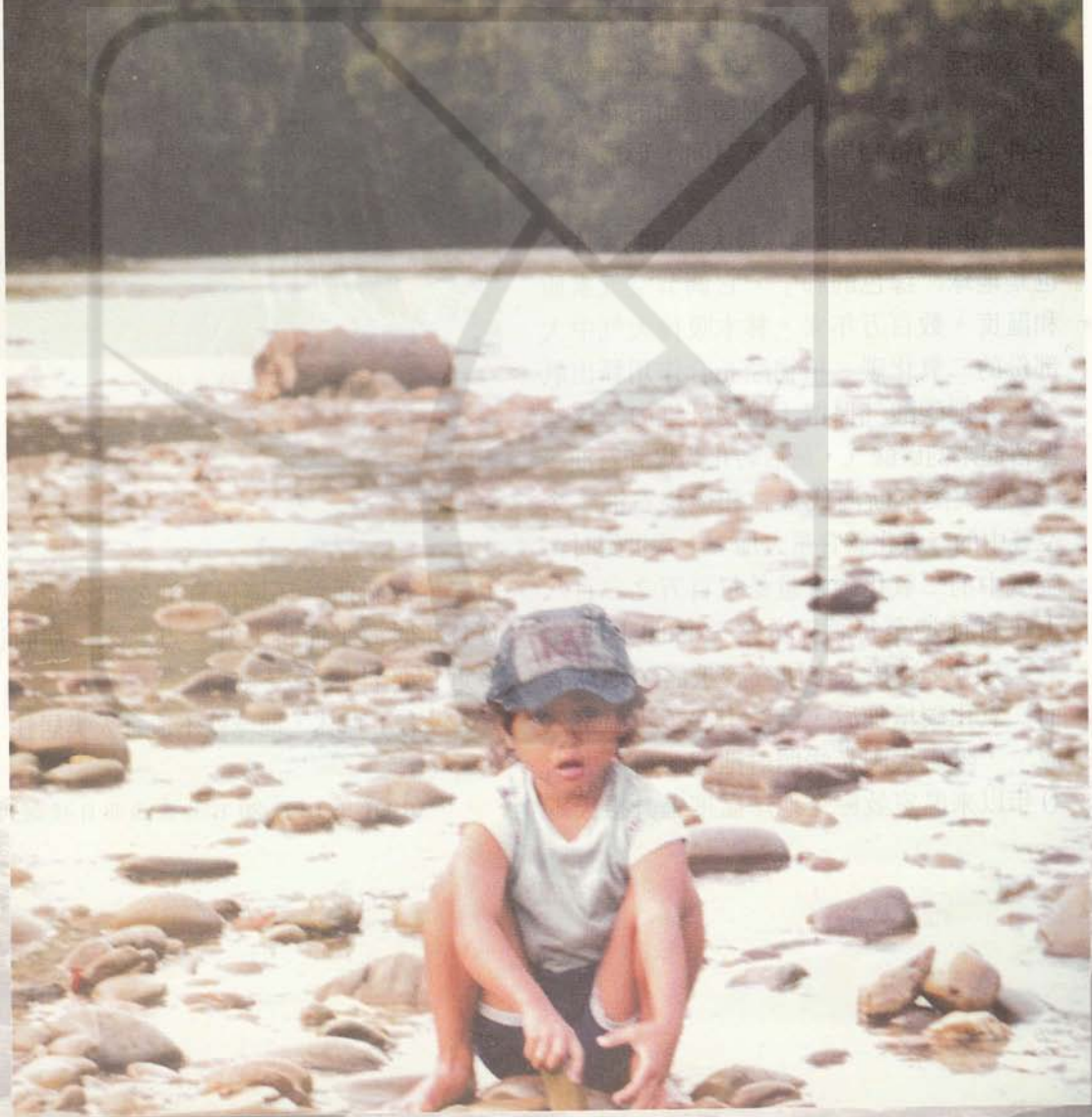
雨林：地球绿色的肺。

点三度。新西兰环境保育部公布公元二一〇〇年时海平面将上升一点二米，届时许多近岸低洼区备受威胁。

没有了森林，地球就不适宜人类居住。

《1991年12月29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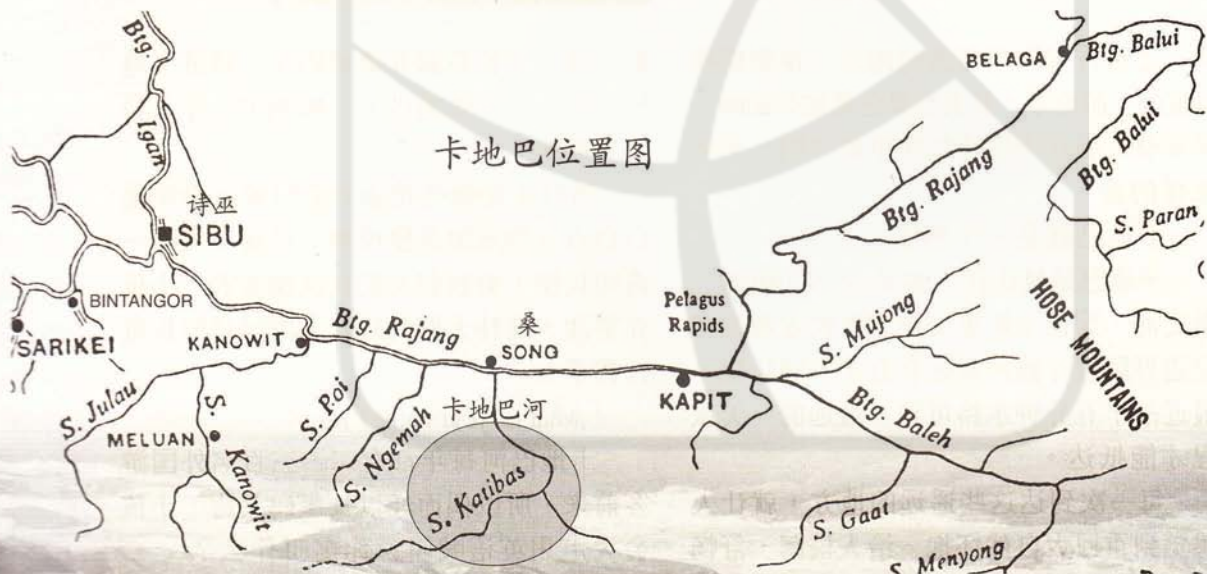
卡地巴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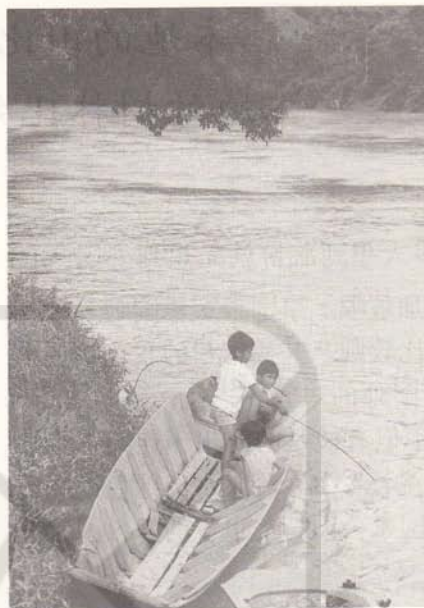


本地的山比外国来的青 本地的树林比外国来的绿……

很多人想到旅游就先到外国，台湾啦、新加坡啦、泰国啦、美国啦等。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其实本州的景色实在不输给任何国外的风景。

我们不但有蜿蜒的河川，连绵不绝的山脉更覆盖著令游客流口水的绿色雨林。古晋峇歌国家公园、美里省的姆鲁国家公





园，还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地方，特别那些河流的上游地带，其天然景色是如诗如画，绝非整天躲在市区冷气房里的文明人所能想像的到。

卡地巴就是一个例子。

卡地巴是拉让江上游桑(SONG)镇的一条支河，延伸至斯里安曼省鲁勃安都及印尼边界附近。该河岸住有五十二间长屋，最近的十五分钟水路可到，最远的一天旅程才能抵达。

每一次到达这些遥远的地方，就让人感觉到重回大自然怀抱，给人松懈，舒畅

的心情。当长舟离开桑镇码头，转进卡地巴河时，似乎就始进入一幅画中，令人心旷神怡。

当时正是橄榄花盛开的时候，沿岸是白白点点的点缀著整棵树，沿途上偶而一两间长屋，看到妇女们在洗澡洗衣，小孩在游泳，纯朴无邪的脸孔会向经过的长舟挥挥手。

「what is your name?」

卡地巴河每年都有二、三百名外国游客前来，所以偶而经过长屋码头边，小孩会大声用英语喊叫说你名叫什么？



长屋妇女在玩乐器。

正当长舟愈往上，水流也愈急，山也愈高耸，经过两个小时的水路，我们停在叫达贡 DAGON 的长屋。

长屋都是依水而健，带路的理察许说「我们以整个卡地巴的旅途而言，还不到四分之一哩！」

想当年，伊班民族没有引擎摩多，就靠双手划船，在极不优惠的环境下生存扎根，对他们祖先披荆斩棘实在很佩服。



老妇在编制藤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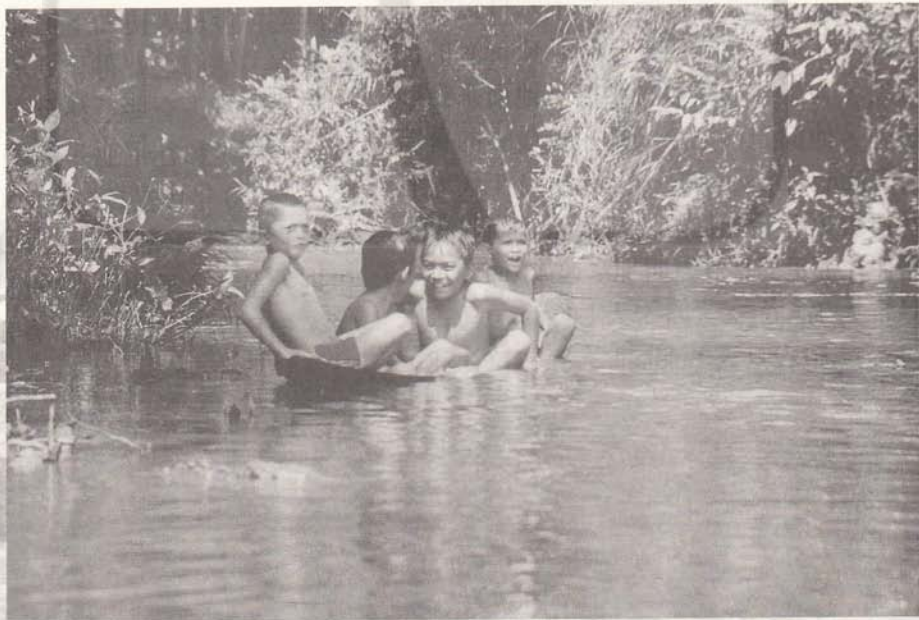
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自然锻练成一身敏捷强壮的体魄。

对来自德国的两位游客，处在雨林环绕的长屋里，一切都感到新鲜，从长屋后面所种的胡椒，可及野果到门前的狗、猪都会观察好半天。

「长屋人民生活多逍遥！」叫克丽丝汀的德国女游客下了这样的结论。

《1991年12月12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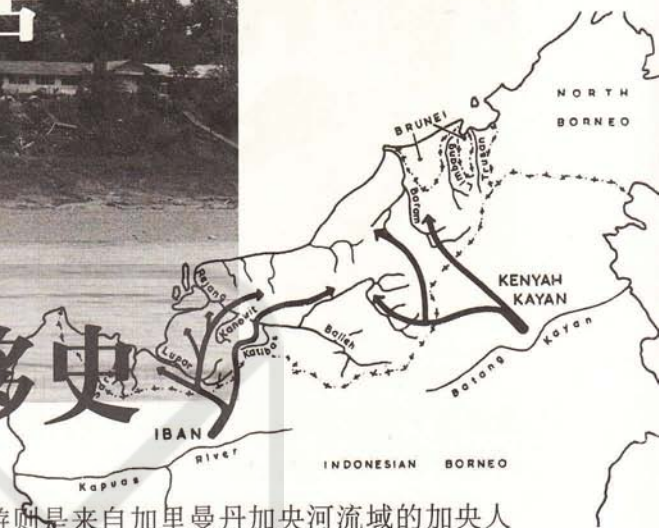
长屋小孩在小河乘舟。



依水而居



伊班人迁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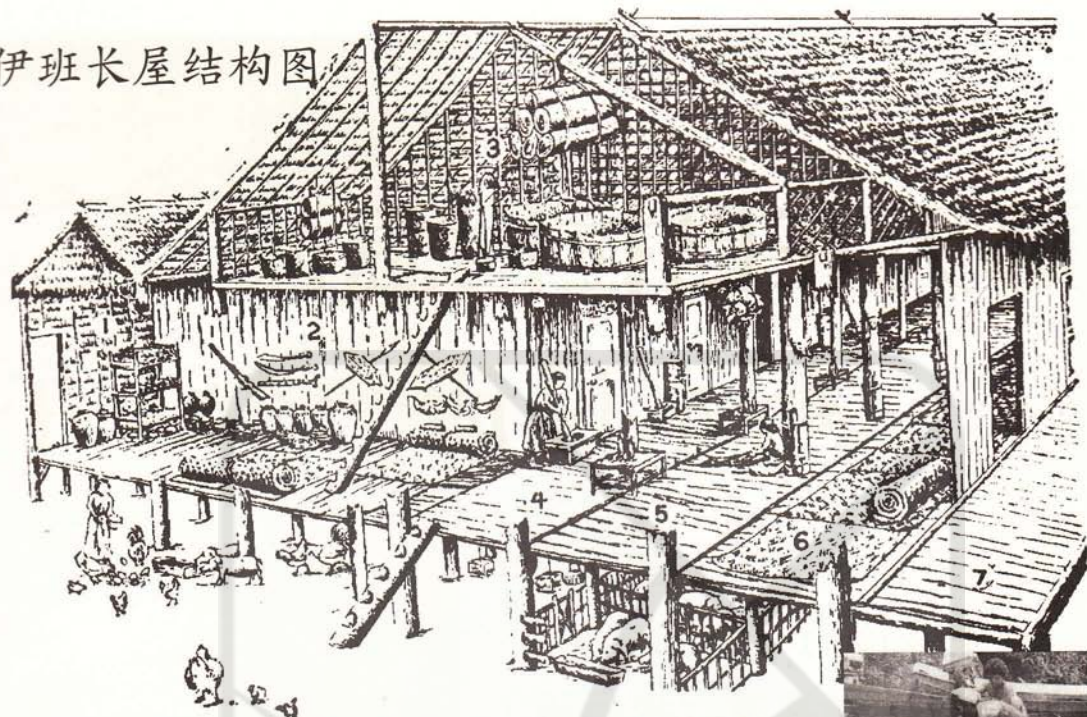
伊班人，过去称为海达雅克人 Sea Dayak，一般是说来自加里曼丹，于15代以前移居来砂拉越。一代约相等于25年，就是一个人的出生至他的孩子出生期间来计算。那就是说距今约四百年前的事了。

较确实的说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时，本来住在加里曼丹加布亚斯河 Kapuas 的伊班人，为了寻找更多种稻的土地而来到砂拉越。他们先移至今今天斯里安曼省的鲁巴河 Batang Lupar 一带。1830-1850年代，有些伊班人开始迁往拉让江流域。当时更早居住在那里的种族有叫加拿逸人 Kanowits、丹章人 Tanjongs、路卡人 Lugats、乌吉人 Ukits、布吉旦人 Bukitans 人等。拉让江上

游则是来自加里曼丹加央河流域的加央人 Kayans 的天下。伊班人移入拉让江算是后来者，他们先安顿在加拿逸与卡地巴河 Katibas 等拉让江支流居住。稍后他们续往拉让江上游的巴礼 Balleh 支流迁移。

1860年代，拉者军队与加央人发生多次冲突，伊班人协助下把加央人驱至更上游地方，他们也就得了更多的土地。1890年代，伊班人有些迁移至峇南河流域，廿世纪则部份移往尼亚、苏埃与实务地等地区。1920年代左右约有1,500伊班人移至巴河上游去，一部份则移海口地区。至此，伊班人虽然主要集中在鲁巴河与拉让江流域，但已分布至州各个省份去了。

伊班长屋结构图



這是一幅海峽雅古人的長屋素描。爲使你能清楚地看到長屋的內部，所以圖上沒有把長屋的一堵牆壁繪上。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房間或稱「比勒」(Bi ek) (見圖中“2”)。廚房「達波」(Dapo) 在後部 (見圖中“1”)，裏面有蓆子、蠟燭、巴蘭刀及炊具等物。有一把梯子通到藏米的閣樓或稱「沙道」(Sadau)，(見圖中“3”)。房間外面有一條長廊，叫做「登步安」(Tempuan)，(見圖中“4”)，婦女們在這裏「米」。毗連着的是「魯愛」(Ruai)，(見圖中“5”)，這是一個又長又濶的公共房間，人們在這裏工作，聊天或聚會。和「魯愛」相連的是「朋塔兒」(Pantar) (見圖中“6”)，遊客就住宿在這裏。再外面便是陽台「丹柱」(見圖中“7”)，它是曬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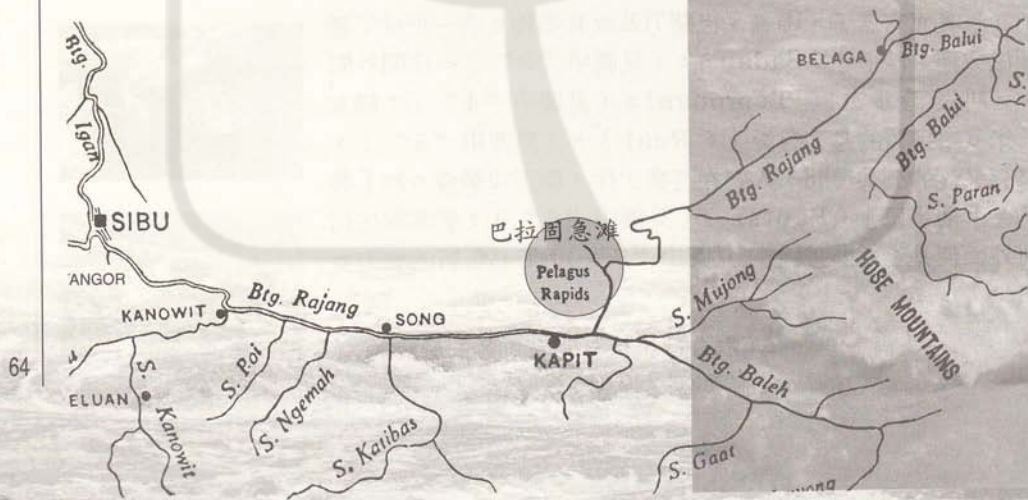
(取自砂拉越与其人民第三册1960)

那天在巴拉固急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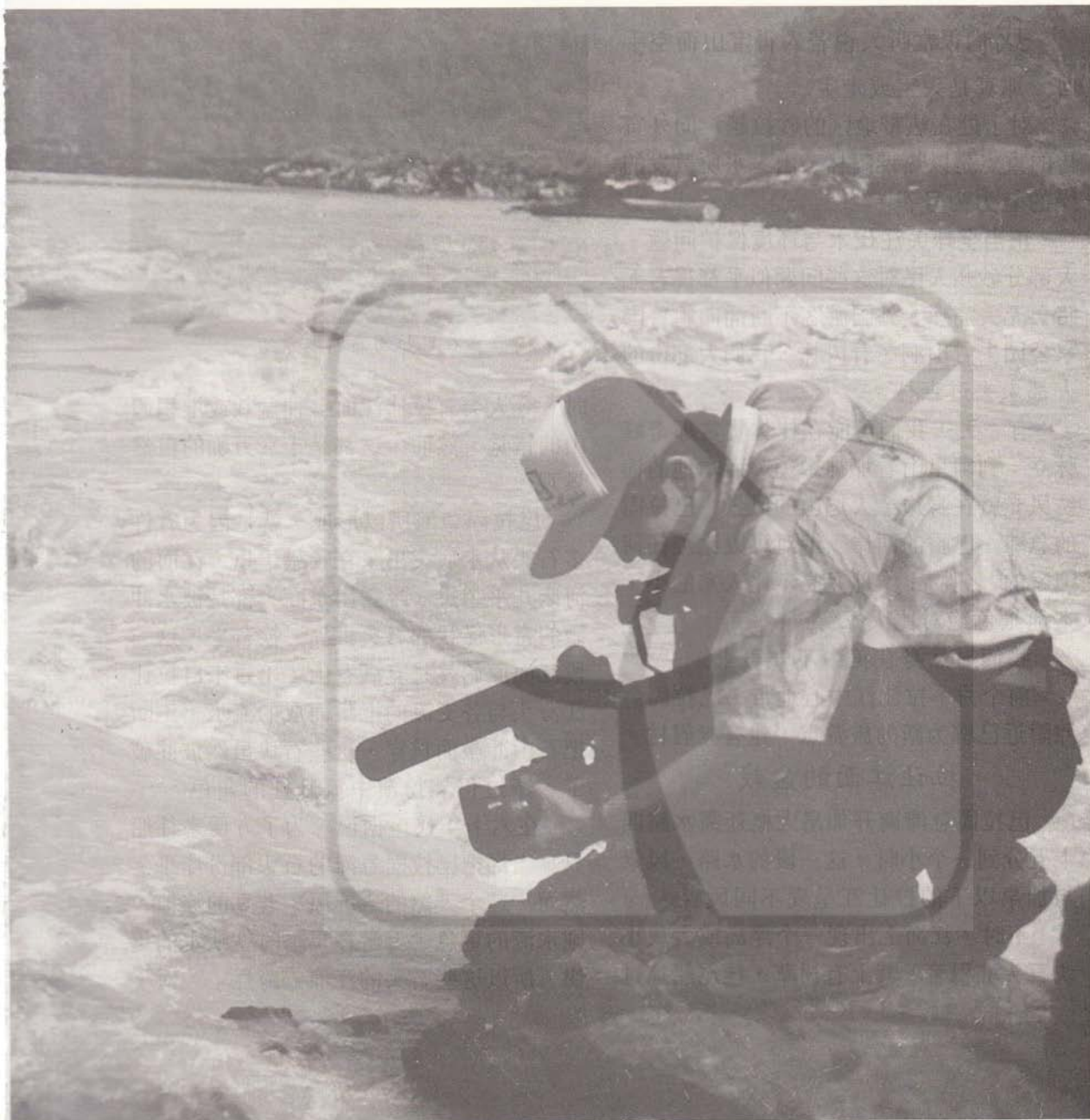
听水说话一个下午

巴拉固急滩被认为全拉让江
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据传说，在急滩打捞的话，
可以捞起一箩筐的眼珠呢！



那天在巴拉固急滩听水说话一个下午



我们很常听人说若人得宝山而空手回，那真是失宝或走宝。

对于处在热带地区的砂拉越，向外宣传的重点是以热带雨林、山、水所散发的绿的魅力为号召。

正当全球关注伐木与环境保护问题，大部分砂州人民对这些问题似乎都视若无睹，无关痛痒。外国游客不断涌向姆鲁国家公园去看山洞、看树林，我们大部份的人都未去过森林。

有一天，我们可能在桂林赞赏那奇峰林立；到阿里山看那神木……而本地的锦绣风光就在身边，火焰山的风景，巴拉固的急滩、巴贡的两岸，绝对可以比美任何国家的「名胜」！本地月亮不比人家的小，本地景色绝对比人家绿。

我们显然身在美中不知美！

上个月，拉让江中心地带，巴拉固急滩附近已辟为新的旅游点，建有渡假村。

拉让江面的盆栽

巴拉固急滩离开加帛大概还需水路四十五分到一个小时。这一段的水路，风景与加帛以下的拉让江呈现不同风貌。

不时，江面上出现一个浮岛或大块小块石头堆积著，其上有树草，挂尾船掠过



在巴拉固急滩取景。

时，令人会有拉让江面上种盆栽或堆积假山的错觉。然而，这都是千真万确的自然景观。

巴拉固急滩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有许多石头从水底突出，在较早季里，江面的河床几乎超过一半露出水面，都是被水冲激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世界。换言之，这一段江面原始就是充满石山，不过来自拉让江源头与各支流的汇集而成的流水，不断把石山冲激而贯穿。这些石块虽然被冲破了，不过仍然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在六十年代，据说，为了方便来往船只，当局把巴拉固急滩的石头部份炸平。然而，这个天煞的「屏风」若真的炸掉，则水流的更急，上游在旱季时就缺水的更快。所以这些石头的江面「跨烂」，对于

截水已起了某程度的作用。

在这段水路的河道斜度有很明显的差距，大约水位相差达十五尺之巨。在现场可以看出急滩流水上下层的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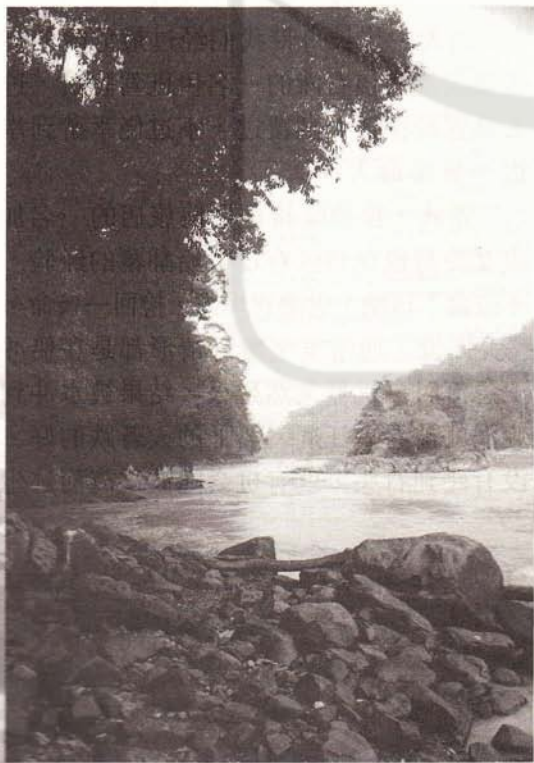
泼辣汹涌的险滩

巴拉固急滩被认为全拉让江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据传说，在急滩打捞的话，可以捞起一箩筐的眼珠呢！这话可能被夸大了，不过显示出曾有不少来往船只翻覆，赔上了不少的性命。在该区浅滩的石头可以发觉到一些船只的破裂木板。在下于1989年前往布拉甲途中看到有翻覆的快艇，只露出船尾在水面，搁在石头边，看的令人怵目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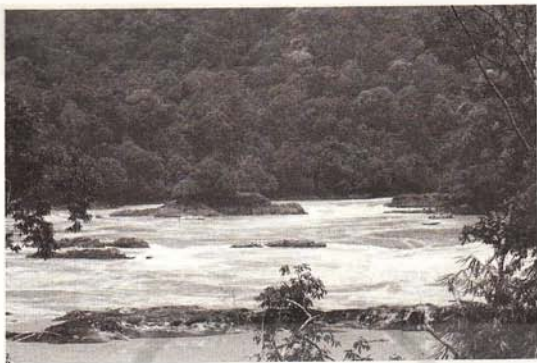


「巴拉固」的原意为「危险的急滩」，到过巴拉固的人都领略到巴拉固的泼辣汹涌，真的是名符其实的险滩。原住民每年会在特定日期在当地祭拜的仪式在进行。

那天9月17日，与光荣录影号东雷贤



巴拉固急滩的江面有许多「盆栽」。



从巴拉固渡假村前观看急滩。

城一起来到巴拉固旅游胜地。依江而建的四十间旅馆正是座落在急滩邻近，所以夜晚就听那流水击打石头的浪涛声，与朦胧的中秋月亮，奏出了拉让江的月光曲。

三个急流组成天然跨栏

巴拉固急滩，其实是由三个急流(RAPID)及一个石滩所组成的：

● 拉布(RAPUH)——意思是狭窄、易脆，若掉落其中就很少机会逃生。这是自加帛上来到巴拉固时所经过的第一个急流。

● 那包(NAPAU)急流——意思是龙的意思，仿佛是江底有龙在翻滚般，兴风作浪，是第二个急流。

● 苏卡(SUKAT)急流——意思是测量，那就是要经过的船只要先看准旋涡及流水，然后才冲过去。这是最危险的急流。在该急流的两边都是石块，尤其是上去的右边

是一大片的石滩，也就是叫做「病该」BANGKAI的石滩；意思是尸体满布，疾病传染。

「病该」石滩通常是沉船的漂板与尸首会浮搁其上，多少生命就在此葬于江底。

智勇双全的冲浪

当天，用长舟带我们经过最危险的苏卡急流及病该石滩的一名伊班驾驶员，过去就曾经在该处翻覆过，不过侥幸游到岸边，算是命大。

领队，拉德旺指称目前旅店的一名加央女侍员也在该区有过坐船翻覆的经验，不过命不该绝，也游到岸边，捡回一条命。

据说，通常发生覆舟情形都是在船上急流时，机器突然死火，结果被水冲到旋涡就被卷入江底。船上的人若跌的好，没有碰到石头，就有机会随波逐流而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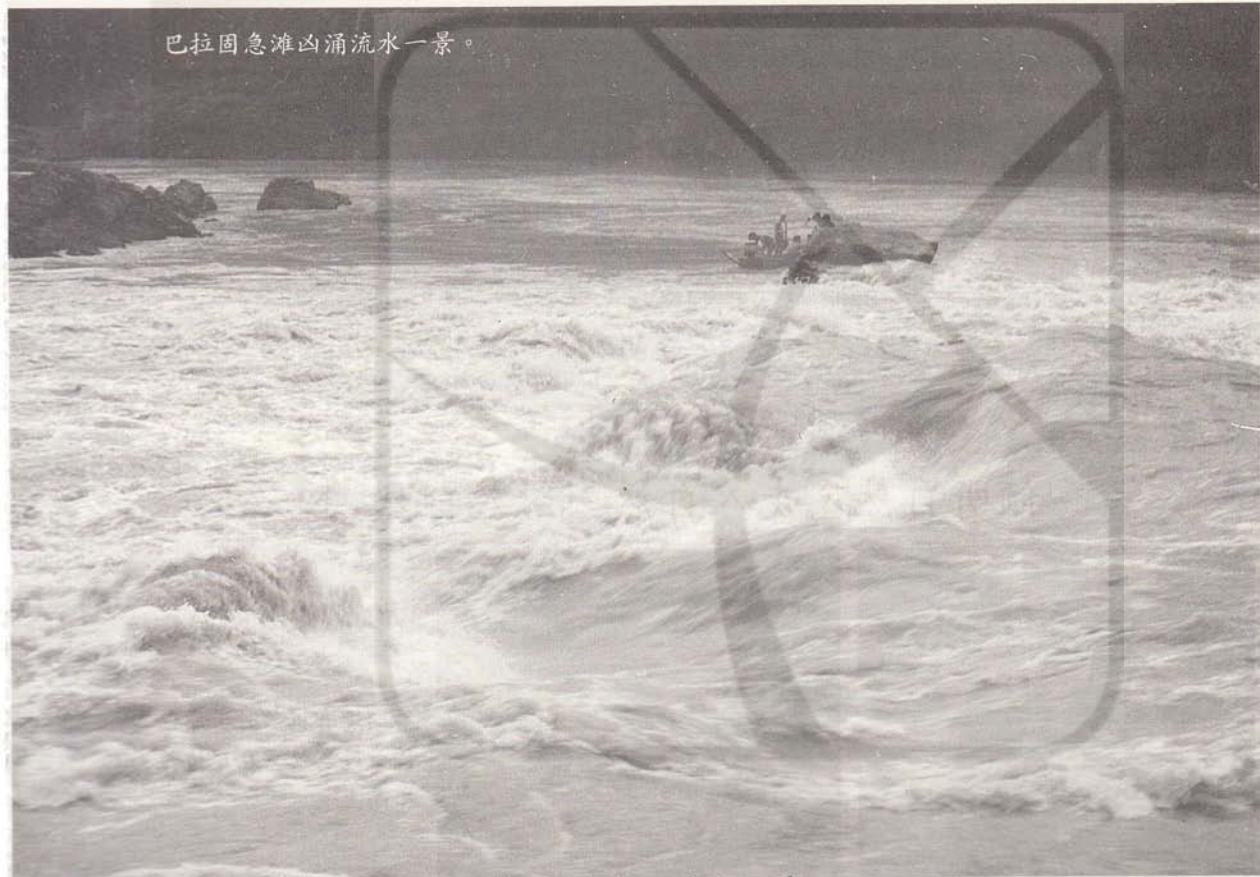
了。

巴拉固急滩对驶船的头手是一个天然跨栏，勇往直前需要智勇双全。来往船只驾驶员大都由原住民尤以加央青年所担任。他们从小对该河石头已了如指掌，所以操作驾驶盘的非他们莫属。

冲过巴拉固急滩是段令人兴奋又刺激的经历。这次去旅馆远眺不同船只冲浪情景，先是在急流脚底观察，然后开足马力往上冲，黑烟就告诉大家，船是全力以赴。若是上游下来就轻松的多，不过船身也摇摆的厉害！

《1994年11月2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巴拉固急滩汹涌流水一景。



那天在巴拉固急滩听水说话一个下午

巴拉固传说何其多



倾听自然·走入自然·溶入自然



早期没有机器时，原住民要过急汉需在岸边拉船而上。



「病该」石滩一瞥。

没有河流，就没有砂拉越。

这是一名游客在犀鸟乡的内陆旅游后的观感。

拉让江全长三百五十里，属鸟乡的中部从南中国海沿岸切入内陆深至印尼的边境，这条由许多支流组成的大河，在上游有许多的急流对水上交通构成了阻碍甚至行船的威胁；其中最具危机重重的要算是巴拉固急滩了，若是水太过浅，通常较大的船只就不能通行，长舟或小船也要下船来个「顺水行舟」哩！搭客们要在未抵达



巴拉固的石岩壁一景。



沉船木板散布在石滩上。



巴拉固渡假村

急滩前下船从岸旁的大石头爬越过去。

日本军队·演滑铁卢

这个汹涌的急流在第二次大战时，因为它的险恶曾使日本军有过惨败的经验。

据悉，险关在军事战略上而言是一个优秀据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日军侵低砂州，诗巫被投弹，英国的政府官员，纷纷向拉让江上游逃避。在长途艰难的逃亡，有者成功越过抵加里曼丹，也有的就死在途中，空留遗恨。汹涌的急流比日本仔更凶险。

一九四五年，驻在砂的日军受上司指示，要深入婆罗洲腹地扩大侵略版图。这些东洋兵虽残暴，但在巴拉固险滩为伊班人所屠杀，算是出师不利。

对于加央人而言，巴拉固也是伤心地。

一八六三年，那是距今一百四十年的事了，拉者在著名的「加央大进攻」事件，由端姆达，Tuan Muda，以后成为第二拉者查尔士布律克率领五百艘船的一万五千名伊班人，经过巴拉固向加央人长屋进攻。加央人想不到这一支军队能够顺利攻上去，他们被逼退到上游森林地方去，结果不得

不投降出来，这是发生在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洛克的末期。因为这一役，加央人的扰乱得以平静。

伊班止步·楚河汉界

虽然还要到稍上的「普南巴」Punan Pa才是加央与伊班人的分界线，不过在巴拉固所遇到的原住民都以加央人为多。

从该处上去，伊班话已不通行了，在巴拉固的渡假村工作人员，除了一些马来族，大都是加央人。

大地箫声·拉让交响曲

记载在「庄子」里，有提及关于大地的箫声。

南郭的子綦有一天斜靠著矮桌，仰头向天，悠然地进入忘我的境界。

他的学生子游前来问道：「老师，你今天的样子和往日大不相同，难道说人的形体可以变成枯木，心灵可以化成灰吗？」

子綦答：「子游，你问得好，刚才我进入我的境界，你知道吗？你听过人的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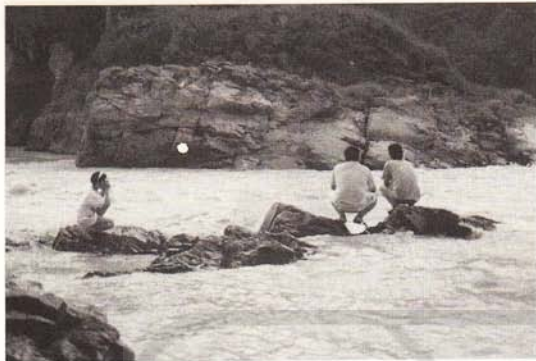
急滩岸边撒鱼网

声，却没有听过大地的箫声，你就算听过大地的箫声，也还没有听过天的箫声啊！」

「人的箫声无非是云箫或是排箫啦，而大地箫声就是「风声」。大地吐发出来的气叫做风，风一发作，所有的孔穴便大叫起来。」

他续道：「记得大风吗？大风一吹，山林巨木的孔穴，有的像鼻子、像嘴巴、像耳朵；有的像圈圈、像春臼；有的像深池，像浅坑。这些孔穴一起发出声音，有的像激流，像羽箭；有的像叫骂、像呼吸；





急滩也是取景的好风光。

有的粗，有的细，有的深远，有的急切，所有的孔穴像在唱和一样。大风过去以后，所有的孔穴都静了下来，只有树枝还在摇动而已；这就是大地的箫声啊！」

「声音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用人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有喜怒哀乐，用「自然」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没有喜怒哀乐了，所以喜怒哀乐是「人为的分别」而不是自然。」

在巴拉固渡假村过夜，对于旅行社安排吃「西餐」略感意外，我们想像中是野味与河里的鲜鱼。吃完饭照旧是原住民与游客的共舞与玩乐时刻。走出人为的「噪音」，回到住处依窗欣赏湍流声就感受到子綦的话了，不过，巴拉固的流水与石头冲击声代替了风声；在夜凄迷的拉让江中

部，一道廿四小时拉让江交响曲伴游客入梦乡，这一份的纯、真与天然，在喧哗市区已成为「绝声」！

第二天早上起床，先入耳的不只是鸟虫声，流了整夜的水声仍然是雄壮澎湃著。

安祥的心·才感受美

我们的心经常像短波收音机的开关：要是板在「播送」的位置，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说话。惟有扭到「收听」的位置，我们才能真正听到心的声音与周围自然的清音。

同样的，一颗忙碌不休的心，它的开关总是在「播送」的位置。我们自己的心所发出的杂音，阻碍了我们去深入感受周围的世界并从中学习。

一本书提到：置身大自然时，务必让你的心停止描述、剖析与评估的活动，而



巴拉固的树与鼓。

只要它去见证、感受你所知觉的。

不过，显然很多人却不能亲近自然，一名西马游客看巴拉固是希望将之辟为一个赌场，让人们可以远离市区在深山野林大睹特睹，这种看法真有点亵渎自然界。

走进自然·走进宁静

在渡假村的后面山坡，是专辟为游客行走的山路，让人们走在其中，就走入自然，走进一个宁静的绿的世界，没有人喧哗声，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打椿的声音，没有烟味的电单车怒吼声，巴拉固一景只

有安祥大自然的声音。

巴拉固的水固然汹涌，巴拉固的树也仍然最原始，我们彷彿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印地安有首诗歌：

「至善的大地之母，
树木等一切大自然
是您言行的明证。」

呼吸了二天一夜巴拉固的空气，人清醒了许多。

《1994年11月16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巴拉固的自然景观。





华人差点在巴拉固开天辟地

上图为查尔士布律克所绘的一百多年前巴拉固一景。

右图为今天的巴拉固。

(取自 Charles Brooke,
Ten Years in Sarawak 1866)



据「白人拉者」一书记载，华人于一八五六年在石隆门起义失败，好多人离开砂拉越。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律克在死前(一八六三年)曾想重新引进华人移民，不过据统计，一八七一年，砂拉越才有约五千名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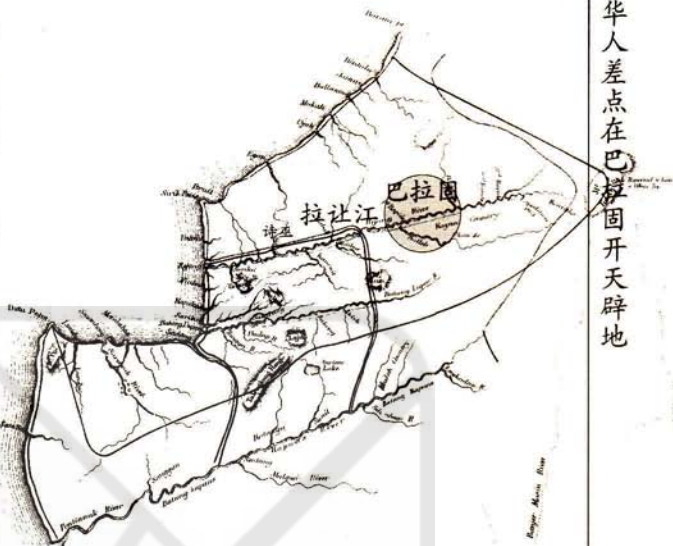
一八八〇年，第二代拉者查尔士布律克安排五百华人移居拉让江下游。

一八八三年只有卅名华人在诗巫，二年后才逐渐增加。一八八七年，砂拉越有七千名华人。

查尔士布律克日记所编著而成为「在砂拉越的十年」一书中，提及一八六三年的「加央行动」中，到过巴拉固及巴贡等地方。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九日，查尔士布律克(当时只是端姆达)带领五百艘伊班船近二万人沿著拉让江向上游进军。五月廿五日，船队抵达诗巫。五月卅一日，抵达巴拉固附近。

在当天的日记里，查尔士布律克写道：「这一带的农植物是那么丰富与未开化，若给华人农民发展将是最适合地点。一旦有道路开通将会抵达其他地方。由于较大的船集也能抵步，所以若这些中国人



查尔士布律克所绘砂拉越地图。1866

(CHINAMEN)发生动乱，很轻易的可以加以对付，而且可以沿海断绝提供他们的鸦片与供应品的来源。这地方将有效的控制他们的生活。」

这是当时查尔士布律克的想法，若那时真要把华人移居当地，恐怕巴拉固早已发展的面目全非，水坝也建成了？不过以后没有实现，反之今天当地附近已到处木山路的四通八达，对原住民生活已起了许多变化。

《1994年11月16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拉让江之水从何来？



君不见拉让江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又复回。

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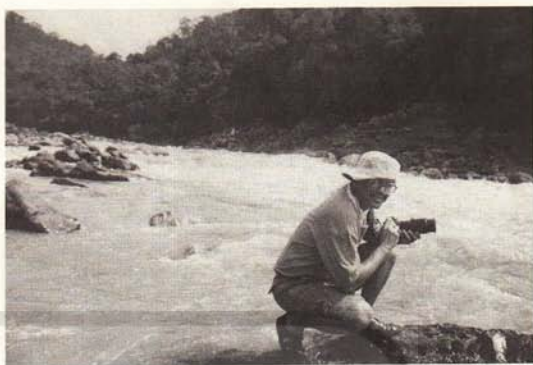
这是「诗仙」李白的「将进酒」的开头句子。

对于从小在拉让江畔长大的在下一直很想去拉让江的源头去探个究竟到底拉让江之水从何而来？

经济动脉·生命泉源

拉让江流域相当广阔，流经加帛省、诗巫省、泗里街省，两岸人口超过五十万名，换言之，这条三百五十里的砂拉越长江是州内最主要的经济动脉，可以说是人们动植物的生命泉源。

一九八九年，在偶然的的机会曾乘快艇到达布拉甲，以后坐顺风长舟抵达巴贡，当时巴贡水力发电计划因为经济问题而暂



作者在姆隆河口留影。

告停顿、来到姆隆 (MURUM) 的急流，看那水历经石梯般河流从上向下奔流著，右边是巴瑞河 (BALUI) 心想若能再延河而上就好了，巴瑞河是拉让江的上游河名。

河道改名·流水依旧

这个心愿，到一九九四年十月间得以部份实现。

部份实现，是因为虽然自巴瑞河动身下巴贡，但到达河的源头仍有一段距离，换言之，若从地图来看，拉让江是在布拉甲附近告一段落，接上巴瑞河还有好一段河道要走呢！

十月廿四日，自加帛的巴礼木山营坐车二百多公里山路。第二天来到巴瑞河上游的达罗 (DARO) 长屋附近，开始二个小时的长舟之旅。这里虽然是深山内陆，水浅石出，不过那几天因为印尼森林大火烟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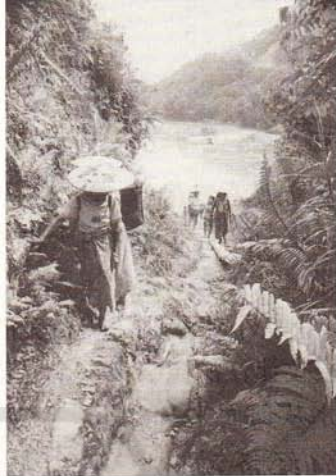
巴瑞河 Daro 长屋附近的兰查大桥

的飘抵，没有山明水秀，而是山蒙水黄，有点煞风景。

山高水远·河浅石出

起程处也是常青木山耗资二百万元的兰查大桥的地点。这是该公司的三条横跨巴瑞河的中一条大桥，诗巫人喊跨江大桥，其实在上游静悄悄的早就建了呢！

沿河有不少小型急流，山坡原住民仍



旅程由此开始。

以原始的刀耕火种进行山稻的耕种。虽然山高水远，不过操纵砂州经济命脉的木山塘仍不时可以看到，水从高山来，木桐也自上游来，经济自然也自上而下，曾经流淌诗意的拉让江，在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已是一条闪闪泛黄甚至已是褐灰色的泥水江了。偶而也可以看到捕鱼的原住民在江面收网，虽有收获，但已不同往日那么丰了。

中午时分，长舟抵达都巴(DUPAH)长屋，那是布拉甲县的加央头人，天猛公大利苏的地盘，在长屋的附近是一间小学，其中一名女教员是皈依回教的诗巫福州人。由于嫁鸡随鸡，穿著马来装的她，与来客谈起家乡话。加央孩童好奇看我们一行稀客，他们脸刻著单纯的童真。

吃桌上鱼·自己是鱼

天猛公的长屋内的客厅还在装修，设

备颇现代化，比来自市区的许多人的住宅区更豪华。午餐就在长屋吃，有新鲜的鳖、淡水鱼、野菜、绝无农药的威胁，原住民好客要一味款待，是市区人自私的强烈对比。

「这么好的长屋，有一天也被水淹，很是可惜！」天猛公如是说。我们一行人与长屋居民忽然感觉自己是一群鱼，在七百多尺的水底潜水，因为一旦水坝兴建，淹水深处二百多米。大水要掩盖一个新加坡的面积哩！在下只好按著快门，把长屋的景色留在菲林里，留待回忆！

拜别天猛公长舟继续向巴贡出发。

利脑流水·清浊分明

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水程，长舟来到利脑(LINAU)河与巴瑞河交汇处，只见来自利脑河的清流与巴瑞河的黄水有很明显的差异。不过听说，铁甲车已开抵利脑河



仿佛河门的石头。



利脑河清浊分明的流水。

上游，可能很快的利脑河水与巴瑞河水的颜色就再也没有什么分别了。这就是发展的代价，人们永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不是得这个就是失那个。为了木桐，河流就得黄了。

不久，我们经过两道仿佛是河门的石头展开在眼前。可以想像的到，几千或几万年前，那是石山来的，不过经过流水的冲击，侵蚀，石头为水而裂。拉让江之水也是从天上来。

拉让江水·去而复返

不过，在下要对李白的诗做点修正如下：

君不見拉讓江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又復回。

拉让江流水在奔流三百多里后到达南中国海，虽然不会从原路复返，但却化身



巴贡一带的石岩。

白云又来到拉让江源头。因为海水被太阳晒热后，一部份以水分蒸发进入大气层。风又把它们带向高空，形成云，最后以雨的形式降下来。如此循环不息。令人感叹的是，拉让江的水带黄冲向海，太阳用蒸馏方式把水化为清洁的淡水降下，然后再被污黄如此周而复始。

82

水的流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

水软石硬·柔能胜刚

看那因水流经的山峡，在下心忖真的「水软石硬」吗？

老子说过：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世界上没有比水柔弱的，可是它却有

攻克坚强的能力。水性柔弱，而无坚不摧，无强不克，柔弱含有无比坚韧不克的性格，而胜过刚强。

去过巴贡与巴拉固的人，看到汹涌泼辣的流水，就感觉到「欺山莫欺水」的说法。两岸的石峡，尤其在近水的地方，大块大块的石头都被水流冲的滑溜溜的，在太阳强光照晒下，仿佛会反光般，黑蓝色的石头呈现柔软的一面。

其实仔细观察两岸的石崖、石壁及石头，就发现因水冲蚀而出现的痕迹，谁说水流过无痕？多么刚硬的石头都能被柔弱的水所改造的。

据原住民说，不但石头被水冲蚀的光滑，在巴贡就有一条河床底下因流水造成的水道直通至巴拉固哩！是真是假，只有去问那流水了。

天然河门·为水而开

那闸天然石头形成的河门为拉让江两岸无数生灵而开，滋润了也孕育了大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川流不息，但人们会珍惜这份无价之宝吗？

很快的长舟来到巴瑞河与拉让江的交接转弯处，先到姆隆河看急流，五分钟，驾船的原住民吩咐大家坐稳、小心，原来要冲巴贡急流了。

《1994年12月7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在巴貢七百尺水下魚游

当 1863 年与 2002 年重叠时，
第二拉者与我在巴貢
七百尺水下魚游

一百四十年前

1863年6月9日晚上，查尔士律克在拉让江经过三个星期的前进，已接近巴贡（当时叫做MAKUN）地区。他想到风闻中的险恶急流，若不能越过就要功亏一篑，从原路回家了。

6月10日早上九时许，水位稍降，船队的领航者，巴兰在一个急流的尾端处停住，一名队员尝试走过只有二寸宽的石径，并把绳子带过去，经过几个小时，船队才逐渐顺利越过急流。

越过了急流，开始一段平静的河面，又经过一小时，危险石崖又出现险峻情况。一不小心，船只就会遭损坏。晚上在一堆

未来水底世界？姆隆附近的长屋一景。



天猛公击鼓：大水来了！？

石块中过夜，一名伊班队员遭敌人用喷筒的毒针打死，他的头颅被拿去，并挂在下一站的一个树枝上。

队伍中除了八、九个达雅人到过这地带，其他的人都没有如此深入内陆地区。

6月11日早上，船队仍然需要靠岸边人儿用绳子拖拉著前进。同时每艘船也平均有五、六十人划船才能勉强逆流而上。当天查尔士希律克的船队在经过二个小时的力争上游，终于来到巴贡的急流的尾端。



Dupah 长屋将被淹没水底。



有两艘船翻覆，可见湍流的危险。

有一艘船被岸边的人拉著几乎越过急流时，但忽然船只入水要沉下去，岸边的人就把绳子放掉。不过一名伊班人却被拉下水，大家心忖丢进这样的急流中大概凶多吉少了。然而不久看到他在下游一点获救，因为他拉著绳子随船流下去。第一次露出水面一秒鐘，到第二次露出水面时已来到平静的水面了。



在经过一段湍流，船队中有十五艘船损坏。若人跌进急流中，就是很谙水性也没有用，逃生要靠在水底耐的住不呼吸及不要把水吞进口里，这一段湍流不足够溺死一个人，除非在水里撞到石头。

该队终于越过急流，共有150艘马来船及100艘达雅船成功到达上游。越过这个急流就来到了加央人的范围了。加央人吓的都逃跑了，在这里，河流已浅也狭窄的多，山岭也愈险峻。一些加央的农舍住屋被毁，拉著的攻击队伍就停住不要再追赶了。

拉者报复行动

离开巴贡一里半左右，一条向右边延伸的河流，叫做NALUPAI（相信就是目前的巴瑞河(BALUI)，巴瑞河就是衔接著拉让江的上游河段。作个U转，与拉让江平行一段后再向上的内陆延伸。



巴贡流水凶猛但难不倒来往的大小船只。

查尔士布律克带领庞大船队攻击加央人，是奉第一代拉者詹士的命令。当时查尔士只是TUAN MUDAH 衔头，这次的攻击也是为了报复加央人较早时（1859年）在加拿逸堡杀害了两名英官员：FOX 与 STEELE 而采取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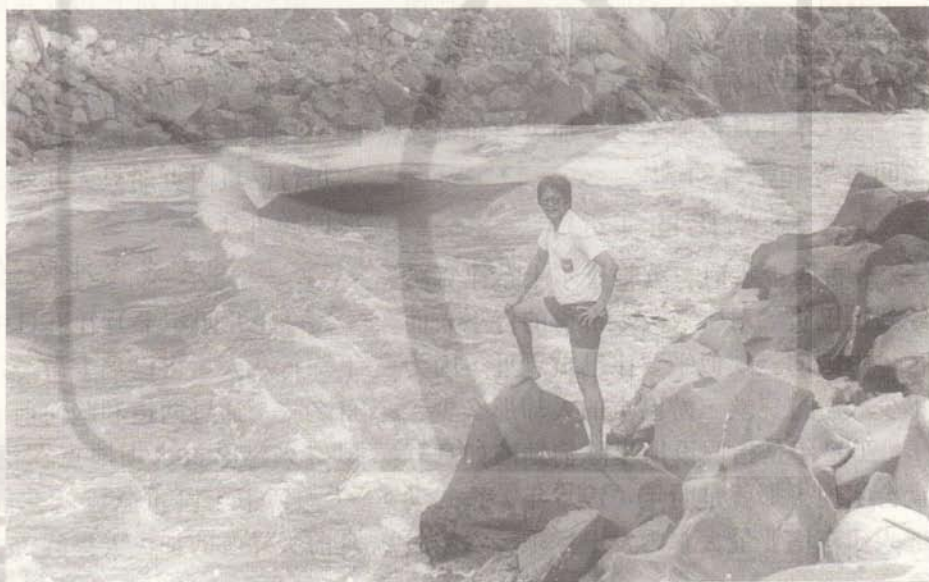
这次的行动就是1863年著名的加央追剿行动。

拉让江是真正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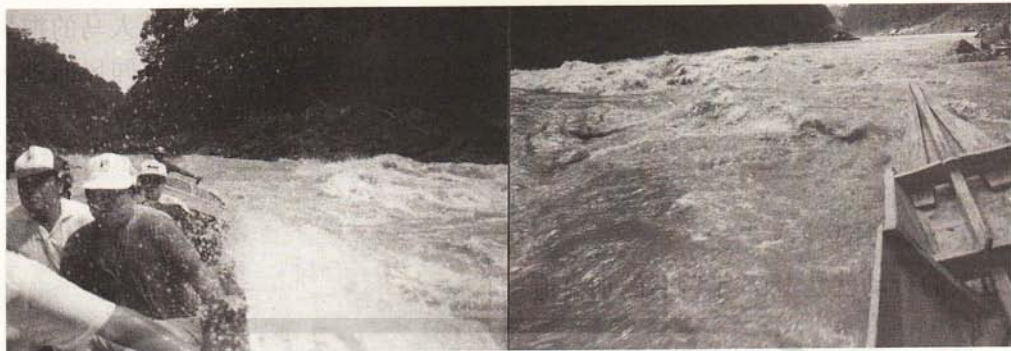
这项行动中，查尔士布律克与五名英官员，率领三百艘船及一万二千名的伊巫战士出击。不过，他们遇到大的敌人不是加央人，而是拉让江本身，尤其加帛上游

有许多急流，使不少船只及人马的损失。加央人在追剿行动抵达前都闻风而逃，并留下空屋。

船队到达利脑河后，查尔士布律克决



巴贡急流一景。1989



紧张刺激的冲浪图。1994

定收队。他给一名加央被俘妇女一粒十二磅的子弹及一面砂拉越旗，希望转交给加央头人，子弹表示战争，旗则是和平。

该妇人传达讯息，加央人选择了和平，一个月后，一支七十名加央人拿著旗在南溪西加兰要与拉者和好，并把杀死两名英官员的凶手处死。

1863年十月在加拿逸，加央与伊班人之间签署和平合约。

三峡比巴贡近？

一百四十年前，英籍查尔士布律克已经到过巴贡，对于今天大部份的诗巫人而言，中国的三峡似乎要比巴贡更近，因为不少人游过三峡，游巴贡的人却那么少。

2002年是指假设斯里陈伯勤的如意算盘会实现，那就是明年（1995年）正式启动兴建东南亚最大水力发电巨坝，六年后

即公元二〇〇一年完工。到一切准备就绪后，建完一年多全面开放给人游玩，应是二〇〇二年时，巴贡的等于新加坡面积的蓄水池将成为犀鸟乡内陆的「千岛湖」。

虽然这项计划于1997年经济风暴，而停顿，不过复建呼声又响起。看来改道工程已完成，有那么一天总会把这水坝建成的。到时廿五个长屋就成为湖底长屋，今天川行巴贡附近船只人儿就是将来七百尺深的鱼儿了。

浪溅飞冲险滩

一九九四年十月廿五日中午时分，在下一行八人，自巴瑞上游经过二个小时长舟之旅，通过两道利脑河前的石门，很快拟议兴建巴贡水坝地点在望了。

「到了，巴贡急流就在前面。」在长舟前头导航的加央人提醒，大家坐稳，马

白发渔樵江堵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壺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尽在笑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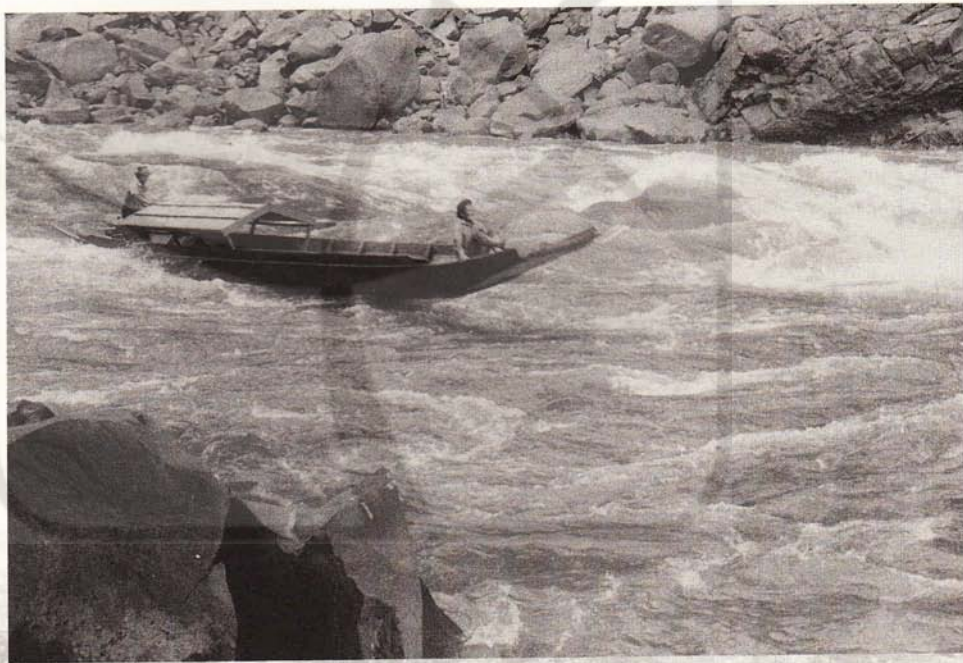
这一首「三国演义」诗，不知说尽了多少人的心境，只是一壺浊酒已成为一江泥水。盖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更何况，廿二年近身边的人（御医李志缓正著书揭秘，艾蓓也让周恩来太沉重。更令人与巴贡浪花共击掌的是，在拉让江畔竟然有几

位摇笔杆者替他们辩护，莫明奇妙！

流水仍奔放著，浪花也续飞舞著，为无相关的人辩的脸红，实在要多看老庄思潮的书了。

接著，船儿就抵达巴贡渡假村的上岸地点。走了两公里的路才到达渡假村的招待处，沿途仍可以看到好多工人在赶未完成的工程。该渡假村共有一百五十间房间，除了可以让游客住宿，也为巴贡水坝工程动工时的工场宿舍。动土礼于九月十九日由首相主持，不过真正动土尚有待环境评

从上而下的巴贡冲浪图。1989





Ngu Chiong Hui



作者在巴贡岸边石块上拍照。

左图为一艘冲上巴贡激流的船只，一旦水坝建完，此情不再。

估报告书出炉后才定夺。

一条从民都鲁方面建造的高速公路正积极进行之中。不过目前从巴贡只需费一个半小时的木山路就能抵达民都鲁格民那河上游的都包镇，然后再坐二个小时的快艇就到达民都鲁市了。

若从巴贡前往诗巫，早上六时从布拉甲镇坐快艇，要花费五个小时，反过来说，从诗巫逆流而上则要花费近八个小时才能到巴贡。换言之，既使目前高速公路未建成，从巴贡前往民都鲁要比巴贡前往诗巫

来的近。

据工场的管工披露，渡假村的所有材料设施都是自民都鲁方面运送上来。一旦巴贡水坝兴建及建竣，民都鲁是最先受惠者。难怪早就有人认为民都鲁很快要超越诗巫了。

注：知名加央追剿日记及拉者船队跨越巴贡工急流情节，乃根据查尔士布律克的「在砂十年」一书；第290面至295面。

《1994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日报》

与文明拔河的人



没有人知道砂拉越原住民真正来自何方，考古学家在尼亚石洞曾发掘到先民的遗迹，表示从五万年前就有人居住过。他们猜测这些早期的人可能就是砂原住民的先祖，以后逐渐演变称为达雅族群，成为今天砂州最多人口的种族。

但有不同的记载，表示伊班人也只是在十六世纪或更早期时自加里曼丹迁移过来。另一种说法是当时他们根本就是「婆罗洲之子」，可以在这个岛屿上随意走动。

散布在犀鸟乡各个角落的达雅族群，一般上称为原住民者，是以居住在五千多座长屋为主。长屋则大部份依水旁而建。

传统以来，长屋成为达雅族群的社区中心。长屋顾名思义是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木建长长的屋子。每个家庭都占有本身的「房间」(bilek)，这里的房间、户、家庭几乎都是相同的意义。

他们的文化，价值与规范系统是由下列三方面形成的：

一、亲戚关系构成了长屋组织。

二、文化与生态学：土地与稻田，以轮耕及刀耕火种为主。

三、核心家庭与个人

达雅族群的三个主要社体结构就是核心家庭、长屋社体及区域性的社体单位。



由几个有亲属关系的长屋组成，共同在耕地，烧芭上彼此分担工作。

维系达雅族群的行为与信念准则是无明文规定的「Adat」或所谓传统的律例。这个律例管制个人至灵界的事情，以确保生活在安宁友好之中。每个长屋有屋长，他是执行这律例的权威人物。在伊班族群中也有土著法庭的组成，今年六月起则有新的土著法律的执行，是较有明文规定的法令条文的。

在过去，达雅族群均认为没有个人土地的归属感这回事。他们的传统土地拥有权 Customary Land Tenure 是给那些耕种土地者的使用权利，但这项使用土地权利是没有永久地主的权利。通常一块土地仍在耕种之中，或有果树的存在，就是属于有关人士的。



长屋传统织布：后继无人！？

在这项土地拥有权下，任何人在清除及耕种土地范围就是属于他的土地，其家族成员可以使用之。

在砂州迁移耕种法仍然大量执行。长屋居民一块土地耕种第二年就到另一块土地，若干年后（过去是七年一轮）再倒回来第一年耕种土地耕种。这种耕种法主要以山稻为主，但也种其他农作物如玉蜀黍、木薯等。虽然这种耕种法被指破坏生态，因为每次清理烧芭后，一大片山地光秃秃，造成雨水把表土冲蚀流失，由于长屋居民是数年后才轮耕一次，所以实际上在砂州一般上土地贫乏肥沃下，这种耕种法是符合生态需求。

随著木山经济的带动，近十多二十年来，州内的长屋结构出现莫大的变化，这

种变化是每个地方面对市区化、工业化、全球化都会有的情况。

砂州超过八十巴仙的人民居住在乡区，随著经济的成长，乡区起了革命，很多人移往市区或木山工作，长屋以妇孺老人为主，传统的仪式文化也只有年长的去执行，青少年也只是袖手旁观或凑热闹的份。

有人说，当一个族群离开了生长的泥土，就失去了根，除了一些重大节期，否则长屋一般上却显的冷清。

随著政治的介入，市区生活的影响，很多长屋居民在与某些同走廊上的住户有不同的意见时，也会「另立门户」到长屋附近兴建另处独立屋，这种现象已愈来愈普遍。随著收入的丰厚，长屋已愈趋现代化。



助。但若管理不当，只注重经济作物而忽略食物作物，但这些受国际行情影响的经济作物如胡椒、可可、油棕等的价格泻跌，吃也成了首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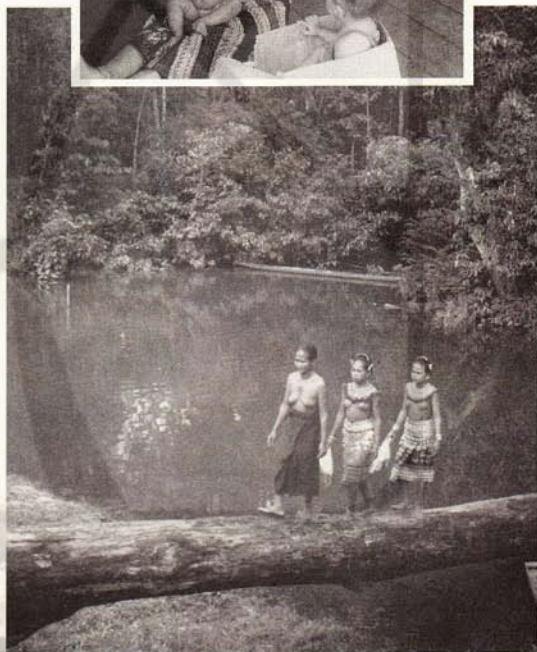
另外一方面，在大园丘的计划下，长屋居民固然是「参与」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只是「工人」吃薪水而已。

过去森林是长屋的天然大厨房虽然一天要进山打猎或工作要看预兆，若有人作恶梦，那天大概只有在长屋话家常。但只要到林里跑跑，总有收获，野果菜蔬及山味鲜鱼，一家人的生活温饱是不成问题。

现在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对年轻一辈可能已生疏，叫他们进到山林来，恐怕「找吃」也不容易。

他们宁愿打工赚钱买食物，而较少亲自去找芭地的食物了。这种情况若是好景持续，长屋的吃会跟著市区的潮流走，罐头食物，塑胶袋满地丢。反之，若工作难找，收入减少，生活就会面临困难了。

在政府的大园丘计划下，很多土地已划入发展的行列。从宏观来看，这对地尽其用及有效的提高生产，工作是有许多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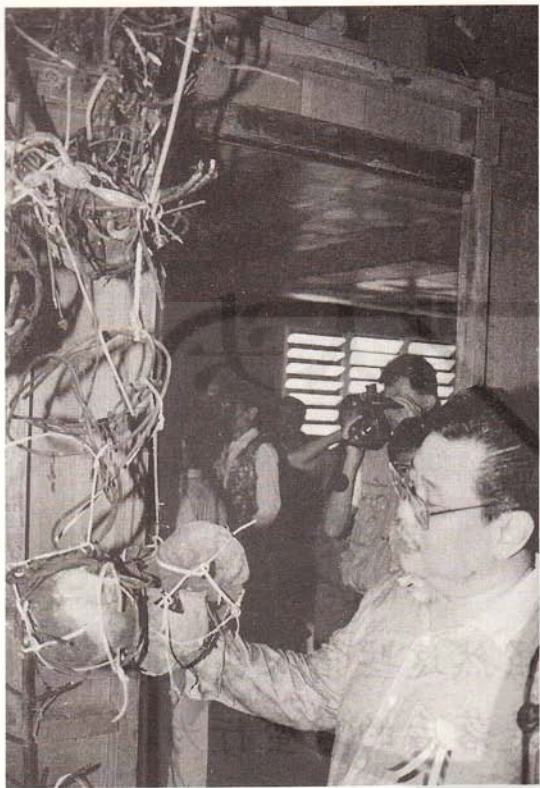


(取自 HEDDA MORRISON Sarawak 1957) 过独木桥



猎人头

虽然这些猎人头风俗
是落后的野蛮行为，
但比起文明人的战争……
文明人的残酷、
毫无人性超越野蛮人更多。



人头：吸引游客。

过去砂州的伊班民族一直被称为猎头民族。然而今天到过长屋的人，已经很难再从长屋找到这凶残的遗迹。

未落的英雄事迹

随著文明的侵入，游客就是想看长屋里过去的头颅，伊班朋友也不好意思展示。有些都把人头丢了，因为他们不想被认为

是野蛮的种族；当然有些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上一代英勇的表现，也是战争的胜利品。当著一种文物来收藏。

无论如何，今天到长屋想要在走廊看到人头机会是越来越少，很多长屋都把这些人头存放在厨房或货仓里。

目前，在下到桑的卡地巴河流一间长屋拜访时，一名长者仍很愿意把祖先猎的人头向游客展示，但他是从长屋后面的货仓，其实是鸡寮里拿出来的。

战争的胜利品

过去长屋并不如现在的「摩登」。从走廊的梁上悬挂的一定有人类头颅战利品，它们是专放在一个圆架之上，或是挂于一块长板之上。

长板的一端涂绘并雕刻成一个鳄鱼头，板的本身则从男性雕像之上悬挂下来，这些雕像代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

那些头颅是薰有烟尘的，插入它们中间的有干棕榈叶的长旒，通常靠近头盖有削尖的串肉针，当需要飨宴头盖的阴魂的时候，串肉针上就插上几块猪肉，而且还预备承受米酒的削成杯形的短节竹。

头颅的圆架底下时常燃点一种火，并且不使它熄灭，因为他们相信，头颅喜欢保持温暖，若它们爱保护得安适，并供给

它们的需要，它们即将赐好运于该长屋并保证丰收。

人头带来好运

砂州也形容为是“猎人头之乡” THE LAND OF HEAD HUNTERS, 给人印象是伊班民族是血腥、残暴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观念。

事实上，伊班民族是热情而且善待客人的民族。在古时候，他们只在打仗猎取敌人的头。同时在猎取人头中他们也是有所选择的，通常他们只与成年的男敌人交手，妇女及孩子通常是抓活的回去，以便做他们的奴仆。这些被抓回来的奴仆先是受颇粗鲁的对待，但最后在经过归化仪式 (GAWEI BETEM BANE) 这些奴仆也成为他们社群的一份子。因此可以看出在伊班社会中并无奴隶阶级的出现。

在伊班人要出征 NGAYAU 时，若有人猎取敌人的头时，他们将被认为是英雄 BUJANG BERANI，那么在一些庆典或节期中，这些英雄被视为较高及荣誉的地位。他就成为族群中所被羡慕的人。

当敌人的头时，通常用传统的保存方法叫 SALAI，即经过长久的薰烟，一旦这头盖完全干了之后，这些人头叫做 ANTU PALA，会带来长屋居民的力

量、进步及幸福，收藏骨头的房间叫做祖传宝屋室。

即使到今天，这些收藏的头盖都是常被拿出来在火堆上加温，让头盖有安息。同时在一些节日，这些人头也摆上食物、米酒或鸡血，以便安抚头时阴灵。

过去在打仗中猎取敌人头时是很平常的，同时被悬挂在长屋的长廊中。然而随著文明的提高，这些头时已被葬在坟墓或收藏在货仓廊房内。这主要因为基督信仰的传入后，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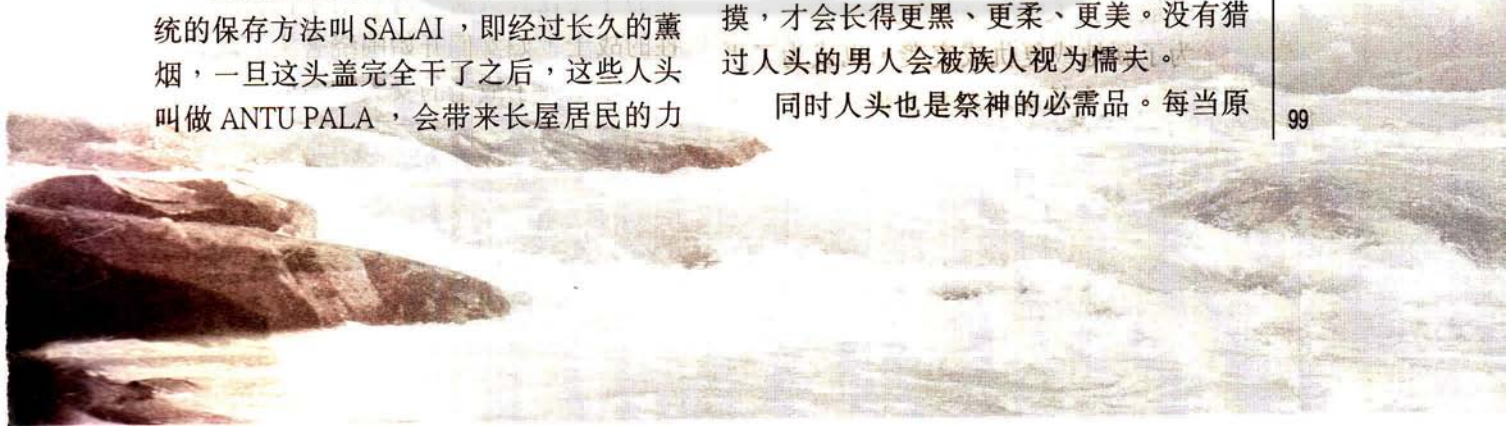
目前砂拉越的伊班人信奉基督教的有 42 万人 (2000 年统计)。

猎头也为女人

其实在砂州过去不只伊班人曾有猎头的行动，其他各国原住民如加央人等也都有猎头的行为。当然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了。

事实上当时在打仗时猎人头除了表示一个男子砍过人头才算成人，才让人看的起，但真正原因是为了女人。因为据说当时长屋的女人喜欢砍过人头的男人，女人认为她们的长发要沾过敌人鲜血的手来抚摸，才会长得更黑、更柔、更美。没有猎过人头的男人会被族人视为懦夫。

同时人头也是祭神的必需品。每当原



住民迁移新地时，就需要新的人头来祭神，以保证新领土的丰收。

有一位老屋长说过在当时猎得人头越多，越受族人的尊敬！不管是正面砍杀，还是暗算突袭，只要猎到人头即可，就像文明人猎钱一样，不管是用骗用抢还是用血汗赚来的，反正只要有钱就有地位。

求生存的经验

原始社会猎人头的作为，在表面上是为了求爱、求地位、求丰收，但在整个社群而言其意义还在于求生存。因为猎人头可以顿挫敌人的扩张力从而拓展自己社群、长屋的土地，并减少自己社群所受到威胁。这是长期原始生活中学得生存经验。

在长屋里，一些伊班小孩很早就被灌输猎人头的教育，祖母所唱的催眠曲可能是这样：

好好听著，
我的小饭篮啊！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复仇，
给我们许多人头，
好挂满炉边上的木钩！

一般上猎人头时的经过如下：

为了新地或复仇或突袭，也或为了平消天灾，一个长屋就想到去猎几个人头来

举行大祭。

先组织猎人头队伍，然后巫师开始每天求神保佑出征的战士，同时观察一种常在墓地出没的伊夕鸟，它的飞向可预卜吉凶。这种鸟若从猎人头队伍要出草的路上，从左飞到右边，那表示吉兆，可以即日出猎，如果相反，就得一直等下去。

在经过一番埋伏、斗争、血腥、有些猎人头者除了砍杀敌人，还强掳女人。在退回到自己长屋前，要先绕了许多地方，用来迷惑敌人和被杀死者的灵魂，免得他们追踪而来。

回到长屋以前，会先派一个战士去宣告战胜的好消息。于是长屋众人锣鼓齐鸣，战士们在男女老幼齐声高唱著欢迎英雄凯旋的战歌声中回到长屋。这种激昂的凯旋之歌足以激起男人的英雄气概，以及潜在心中深处的野性。这时那些没有出草的年轻人及少年们的情绪被激动的像疯了一样，纷纷抽出巴冷刀对树乱砍，有的在地上打滚、吼叫、跳跃，恨不得马上出草，不惜一切代价去猎取人头。

当猎回来的人头排放在席上，白木雕成的矛插在人头前，每一根矛代表出草牺牲的战士，妇女们开始围绕著头颅跳舞，那些家里死了战士的女人则一面跳一面鞭



打头牒泄恨。接著年轻的战士出场跳战斗舞，长屋陷入一种疯狂的气氛。

三日夜的连续欢乐之后，巫师行过祭神大礼之后，长屋才慢慢平静下来，这些被猎回来的头牒就由猎获者的女人保管，挂在火炉上，每日的烟火把它薰得漆黑，而每个节日或宴会上都要把头牒重新取下来，在女人唱颂著男人当年的勇猛的歌声中，将头牒一个一个在手中传递过去，妇女们齐声反覆唱著「给我们人头！给我们更多的人头！……」

「握长刀
驾长舟
夷平敌人的长屋

左手提著头牒
右手牵著女奴
在族人的赞歌中
凯旋回到我们的领土。」

虽然这些猎人头风俗是落后的野蛮行为，但比起文明人的战争、两次的世界大战、骑劫飞机撞毁摩天大楼，这些猎人头族只能说是未开发的野蛮，文明人的残酷、毫无人性超越野蛮人更多。在高科技下，文明人更杀人不见血，更把环境，周围给予无限量的破坏、摧毁！

到底谁是真正的野蛮人？这正是自视文明人所应当反思的。

《2002年正月修正》

挂著人头的长屋。



<雅悅風波>

伊班青年男女相親 NGAYAP 的真正意義



NGAYAP（译有雅悦、雅月、芽椰），伊班话表示伊班社群传统约会或求爱风俗。这风俗包括一名未婚男人与一名未婚女人于晚上在后者的蚊帐床上相会。这种独特的风俗在该社群中所能记忆的就已流传著。

虽然，「雅悦」是在深夜进行，并且是在极度慎重与保密下行动，无论如何，肯定的那不是为了性的取悦或与少女有性关系而已。该风俗目标是要确保在熟悉及促进友谊，是有正面的结果，就是走向婚约之路。

在古早的日子，一种口琴在男女间的沟通成为很重要的角色。通常男吹口琴是在该女子房间的邻近，以引起对方注意。女子就按照所吹奏的曲子，对男的作出反应。除非得到正面的答案，男孩子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之，男的就要放弃本身的意图了。若他继续违反女子的意愿，他会毫无犹疑的被女子或父母协助下赶出房间。

伊班风俗严厉限制一个男人只能与同样的女子相会(NGAYAP)三次。第一次的相会，最多是与对方通过简单的对话增进友谊。女方通常很快要求男方离开了。

第二次的相会，是让男女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方，较长久的对话是允许的，这或

许会比第一次相会更轻松及较真诚与受欢迎。

第三次的相会是给男方作出肯定的抉择：是否与女方进行婚约。为了表示他的诚心，一份礼物会送给对方。稍后，正式的婚约仪式会进行。

在一些伊班地区，这种「雅悦」只限于伊班族群而已，外界人士并不允许有这类的相亲，除非他们已正式归化为伊班而必需按照伊班的风俗法律。然而这种限制也并非限制伊班与他族通婚，异族通婚已在过去偶而进行。伊班男女结合也并非因为「雅悦」表现的好，而是基于双方成熟的了解、渴望及彼此尊重，以预备迈向婚姻之路。

据随著时代的改变，这种相亲方式已逐渐面临「自然死亡」，青年男女以自由恋爱、现代约会方式来取代之。

很多来自伊班社以外的人们只听到有关「雅悦」事实，但却忽视了这风俗真正的含意。然而，好奇心促使他们「尝试」「雅悦」，以完全不同的动机而只是为了与伊班少女有性关系吧了！

很多外人显然误会及滥用了「雅悦」活动。这些别有居心的男子，往往会利用这种相会只为了与伊班少女进行性的活动。

这种的行为是应该受指责及不道德的。

1993年砂达雅协会就「每日新闻」的一篇读者来函的刊登，向古晋警局报案。诗巫达雅妇女协会也发表文告，要求该报公开道歉及吁请达雅社群抵制该报。

该妇女会主席山达拉称文中的描写并不确实，而且一间全国性的报纸竟然可以刊登对伊班社群极具污辱粗俗的字句，这有碍东西马的统合概念，及破坏多元种族的亲善友谊。

她很遗憾，西马人来砂州却对东马的族群生活风俗不了解，更何况是外国人。

砂达雅党主席拿督廖莫宜也对该报刊登伊班人「雅悦」习俗的内容表示完全一派胡言。他说这绝不是性泛滥，也不是鼓吹性自由。

下列是刊登于每日新闻马来报的一篇读者来稿的译文：

「雅悦」贬低伊班族群的地位

「对于「雅悦」继续流传的话是很辱耻。」

「雅悦」的习俗会促使伊班族群的形象在我国国民家庭里受到损坏。」

「每个在砂州工作的西马男子回家乡后，遇到老朋友，都会先被问道：你曾经去「雅悦」吗？」

「这听起来，好像有人到长屋一定要做雅悦的。这种风俗在过去的伊班社会里很神圣的，因为从中，可以寻找到伴侣的途径。不过在今天先进的社会里，年轻人会利用更多的方法寻找异性朋友。」

「雅悦」活动已造成在伊班社群里有许多私生子的产生。伊班的少女会以此为籍口，她的父母不能对她发脾气，基于这是一种风俗。这造成了砂州的「性开放」风气，也使其他民族不爱娶伊班少女为妻，因为害怕结婚以后，妻子会红杏出墙。这也产生了流行在砂青年人圈子里有句口头禅：我活著就为了性。这句口头禅成为他们拥有很多性伴侣的借口。」

「我也希望政府检讨砂州各民族风俗，以维护砂州的形象。我在此举的例是伊班族其中一项风俗，当一个少女赤裸裸在河溪冲凉，来了一个男人，后者不准往后看，否则视为一种卑鄙、羞辱的。」

「假如发生这种情形，少女可以向屋主长投诉，这个男的就会受到惩罚。可以想像的到，若这个十几来岁的少女，来的那个男子以风俗为由但心怀不轨，就让他有机所趁作出羞耻事件了。」

「这种雅悦的风俗一般上离不开米酒(TUAK)当长屋的年老者因酒精作怪，神智



不清时，就让年轻男孩子与少女谱恋曲。这些少女在十二至十三岁之间也参与这种风俗活动，以及荒废了学业。」

「我要求砂州政府应该制止部份种族的不良风俗，以免这些伤风败俗在多元种族社会里破坏了该州的形象。」

「假如猎人头风俗可以被消除，为何NGAYAP的风俗却不能被消除呢？我认为「雅悦」的风俗更为羞耻，因它在外人眼中影响了个人的自尊与民族、国家的形象。」

「正当在砂州居住的他州人民，已经视伊班少女为容易及廉价性伴侣，那么海外游客到访砂州的，他们的企图就可想而知了。不要等到他们特意来到砂州，因为砂州有免费的性服务并且比去泰国的游客会更多。」

「我们也要关注国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不要让「雅悦」风俗影响到其他的种族。因为可以预测到的是其后果不只关系到伊班族本身，其他种族也受到波及。我们必须改变任何不适合时代的事件。」

这篇读者来稿是署名叫EA BAKAR所写。

有人滥用了雅悦

「雅悦」是过去伊班社会男女相亲的

习俗，这是该族的文化。原本意义是在双方同意下进行相会，在感情相投后愿意共拉理天窗。这不应视为随意的性交易，而完全出于诚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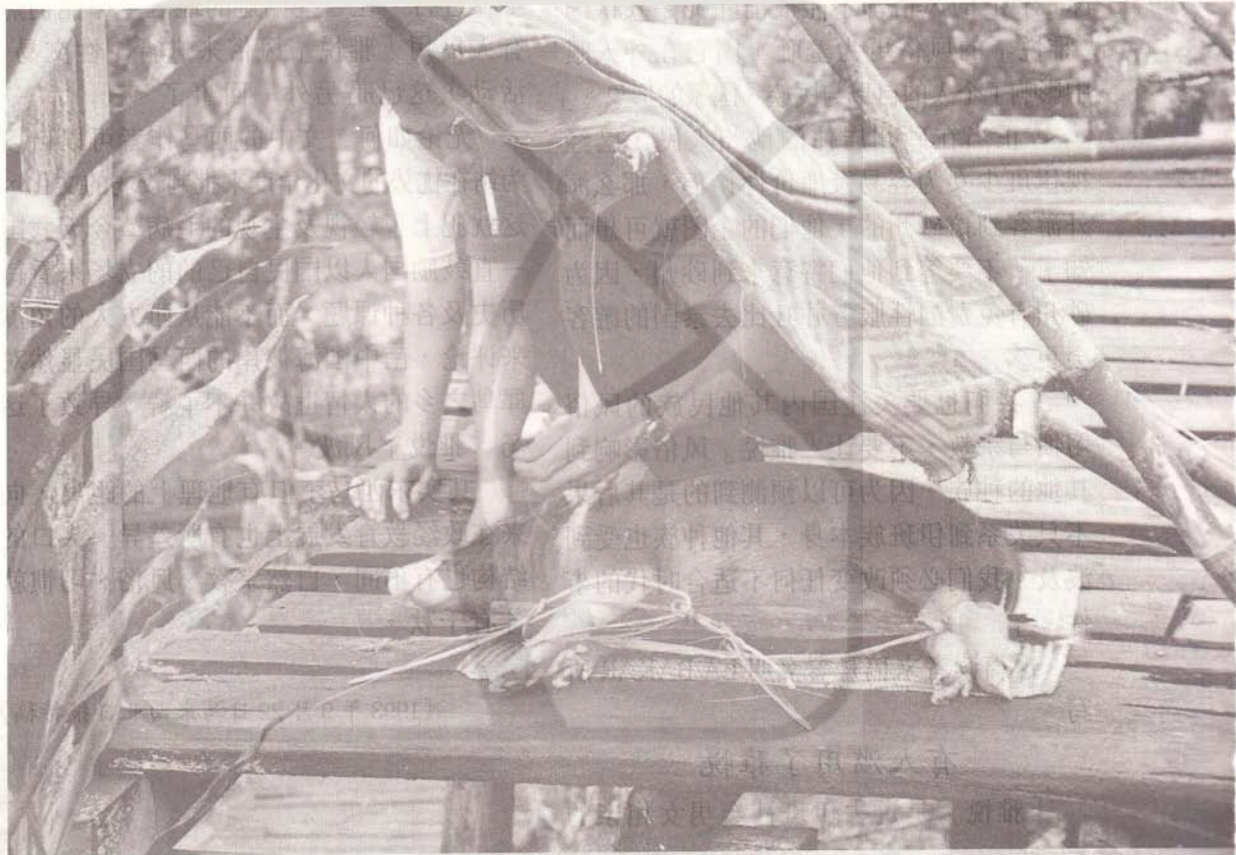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人误解及滥用了。「雅悦」至此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何况随著教育的普及，这种「雅悦」风俗已不在进行。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可能仍然有人借用「雅悦」风俗来进行「性交易」活动，这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无论如何，文中的西马作者可以自以为站在优势的文化角度来批判较弱的文化，这就犯上了轻视及主观的毛病。今天我国一直鼓励国人以国民自己的立场来看待历史及各种课题，而不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评论，南中国海彼岸的西马国民显然对犀鸟之乡的人情世故并不了解，导致了这场「雅悦」风波。

其实东西马不但有地理上的距离，向来在政经教育发展上也有所差异。人口的结构也有不同，自然宗教、风俗、习惯就各有千秋。

《1993年9月22日马来西亚日报特稿》

猪肝卜程





为山猪洗刷。



巴拿巴安德鲁 Barnabas Andrew，今年廿二岁，是诗巫上游船溪拔亚文上长屋的人。

两个月前，他作了一个梦，梦见长屋的人为他祈福。这是亚文长屋十五户家庭唯一在过去一年作梦的人，这个梦就为六月一达雅节的庆典仪式拉开序幕。

达雅节又叫丰收节 Gawai，也是一年一度达雅社群的新年。1991年特地在佳节到船倪拔长屋过二晚，有机会从头到尾观看各项仪式的进行。

亚文长屋在这佳节里，举行了两次为不同对象作祈福仪式，六月一日是为巴拿巴安德鲁，他是当天的主角；另一次是六

月一日傍晚到二日清晨为屋长的父亲与侄儿。

两个仪式的开始是同时进行，包括捉猪、为猪冲凉、祈福 PIRING 及杀猪看肝，定前程。

查瓦阿纳加格是亚文长屋的长者也是巫师，今年七十三岁，他显然是仪式的主持人。

六月一日，原订早上六时开始，但因下雨而延迟到九时才开始为猪冲凉的仪式。较早时，屋长与长屋年轻人就冒雨捉了三头猪回来。

巫师从清早开始就为祝祷仪式加以预备。稍后在他率领下，背著小木船，敲著



巴拿巴背起孩子。

仪杖，走向河边，身后跟随著长屋的居民，抱著待宰的猪，巫师在前头又唱又念各种祝福字眼，伊班传统的鼓乐也相随敲打著，好不热闹，佳节的气氛就在长屋荡漾开来。

「哇！」

猪浸在水里挣扎著，巴拿巴太太用一块圆滑石头抹猪身，清洗著，供屋长父亲专用祈福的小木船也由老人家的第二任太太帮洗涤。

自河边到长屋，至老人家的厨房，都系挂著一条原子绳，每隔著不远处就吊著一块伊班自制的饼干。据巫师解释主要是

为了牵引神明自河边到长屋去。

洗涤完毕，再由巫师带领下一行人把猪扛回到长屋，在长屋外面阳台上，有一个祝福仪式，先杀一头鸡，鸡血沾在为供神食物周围，然后一行人进屋前要喝米酒。

除了长者，喝下一杯又一杯的伊班酿酒而面不改容，其他年轻伊班人也喝的吐舌头又吐口水，脸绉成一团，有著也把酒偷偷倒掉，伊班人也并非天生会喝酒的。

巴拿巴这时被令爬上屋顶，在他自己住屋上先用两根竹枝搭一个简单的「祭坛」。在正式祝福开始前，巴拿巴与太太为猪串

上红珠链，又喂吃又梳毛。

仪式开始仍由 Piring 起，那就是把各种献给神明的食物由几个长者，巫师放在自制的小篮子，然后用鸡围绕三圈，用鸡毛血放在小篮子上，祭物的预备才完成。

然后就到了仪式的高潮、刺猪，先由屋长的儿子带领几位女性，敲打著锣，围绕长屋走廊三圈。

刺猪由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者主持，只见在颈项动脉处，用长矛一插，血流出来，把草席染上一片红。围观的胆小者都不期然以手掩上眼以躲避这恐怖的一幕。



巴拿巴背著孩子主持祈福仪式。

剖腹取肝定前途

被刺的猪，发出最后的挣扎叫声。

嚎……………！

鲜血随著叫声更多从刺破的伤口溢出。

就在猪的挣扎渐转弱时，持矛者手中已经换了一把小利刃。

只见他轻快的自猪肚脐附近横割开来，一转眼就把肚内的五脏都翻滚出来。

肝！

杀猪剖腹为取肝！

杀猪者小心翼翼把肝割下，拿起，两手捧著如捧一朵花，小心翼翼放在巴拿巴太太已预备好的盒子上。

鲜红的肝，在太阳底下愈显娇滴，长屋里的长者、屋长、巫师都纷纷围拢，观



察看猪肝时影。

察。

有人用中指轻拨著红肝，如抚弄珍宝般。

围绕者都精神贯注的凝视著那片红叶般的猪肝。

在下瞥一下猪，彷彿后腿作最后一踢就停止不动，它从未想到因为肚内的肝断命但却可以为人类前程卜凶吉呢！

这是一个好肝！

不晓得谁先开口。

不但颜色佳，一看就晓得其好坏，在下也凑上去，看个究竟，但只看外表，不懂这肝的含意。

你看！两片旺叶中间还有一条白线连串著，巴拿巴行好运了，不但会在新的一年财源广进，工作也顺利的。

巫师最后下了这样结论。

碰！砰！

长屋的儿子拿了猎枪朝空放两响，以示庆贺也恭贺巴拿巴的好前程吧！

这个猪肝是为巴拿巴而剖的，可是为人类提示迷津的猪已无前程了。

巴拿巴此时要把较早大家预备好的祭物拿上屋顶去，放在祭筐里，供神。现在的长屋也多用沙厘瓦，他还爬的好辛苦。

把祭物放妥，巴拿巴就在屋顶上举起

双手，右手持巴冷刀，高呼三声「神明请来」，就下来了。

在巫师指导下，一伙人分成三、四组，围绕著仪式场所，对著场所中另一个小祭坛欢呼三次。

至此，仪式告一段落。

一伙儿就围坐著，等著吃猪肝。

原来刚才检验完之后，猪肝就拿去烧烤，不到半小时，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就津津有味吃光那块定巴拿巴有好前途的猪肝了。

被杀的猪也抬走进一步切割，加以烧烤，为达雅节添一道佳肴。

达雅节的早上的节目就此结束，傍晚

时另一个祈福求寿的仪式接著展开。

通宵祈祷为长寿

船溪拔的亚文长屋虽离诗巫约一小时水路，再沿船倪拔河坐挂尾船廿分钟。

在亚文长屋附近还有两座长屋。在下与诗巫卫理神学院师生一行十四人成为难得来宾。

六月一日，为巴拿巴取猪肝定前程的仪式后，大伙就午睡或在走廊聊天，一幅长屋里的优闲游哉的生活写照。

渡假最佳地方原来就在长屋。

没有电话，没有报纸。大家依靠在走廊墙壁，有者索性就倒头呼呼入睡，几只狗儿也躺在主人边，同样寻找周公去！时

巫师就这样拿著仪杖通宵边敲打地板边念诵祷文。



间在长屋彷彿走的特别缓慢，人真正得到松懈 relax 也！

傍晚五时余，一项为屋长父亲及妇女的祈福（尤其长寿）仪式开始，这种 Piring 仪式主要为神明预备供物。一般上的供物包括糯米饭、饼干、槟榔、白饭、小饭包、黍米等大都采用七个数字。

当然供物预备好就用一只鸡来进行祝福，把鸡血沾在供物碗上及放上几根鸡毛。巫师查哇阿纳加卡开始拿起一根仪杖 mambang，一面敲打地板一面开始用念诵方式祈祷。所谓祈祷就是为屋长的父亲也为长屋里所有的人、物及社会国家到世界，求神明赐福长屋平安顺利。

查哇在前面念诵一句，两位跟随者附应著，音调是用唱的方式。

两位跟随者用的是普通的木棍，查哇用的木棍则刻有图腾，中间有鸟的羽毛及挂一粒铃。

查哇在前敲打念诵，后面二位异口同声随应者，你启我应，你一句我一句，他们就这样围绕著走廊走。乍听之下，还蛮好听，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过去，木板的敲打声与念诵声就有点给人烦躁的感觉。

当然在念诵一段时间，巫师查哇会停

下来休息，或喝口米酒松松肩膀，偶而还用驱风油擦已走酸了的小腿。

凌晨十二时卅分，敲打唱诵继续在深沉的夜里传开来。

查哇得到一个灵感，表示长寿的神一直请却不见踪影，需要到河边去念诵，原来长寿的神找不到正确的门路，迷失了。砂州长屋那么多，请神的巫师那么多，不知是否分身乏术？

查哇再次要求屋长把早上已冲洗的猪抱到河边冲洗一遍，同时在河边念诵了半个钟头，才又到长屋继续念诵。

在屋长的念诵各种祷词，为许许多多的人与物代求，前后长达约十二个钟头内马拉松朗诵，终于巫师开始带领两位跟随者及长屋的长者们进入屋长亚文住屋后面厨房处，开始最后阶段的仪式。

来宾欲进入参观前，要先预备好的钱币掉进一个瓮里去。

大家围坐在厨房，巫师查哇与两位跟随者仍不厌烦的念诵著，精神奕奕，屋长却有点晒了。

「来了！最高神明 Petara 来了！」

查哇如是宣告著。

Petara 最高神是最后才抵步，之前其他的长寿神、水神、山神、树神……诸神都



先到了。

「的！」

一块挂在从河边挂到厨房的原子绳上的饼干凑巧掉了下来。

「安都显现了！」旁边一个伊班长者呢喃著。

查哇宣告 Petara 出现后就坐下来主持预备供物及为屋长父亲，八十多岁的恩布阿纳家达祝福，接著同样杀猪，剖腹取肝。长者们端详检验了这猪肝之后，都表示对老人家的健康是好兆头，同时对屋长的妇女也有帮助，皆大欢喜。

又是喝米酒，老人家与其第二任五十岁的太太雅英在一个古旧小炮前叫在下帮拍照，夜的祈福仪式到此结束。

在下看一下手表已经清晨五时五十分，长屋的东方露出一片曙光，象征老人家仍然前景光明。

《1991年6月13-15日马来西亚日报》

长屋文化正在没落

很多去过长屋的人可能与在下同感，长屋是愈来愈现代化了。在这现代化的过程中，长屋的文化及结构也出现明显的变化。

在下去过去拜访好几间长屋，屋长的

房间还铺上地毯，有豪华舒适的大沙发，更有令人迷醉的卡拉 OK。

近年来更有些长屋改用洋灰，当然这是否应称为排屋还是长屋已值得讨论了。

稍为在节日期间到长屋走动，就发现许多仪式的参与只是年长者，年轻者几乎只是旁观。年轻的达雅人也不会跳伊班传统的「雅者」Ngajat 土风舞，不愿穿传统的服装，也不会喝米酒了。

长屋文化可以说与文明拔河，只是最近十多二十年来，伊班文化被淘汰，而没落的快，甚至可以说在瓦解。

八十年代开始免费的小学及中学的教育制度，固然提高他们知识水平，但也把这些长屋来的学生养成骄生惯养的态度了。

他们从小就寄宿在学校，每周末或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由于学校食住的生活是现成的，他们放假回到长屋也懒得参与



长屋文化难以传承！？

长屋一景。



长屋走廊晒壳。



长屋的「干活儿」了。

目前普遍存在长屋的是小孩、妇孺或年老者，年轻的都跑去外面世界，工作或读书。过年过节的各种仪式当然只有看的份了。

伊班文化与节日

伊班的传统找食观——以森林为天然大厨房，靠打猎捕鱼、采天然菜蔬、水果与耕种的技巧，可能年轻一辈已不那么熟悉，取而代之是出卖廉价劳力，赚取微薄血汗钱，然后购买罐头及被污染的果菜，生活从长屋森林到水泥森林，表面好看，实际上生活更不易。

长屋的宗教风俗观——以最高神明Petara的传统信仰似乎就只有留给年老者宗教时，都以一片茫然与摇头为答案，在下怀疑传统信仰是否能代代相传，何况各长屋的原始信仰又不太统一，唯一保留的大概就是祝福 Piring 仪式了。

伊班的衣住行观——传统装饰只留给节日穿或迎接大人物时的点缀。草席只铺走廊，睡房床铺也均以厚厚的弹簧取代了。唯一保留还是睡房仍没有门，兄弟姐妹的隐私权还是那么少。长屋里白天男的大都选择穿一条短裤，女的也只围沙笼，随著文明尺度的开放，去巴刹的衣服也以美国

流行的衬恤衣服为标准了，行这一方面若是小河就是划船或挂尾车，否则就是木板路贯穿在雨林中。

据考查，伊班的重要节日大概有以下四个：

一、磨石节／石头节。

这主要是迁入新的长屋祈求神明赐福该地区以便人们有更佳生活，或者是在农作物欠收之后祈求神明洁净农地。

过去是每两三年才举行一次，高潮也是杀猪剖腹取肝，观看长屋人民的前途，同时祈求神明赐福「磨石」，稍后磨石拿到田地里去放置以安抚土地神。

二、犀鸟或鸟节／肯雅兰节。

这主要是在打战时，有长屋里的英雄从梦中得到启示，或是大丰收也可能有人衣锦还乡后举行的祝福仪式。

三、安都节或死人幽魂节。

这也是两三年才举行一次的节期，主要是酿酒前一星期，是由长屋所有居民共同分享的庆典。

这节日过程是一天一夜及另一天的早晨，当时是迎接最高神明 Petara，整夜用伊班传统鼓乐敲打著，有人整晚念诵一些祷文。

四、达雅节。

照理这是最没有宗教味道，但只有欢乐的庆典，除了伊班人，目前州内廿二种乌鲁人都在六月一日为他们的新年庆典。这是政府为他们所定的统一新年。

在下这次趁达雅节到船溪拔长屋，亚文长屋的庆典叫 Sardau Hari，似乎是综合以上几种的庆典，但举行方式与邻近长屋又有所不同，时间仪式也有差异。

有些长屋达雅节期就纯粹喝酒跳舞狂欢整晚，有的也举行歌唱比赛，选美比赛，把原有传统放在一边。

无论如何，伊班人的生活善良、好客、热情，比起华人的深藏不露、步步为营、冷漠就显得单纯可爱多了。试想在华人新年我们如何对待不熟的伊班人？

随著政治人物的介入，长屋文化与生活已起了无形的革命。在下担忧向来慷慨、友好的待客之道，因为太多空头诺言及蝇头小利，会造成长屋的自私、依赖的性格。也有人认为每经过一次选举，传统的长屋就渐渐消失，因为物资的给予，长屋改头换面，是发展了，是进步，原来风味却淡了。

拉让江的水已黄了，长屋的风情也变色了。

《1991年6月20日马来西亚日报》

酒酣舞起

达雅节与米酒



喝米酒。

去长屋拜年？

当心喝醉！

很多人说要去长屋过年时都有这样的反应。

喝酒已是长屋的文化。

过去在达雅节期间，前往长屋道贺的，总不能避免受到米酒的招待。那是从来到

长屋的人口处开始，两边就有妇人少女夹队欢迎，以酒献客。

这种献酒风俗每逢节庆是免不了，不但来客要喝，主人本身也要喝。现在这种勉强人喝酒举动已减少，尤其一些不会喝酒的人，主人也会以其他饮料来取代。但是一些长屋还会保留这种强逼客人喝酒的习惯，若真的不能喝，允许可以象征的喝

一小口也就罢了！

献酒其实是伊班人热情款待客人的方式，也是一种主宾同欢庆的举动。试问一下若有客人来您家，您舍得拿出好酒招待客吗？明白这点，到长屋喝酒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哩！

然而这种喝酒过量，热情太激，就产生许多不愉快的事件。今天很多长屋居民感觉到自酿米酒已不够热烈，购买浓烈的威士奇等烈酒来待客。这对不嗜酒的客人就是活受罪了。

无论如何到长屋不喝酒就等于未尝长屋风情。

达雅节的长廊布置，通常砍下几枝椰叶围住一个柱子。叶的末端系上一瓶又一瓶米酒、一包又一包的饼干等。

长屋的一个年轻主持人就闻锣鼓舞，博得满廊的掌声。

屋长、长者、老妇、少女、都来个「雅杂」（伊班土风舞）。戴著犀鸟毛的帽，腰间系著一把巴冷刀，再拿一个盾牌，伊

班勇士的姿态就出现了。

年轻的一辈的舞者似乎已不纯正，一些少女也很怕羞。只有年纪较大者还跳得很投入。当长屋里的人会跳的都跳了，主持人开始邀请来宾跳舞。

客人通常都在推拉之下出场，看似简单的舞步，但真正要跳得人神还差得远哩！

就是在客人生硬的舞步及频频出错的手势，引得整个长屋欢笑。主人邀请客人来插曲不是要让客人出丑，更重要是让大家共欢乐。这种待客之道，比市区的人把客人交给电视来的有意思多了。在怎样的人当中作怎样的人，否则如何入乡随俗及体会他们生活文化呢？

在一番折腾之下，主宾已经又笑又跳的花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客人的领队还受邀把系在叶上的礼物与米酒用巴冷刀割下。接著客人就把这些糕饼及米酒分给长屋里所有的人。

《1991年6月19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伊班战士舞

果蔬随手拈来 森林大厨房



很多人想到要吃一些较丰富滋养的蔬菜水果时，就想到进口的菜花啦、包菜啦、苹果啦、葡萄啦。这些舶来品固然营养丰富，可口好食，但价钱未免太昂贵了，中上家庭能够负担，大部份砂州人收入低下阶级家庭恐怕视这些进口货为奢侈品。

其实很多本州人民或者不晓得，在全州九百余万公顷森林地带中，里面蕴藏著

数不尽的各种适合食用的果蔬。据农业部的研究，发现最少有五十种至及七十种野菜与野果是可口好食又含有丰富营养的。

由于本州处在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阳光雨水充足，气候适宜之下培植了各类丰富的植物。其中许多野菜如菇类、笋、蕨类都可以被煮为桌上佳肴；许多野果不但营养含量不输给进口的昂贵水果，还免受

农药的污染，并保持新鲜度。

由州副首长拿督阿弗烈查布日前在万年烟为一项密集农业训练课程主持开幕时，鼓励农民们就地取材及采用当地的果蔬，而不需要一定要跑到市区去购买进口昂贵的果蔬。

副首长指出长屋居民或郊外人民长久以来就晓得如何采用森林出产野果野菜，并加以泡制烹饪成为可口好味及营养丰富的食物。因此拿督希望市区人民也能相效，多利用本地产品来调理好吃的菜肴。

婆罗洲的雨林是世界上蕴藏有最丰富的各类植物，这些果蔬不但有多种不同风味也有市场的潜能。目前在加帛，诗巫，斯里阿曼等市区就有很多野生果蔬在市场上贩卖。

阿弗烈查布指称这些随手拈来的森林土产在乡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经济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在印尼很早以来就有许多采用森林的野果蔬菜来制造的食谱，而且还很流行在民间。乡区人民懂得利用天然植物为可口食物，显然一个大森林就是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大厨房。其中的菜类果子多样化，若加以善用桌上的菜肴肯定也多彩多姿起来了。

州农业部曾派专人至森林中收集不同

种类的野果蔬菜，同时加以化验与分析其中的维他命、蛋白质及矿物质的含量。他们发现许多野生果蔬都是极滋补又可口的，绝对不输给任何进口的果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随著时代的改变，乡区人民也渐放弃前往森林采摘这些天然果蔬，反而到市区购买昂贵的果蔬。

农业局所化验的其中几种的蕨（俗称拉仔郭或米田郭）与其他野生蔬菜都含有丰富的营养含量。

此外该局为了让公众人士懂得如何利用野菜来煮一道佳肴印制小册子，教导人们怎样煮食，若稍懂利用这些烹饪方法，肯定也会弄出超过二十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

读者若对利用野果蔬菜所制成的菜谱有兴趣，可以问农业部索取有关菜谱。

《1989年8月8日马来西亚日报》



在河溪的石缝中寻找螺。

把田园帶到市区來 缤纷丰富的传统艺术品





砂拉越有一个青年人在日本旅行，他背著本地伊班人制作的篮子走在东京的街道上，忽然有一位日本人把他挡住，不是要打抢或什么，而是问他所背的篮子从哪里买来的。

那位青年人感到莫名其妙，就说这是砂拉越的「土制」篮，是原住民经常装盛物品的。最后那日本人出了一个用美金来计算的高价，买下这个背篮。

日前有一位美国游客前来我国旅游时，很惊奇发现到有这么多民族融洽的生活在一块儿，从中体会到多元文化色彩的吸引力。除了三大族，华巫印，我国呈献的还有许许多多缤纷的原住民风俗传统。来到马来西亚，可以了解许多民族的情况，真正的种族大溶炉。

丰裕的文化色彩是吸引游客的其中一个因素，我国的无烟工业正在起步之中，宣扬各民族及原住民的民俗有待努力。

然而对本州许多华族年轻人而言，这种七彩的文化色彩可能忽略了。听到到外地念书的人说起被人问到犀鸟之乡的情况时，不管风土人情还是名胜地区，却是所知不多。

有不少人可能看过台湾阿里山的姑娘及舞蹈，但对本地原住民的生活习俗却从未体会到。对长屋，较偏远的上游所知道也是那么少。身为一个砂拉越的人，竟然对占多数的民族文化习俗知道的那么少，几乎是一无所知，未免有点太那个了。

有一个教师说，如果以一个市区孩童得自课本上的数理、语文学识为满分，替没有补习，文化刺激较少的山地小孩打分，后者可能会不到廿分。

「反过来说，以活跃在大自然的山地小孩，熟悉的在河里捕鱼、捉螺、采野菜、野外求生等常识与技能来评分，市区的小孩恐怕也是拿不到廿分」。

世界有五千种原住民？

联合国为了唤醒人们对原住民权益的关注，特别订1993年为「原住民年」。一般上人民统计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有二亿人，

但若把一些族群的国家如库威特人及西藏人等包括进去，那么人数可能有六亿人。

这些原住民在世界各个角落，居在祖先传留下来的土地。他们居住环境自冰天雪地到山脉地带、沿海、平原及深山野林。

最少的原住民族群如夏威夷的一种原住民叫加纳及新几内亚的一些原住民，只有四十人。但多达百万名的原住民也不少。

这许多原住民不是单一文化的，在世界六千种文化中，原住民占了五千种。换言之，每个族群都有本身独特的象征。除了文化及传统的不同，各原住民也有许多共同点。目前各原住民也面对土地丧失的命运。

各地原住民认为他们是属于土地的，土地是他们的母亲。他们是土地的唯一主人。

土地是原住民的母亲

无论如何，土地是原住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与土地联成一体。原住民世代就与大自然融洽并存。

土地对原住民是经济资源，土地更是具有宗教及社会上的特征。土地供应他们食物及各种谋生材料，最后原住民去世也归回泥土，土地是他们的血，汗与生命。对某个原住民而言，他所拥有的一片土地



是世袭的，不能买卖或转换的。在土地习俗地 Adat Law 之下，一个社区各别拥有自己的土地。

然而随著环境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习俗地就受到挑战。若要追溯，在拉者统治砂拉越时期，就通过「1863土地法令」指出对于州内未有人使用或浪费的空土地是属于政府的土地。1875土地法令在第二位拉者统治时通过，表示居民是可以侵占没有人用的土地。

接著「果树法令 I, 1899」，「土地法令 VI 与 IX, 1920」，土地法令 1931，土地移殖法令 1933，土著习俗地文件，1948土地鉴定法令」等的产生，对土地完全属于原住民的限制愈来愈解除。1948年的土地鉴定法令就制定州内土地分为五种：

一、混合、

- 二、土著土地、
- 三、土著习俗地、
- 四、保留地、
- 五、内陆地。

这个法令最终成为 1958 年土地法典。虽然稍后有 1979 年土地修正法典，土地是原住民唯一的主人时代已不复存在。据 1985 年的资料，州内的森林土地分类如下：

- 保留森林 8,478 方公里
- 保护森林 37,892 方公里
- 社区森林 52 方公里
- 其他森林 47,962 方公里
- 其他土地 28,869 方公里

独特的原住民文化

土地是原住民的母亲，森林就是他们的天然大厨房，他们耕种稻米菜蔬，在森林中则捕猎鸟兽野果，在河溪则捕鱼，生



活不会出现饥饿的。

此外他们从森林中就地取材，许多日常用品就在传统的多才多艺下制造出来。这些手工艺品已经为本州添上了文化特色。

虽然在砂拉越找不到很多的古迹，但由原住民手制的文化艺术品倒是不少。加拉必族在高原地带为死去的头人设立大型的石雕碑、加央、普南、马兰诺则用大木柱来埋葬死人骨头；伊班人雕刻的生动犀鸟等，都再再现出本州的独特原住民文化，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统艺术。

砂州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地理环境由海边，低洼地到高山，生产许多天然的资源包括芦苇、棕叶及藤，是用来制作席、篮、帽子、亚答屋顶等不可缺少的材料。此外树皮及棉则可以作为衣服的原料，泥土可以制煮食用的陶器及容盛器。同时树木与竹则可以兴建屋子、桥梁、船只等用途。在上游河床也会找到铁苗可以熔成各种武器或工具。

由于这些天然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也在长屋的技师们的精心编制下，生产许多吸引人的有用物品，不但日常使用，也在各种节庆时派上用场，充作装饰品。

这些土制产品。不但耐用也很美观，现在在各主要市区都有专卖店，售卖这些产品为纪念品。很常时候对本地许多人而

言，一些原住民所用的篮子帽子等的名称真正用途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下列是一些常见的用具简介：

(一)「工布」被子(Pua Kambu)本州原住民以树皮与本身所种植或野生的棉花来纺织美观且反映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布料与被毯已有很久的历史。

「工布」被子(Pua Kambu)



在一些长屋中，年长者会特别为家里的媳妇纺织「工布」被子，在怀孕期间把它围系在腰间可以保暖，减轻背部酸痛，更有保护腹中胎儿的涵意。「工布」可以用作床单，被毯或装饰，若在单调的墙上挂一块「工布」，肯会使屋内生色不少。

(二) 新东 Sintong 篮子

是达雅同胞田园良友，在收割稻米时盛装农作物之用途。制作材料以山藤、树皮与木板薄片为主。篮口的薄板或行片给予一种圆形的坚固骨架，削成薄长的山藤所编成的篮子使它轻盈耐用，而坚韧的树皮作为肩带可以使它承受更大的重量。

(三)「笆杜」、「篮箕」篮子 Badok、Lanji

以木或藤条作硬框，用来装运稻米、胡椒、玉蜀黍及其他农作物。

(四)「伯篮雅」、「乌玉」「阿查」背包 Belanvat、Uvnt、Ajat。

以山藤与树皮制作，用来打猎、到田里耕或上市集，可用它来装运狩猎、耕作用品与食物衣服等。

肯雅人通常称为「伯篮雅」，而伊班人则称为「阿查」。

(五)「赛篮当」、「箕笆」篮子。Seladan、Kiba。

以山藤与树皮制作，用来装运较重的

一名加央妇人正在编制草席时影。



产品、材薪、榴槤、猎物等。伊班人叫「实篮当」、肯雅人是「箕笕」而加央人则叫「英甘」。

(六) 查办 Chapan

用亚答叶、硕莪叶、棕叶与竹制作，用作曝晒稻米、胡椒或筛米、与置放瓜菜。

(七)「丹毅」、「丹高」帽子斗笠。

用棕叶、山藤及珠线制作，主要为了

防止日晒雨淋的帽子。这种斗笠帽以肯雅、加央人用最多，拉让流域的肯雅人叫之「丹毅」。

(八)「都高」杆 Tugal。

一条硬木棍，在种植稻及玉蜀黍时，农民们以它插土洞以播放种子。

(九) 垫席 Takai Lamp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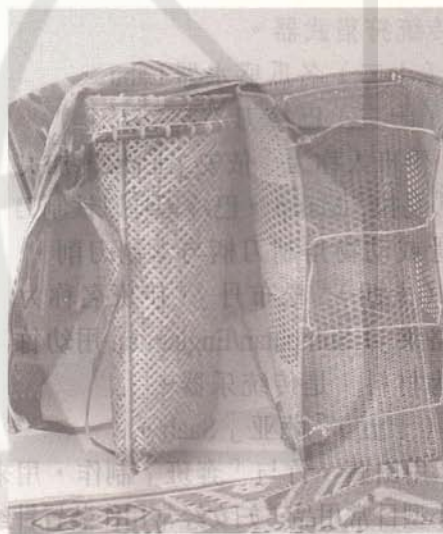
用藤、竹、班丹叶制作，铺地板作垫、睡席或铺在屋外供晒农产品用途。

(十)「东金」Tungkin、Umpok、Kedan。

以木、竹为材料、用来置放烟草及火柴。后者是用来盛装物品，或摆设时用途。



帽子斗笠



篮子、背包

盾、巴冷刀



(十一) 喷筒 Sumpit。

是由打班树、孟各利斯木或盐木制作，是传统狩猎武器。

(十二) 冬瓜盛水器 Labu。

(十三) 巴冷刀。

伊班人称为「依安」liang，加央人称为「马拉」Malap。巴冷刀均以铁制刀身、木骨或动物角制刀柄与木制刀削。

(十四)「松布丹」(伊班名称为「英加路莱」) Sumputan/Engkarurai 用幼竹与冬瓜为材料。是传统乐器。

(十五)「萨亚」Saab。

用山藤、竹与「奔班」制作，用来存放小型日常用品，妇女经常用作装置针线，剪刀等。



东伯钱包、手提包

(十六)「东伯」钱包 Dompot。

用山藤制作，用于存放钱币与贵重物品等。

(十七)「盾」

用硬木制成 Terabai，是在早期，武士们以它抵御敌人的武器。

(十八)「哥拔」传统服 Kain Kebt。

棉线为材料是。



哥得本鼓 Gendang/Ketebung

妇女的传统服装。

(十九)「布朗」传统服 Baju Burung。

棉线为材料是男士的传统服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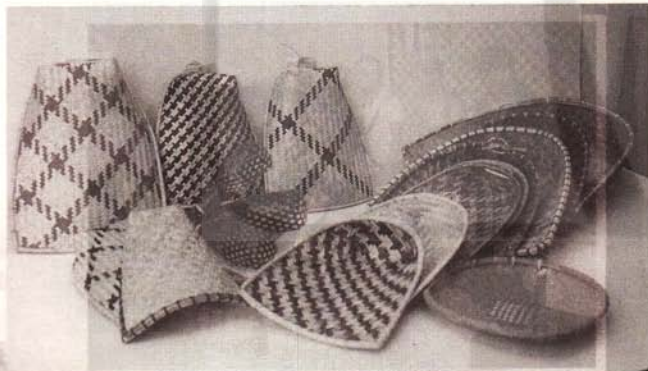
(二十)「哥当」或「哥得本」鼓
Gendang/Ketebung。

木及兽皮制作在传统祭祀。跳传统舞蹈不可或缺的传统乐器。

原住民精制手工艺品还包括木雕品，有雕刻人物状动物状、犀鸟状等不一而足。他们雕刻艺术自成一格。

在格拉必及一些其他原住民，他们还未死去的亲人雕刻精美的葬柱，棺木就放在其上。这种高架棺，原住民叫做「格李林」Keliring 或「沙隆」Selang。其特色在于整根支柱都雕刻了不同花纹。

一些盛水用的竹制盛器，其外表通常也雕上各种的花纹。此外一些充作巴冷刀梢也往往刻有不同花纹。



很常的时候，我们会对原住民的手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可以在那么简陋的器具能够制造实用又美观的物品。

日前诗巫乡土文娱社主办我国原住民文化展览会，首次集合各原住民手工艺于一处，同时呈献不同原住民族群的文化表演，有人形容该社把田野带来市区，对面对洋灰森林已久的市区居民而言是很清新的。

我国是由许多不同种族组成的，人民互相了解，认识，才能达致真正的亲善睦邻。愿我们对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能有进一步的探索，并用欣赏的眼光来彼此沟通，分享！

(以上资料，取自 Heidi Menan, Sarawak Crafts 及 Lucas Chin, Cultural Heritage of Sarawak)



长屋妇女用脚踹稻壳。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砂州原住民的概况



全世界大约有二亿原住民，散居在各个角落。

其中有一亿五千万名是居住在亚洲地区。

在马来西亚讲到原住民时，一般上是指少数的民族，据非正式统计（即使官方统计也各有不同），我国的原住民种类可能有七、八十种之多。其中包括西马廿种，砂拉越卅八种及沙巴廿种。

原住民，英文是ABORIGINAL PEOPLES



或 INDEGENEOUS PEOPLES。华文的翻译各地不同。在台湾有「山地人」、「高山族」、「蕃仔」、「先住民」等，在我国尤其是砂州则叫「内陆人」、「拉仔」、「达雅人」或「乌鲁人」，乌鲁人是取自 ORANG ULU，也有雅译为「住在河流源头的人」、「上游人」等，此外还有「土人」、「土著」、「少数民族」等的称呼。

在砂拉越的原住民比较明显的分类约有廿二种类，但有人统计应有卅八种。一般涵盖原住民的译法是「土著」，但乌鲁人则主要指加央、肯雅、本南、普南等族群，住在深山内陆，而伊班人、马来、马兰诺人则主要散居在较平地或海边的地区。

必也名正乎

一般上，非回教徒的土著称为「达雅」，当然其中也有少部份皈依回教者、「达雅」这个名称，本专指伊班人和比达友人。过去伊班人被称为「海达雅」，而比达友人则被称为「陆达雅」。

据蔡宗祥在「伊班族历史与民俗」一书中提到，最初西方学者概以 PAGAN 称呼婆罗洲，包括砂罗越所有的土著。PAGAN 意指异教徒，因为他们是非基督徒、非回教徒。

随后西方学者开始对「达雅人」一词的应用。

詹姆士布律克把达雅人分为「陆达雅人」和「海达雅人」。

荷兰统治印属婆罗洲时，荷兰官方用「海达雅人」泛指所有的土著。

「达雅」一词曾经过多次演变，才形成现在的 DAYAK。「达雅」一词可能最先来 DADAJAK，意即海水，后来演变为：DAYA、DIAK、DAYER、DAIAS、DAIAER、DIJAK，最早出现于早期的书籍则是 DYAK，最后才有 DAYAK 一词。

「达雅」一词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一、DYAK 是由马来语 DARAT 而来，意即岛屿或内陆。

二、达雅是昔时马来人称呼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的部落，通常是指婆罗洲的土著而言。

三、达雅是 DAIA 的误用，意思是土地、内陆。

四、达雅是马来语的 DAYAH，意即人，转变而来。

一般上「达雅」意指「内陆」。近年「达雅」一词统称砂州的土著，但不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现在讲到「达雅」时，包括伊班族，比达友族、加央族、肯雅族、姆鲁族、马兰诺族、比沙雅族、南族、本南族、格达央族、都顺族、加拉必族及其他少数土著。





我是谁是伊班人

「伊班」人则是指达雅族中的伊班族，有的伊班解释说，「伊班」是指「人」而言，「伊班」一词是由加央语的IVAN转变而来。IVAN意指「飘泊者」，加央语常有「V」字母的发音，伊班语偏缺少了「V」字母的发音，他们便自称为IBAN。伊班人本身说「伊班」时的意思是「谁」或「有人吗」。「我们伊班人」即指「我人」或「我们族人」。这可能是伊班人最初抵斯里阿曼省而后迁往拉让江时，被当地的加拿逸人、丹绒人、加央人等的称呼而来。

然而一般上社会仍把住在上游、内陆、高山的原住民称为「乌鲁人」这些乌鲁人大约有七万名，约占州人口的五巴仙，这些「山顶人」大部份指散居在 南的得兰乌山、林梦、布拉甲等的加央、肯雅、加

拉必、本南、普南、姆鲁（弄巴湾）等十四种种族。

然而这些的种族又分成许多种分类（方言）人，比如加央人口约有三万人，主要居住在布拉甲、民都鲁上游都胞、峇南的得兰乌山等，他们又分有最少廿五种小分类（方言）如加央乌玛普乌、加央乌比柳、加央乌玛斯姆加、加央乌玛比弄、加央乌玛哥、加央乌玛巴湾、加央乌玛比鲁巫、加央乌玛巴渴、加央乌玛朱曼、加央乌玛阿享、加央乌玛那凡、加央乌玛亚板、加布乌玛格里朱、加央乌玛加海、加央乌玛乌卡、加央李可、加央乌玛达罗、加央李生、加央乌玛阿威、加央乌玛根、加央乌玛乌罗、加央乌玛李肯、加央乌玛普拉、加央乌玛罗地、加央乌玛拉汉。

加央族相信是自印尼乌松安胞及阿波加来的，那是加央河源头支流的地区。

巴拉弯族要自成一体

肯雅种族大概有三万人，居住在 南上游、拉让江上游等河流源头，他们相信早在十六世纪以前就自印尼的加央河迁抵。肯雅雅族也分成最少四十九种小分类（方言），如福州人的闽清人、古田人等分类，这包括肯雅美兰、肯雅也木、肯雅巴登、肯雅李普砂哇、肯雅李普达乌、肯雅李普阿本、肯雅弄的干、肯雅李普加、肯雅乌

玛阿林、肯雅乌玛古立、肯雅李普亚加、肯雅弄乌来、肯雅李普敢、肯雅李普拉安、肯雅李普马里、肯雅李普弄、肯雅李普巴卡、肯雅李普马奥、肯雅乌玛巴哇、肯雅李普阿南、肯雅乌玛阿奎、肯雅李普占甘、肯雅李普牙、肯雅李普再南、肯雅姆立、肯雅三波、肯雅诗波、肯雅李普格拉、肯雅李隆、肯雅弄哇、肯雅西平、肯雅弄鲁江、肯雅弄西巴都、肯雅李普占木、肯雅李普德甫、肯雅李普提美、肯雅乌玛乌促、肯雅李普李生、肯雅李普再兰、肯雅李普都公、肯雅李普乌罗、肯雅李普玉、肯雅李普巴、肯雅李普巴安、肯雅李普来生、肯雅李普温、肯雅李普古达。

其他属于肯雅族的分类还包括巴拉弯、拉吉甫及沙班、巴拉弯再分有巴拉弯都多及巴拉弯利拉，在姆鲁山旅游区的响导很



多是巴拉弯族的人担任，如今巴拉弯族认为本身是独立族群，还成立了一个「砂拉越巴拉弯人协会」呢！

姆鲁族又叫做弄巴湾，在林梦、加里曼丹、沙巴汶莱都能找到他们的族人，在本州弄巴湾族约有一万五千人。

弄巴湾族的文化与加拉必、搭加、阿当、大温族类似，他们也是长屋式的居住。

卡江族则主要居住在布拉甲一带地方，这种族下再分类有西加班、格查曼、利汉南、普南沙麻、巴格丹、诗汉及李顺等族。

本南人把砂拉越带上国际舞台

本州有许多种的原住民，但能挤上国际的名声中只有本南人，这要归「功」于瑞士的布诺曼梳了。布诺曼梳（注）曾是姆鲁山探险队的成员，自1984年来到砂州，不但被世界最大山洞风采吸引，更对本南人及热带雨林情有独钟。

据传，本南人在他教育下开始在一些伐木通路设路障，1987年，十二名砂原住民曾走出森林到吉隆坡大事抗议，表示任意的伐木活动破坏了他们生计，这事件把本州也带上了国际舞台，从此热带雨林的「国际环保斗争」才曝光。

注：据报载2001年五月间这位传奇人物已失迹，毫无音讯。

拉让江畔的市镇

布拉甲 P.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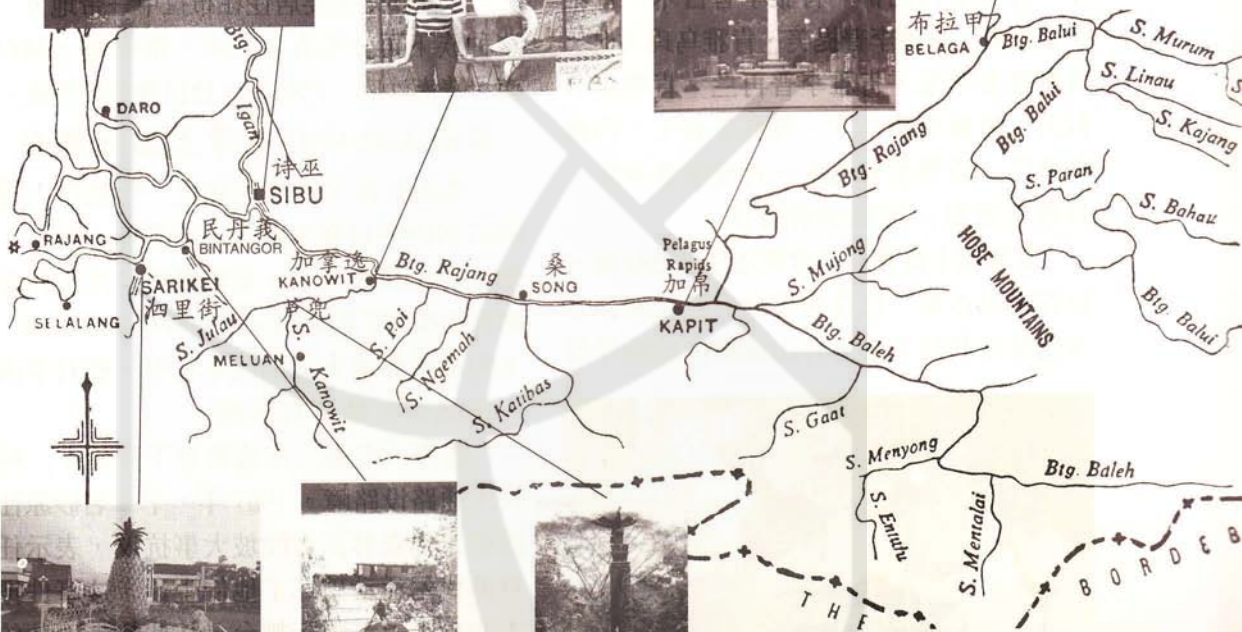
诗巫 P.148



加拿逸 P.140



加帛 P.133



泗里街 P.158



民丹莪 P.153



芦兜 P.145

竹林浮潜捉猫王鱼●山城故事特别多

加帛

丝维雅堡见证加帛历史

在台湾南端垦丁海滨看到许多人蛙装去浮潜。回来一星期后，我来到了犀鸟乡内陆山城的加帛，也看到伊班青年在小

溪浮潜。原来浮潜不一定在海滨，水底下的美丽世界也可以在山区小河看得到的。

只见两位年轻伊班人戴着眼罩，潜进



水里，游在石头及木堆下，因为水清所以可以在水面看到他们水底下的动作。每次潜游都约半分钟至一分钟，然后上来透口气，又下水，如是随著河流浮潜。原来他们是利用自制的射枪在水中射在石堆下的鱼儿。

不一会儿，他们手中的小枪矛多了一只「猫王鱼」。虽然小，不过岸上的同行朋友都分享了他们收获的喜悦。这种简陋装备在水中射鱼倒是第一次看到，也是来到竹林的意外收获吧！

竹林清水浴沁凉入心

竹林，是加帛近年来休闲热点。当地

许多居民甚至是外地来的人们往往在周末或假期就呼朋唤友，携儿带女的到竹林游泳及烧烤去。竹林，当然因为许多竹而得名，其中加帛河川流其中，就成为难得旅游区了。近年来竹林已经代替过去加帛对



捉到鱼罗！



面的闻名瀑布，成为九十年代的新宠儿了。其实在竹林再进去走一个小时也有新发现的瀑布，对面江的瀑布主要因为交通不便而渐被淘汰。

五月的加帛，傲阳高挂，当来到十一公里处的竹林，涉过浅水滩，跳进清水里，难得享受及浸沐在自然清凉中，好不舒适。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不只是风景优美，而是流水清澈见底，人可以随著流水在浅水的石头上载浮载沉的顺流而过。这绝对不是人多拥挤又可能喝上几口氯化水的公共游泳池可以相比。竹林游泳也更不是眼睛

可能被海水盐到的海浴所能比拟。竹林沐浴沁凉人心，令人精神为之一爽！

野蛮海盗抑民族英雄

加帛是在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布律克于1861年自汶莱手中接管。丝维雅堡(Fort Sylvia)建于1880年，是全部用红柴木为材料。它座落在拉让江畔，那条沿江到古堡的路现在已被命名为「堡路」(Jalan Kubu)。与其他省份一样，在拉者统治砂拉越时，都在各处兴建了堡装置了炮，预防被土著的攻击。拉者就不时派兵到上游河流以「平定」、「围剿」或「征伐」的武力来救平「战乱」。不过，近年来有本地一些研究历史者正在为这些被拉者视眼中钉的土著领袖平反为本地民族英雄。

本世纪，拉让江上游曾出现不同土著部落之间的纷争引起战乱不息。那就是加央人、肯雅人及伊班人之间的冲突。第三拉者维纳布律克主持了任内砂拉越最后一轮的和平缔约仪式。超过四千名上述土著战士在1924年11月16日前来加帛出席这项仪式。部份战士来自加里曼丹边界，当时仍属于荷兰管辖。拉者送礼物给各族领袖，这项仪式就在加帛丝维雅堡举行。

据砂拉越宪报的记载，拉者于12日就已抵达加帛。14日早上，95艘长舟并列



加帛广场



加帛标志：伊班人的祭坛。

成四排，木桨轻快的划过水面，经过拉者乘坐的船高举起桨欢呼。15日，他们在众高官领袖之前，一群肯雅人跳起战士舞，加央人唱起饮酒歌。

一只猪被长矛刺穿喉咙，猪血洒向人群，一名达雅领袖在一端开始祈祷祝福，另一名酋长跟著宣誓若有人重新起冲突将受到惩罚，其他族群酋长随著起誓。全体宣誓者手中握紧虎牙和黄色的竹，两者都是这些族群的最忌讳的物品。

普南巴河是伊河肯界

这个仪式为拉让江缔造了和平局面，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日本南侵及共产党的骚扰。

七十年后的1994年，加帛丝维雅堡重演了这项和平仪式，本州副首长亚弗烈查布代替了拉者主持这项仪式。这次的仪式也相当隆重，一群加央、肯雅和伊班人的

代表也都穿上传统装扮，并划长舟沿河而下，发出和平呼声。上次仪式是为和平，这次仪式则是为了促进旅游而举行。同时也推广本区之历史文化。

不晓得是否就是七十年前这个仪式，一直到今天，伊班人居住范围就只到加帛上游水路约一小时的「普南巴」河为界限，之上就是肯雅及加央人的天下了。

丝维雅堡在本世纪曾有好一段时间是充做政府办公用途，近年来在朱加基金会的催化下，转换为展览中心。许多伊班土

Fort Sylvia 维丝雅堡。



著等古董文物给予展出，并勾划出加帛的历史，为山城注入文化气息。

古堡九八年公开

丝维雅堡就如加帛一样，是依山面水，有一夫当关之势。

据黄耀明所编著及于1961年出版的「砂罗越风土志」一书中提到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的加帛在建设方面，全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天下，如卫理学校、基督医院。特别是基督医院自创设以来，在陈立侨医生夫妇之扩展与细心看视病人，并美国前来的蒲天寿医生夫妇及院内所有上下医院工作人员之细心下，美誉遍传本邦各地，每日前往问诊者不断增加；有时病人太多，病人只好睡地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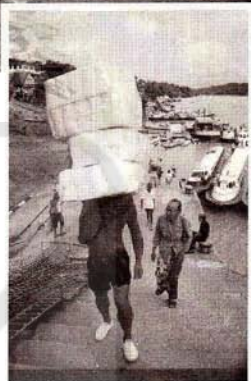
文中提及，到加帛问诊的病人，不但有本地人、上游各地达雅人，就是诗巫各地的病人往加帛向该医院求诊者，每日均有之，甚至汶莱及马来奕等地之福州人，亦到该医院求诊。反观政府药房，因设备及无正式医生，而差不多门可罗雀之概，就是去求诊，亦属少数。

不过，这座于1956年筹建的医院，于1957年正式开幕，在1974年因为经济发生困难，而于当年七月四日，移交政府接管。

这几年来，因为木山的开发，带动了



加帛码头与搬运工人。



加帛的发展。不过，由于处于内陆，除了水路没有道路可以通达，多少拦阻了发展的空间。在天气及搭客的减少之下，加帛的机场也于不久前暂停来往诗巫的服务。不过前往布拉甲的班机仍继续。

加帛山多又高，若能造一条自桑或加拿逸的通路，肯定会进一步促进加帛及拉让江上游的发展。台湾有横贯公路，穿山越岭，蔚为奇观，也是旅游卖点，加帛等拉让江内陆山城没有理由做不到。何况它具有世界级的自然风光与传奇性的民族呢！

《1998年7月18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仅有 7.3 公里道路

桑镇有迷人高山流水





桑镇店屋一瞥。



1983 年水灾将桑商店变成水上码头，长舟开进街道。

桑镇离开加帛只有一小时水路，人口二万多，以伊班人为主。

最早时期，桑没有伊班人居住，当地居民是拉让人、丹章人、布吉丹人等。

桑的命名，传说是一位丹章女士，名叫 Song，原先居住在桑镇对面江，即桑旧市镇，座落在桑河与拉让江交叉地点。当时来往的人常居在桑女士的家留宿，所以有人问起去那儿，都答是去桑（女士）那儿。桑这地方因而命名，桑河的名称也因



之而来。

不过也有一说是桑原被加央人称为弄 Long，是小河 Anak Sungai 的意思。因为在加拿逸把英官员杀害，伊班人协助拉者把原住在桑一带的加央人打败，加央人被驱赶至拉让江上游之后，就从伊班英雄人物「桑」来取名。

十九世纪，华人和马来人已经在桑建立了几间店屋，并在那里经商。这些店屋是用木板竹片和亚答叶造成的。现在的桑镇是建于 1947 年，由对面江迁移现址，当时只有二排各六间木板与盐木瓦二层楼商店。

华人首先来到桑的有王姓及蔡姓人士，皆为漳泉人，当时是在对面江的旧镇经营小生意。

若要前往卡地巴河，桑镇是一个必经之镇，如购买日常物品等。

加拿逸

十八世纪拉让江流域行政中心

美人鱼代替了大铁兽
他妈堡是红毛人伤心地



加拿逸的标志：美人鱼

大怪兽水面行

1846年正月29日

向来宁静的加拿逸这个拉让江上游

的乡村，长屋妇女们正在河边及椰树下游闲的坐著聊天、也有的在水中沐浴，有一些孩童围绕著她们。

忽然，有一只巨大的「怪兽」在水面出现，岸上及水中的男女老少都被眼前的景像吓的一时口张目瞪、动弹不得，脸上是自出母胎后从未出现过的惊慌神色，不知所措。

当他们回神过来，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大家都开始尖叫、高喊著，并且很快从水里上来及跑到长屋里拿起了木棍、长矛、刀、吹筒等。不到十分钟，他们仿佛开始备战，要向这个怪兽挑战。

这是记载在当时驾著拉者大轮船

Phlegethon号的船长罗尼母地Rodney Mundy的日记中的，描述当时他们的船抵步加拿逸时的情况。

在日记中他说当时眼前的长屋是建在四十尺的高脚上面，约有三百人居住。后来懂得船上的人没有敌意，长屋居民还受邀请上船参观，船上的人也下到长屋参观。

当时在船上还有第一拉者詹姆士布律克，他们是要前往汶莱要对苏丹进行报复。苏丹是因为纵容海盗的活动，并受促不要与英国有任何联系。木达合新则支持拉者布律克的受英国保护政策，可以自由开放海上贸易。这种分裂导致苏丹下令把木达合新杀死。

詹姆士布律克是于1841年受委为砂拉

越的拉者（当时只有约目前的古晋省的范围）。

为了向汶莱苏丹展示势力，他在七十四支枪的战船，四艘英国海军船只及另两艘蒸气船，共带了六百人强大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向汶莱进军。

他们不急于行军，因为这支海上行军就是要让沿海的居民知道拉者的势力是如何强大。

当这支海上行军来到拉让口，拉者与新加前来同行的将军多马可仁坐了用舵手及蒸气所行驶的Phlegethon前往泗里街及加拿逸拜访。当时诗巫显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加帛与泗里街则有长屋居民定居其中。

其实，当时的加拿逸只有一间目前巴刹对面的长屋，还是座落在稍为沿著拉让江支流加拿逸河上游的河畔。这艘大船的抵步使居民有了如文首所描述的反应。拉者他们并不是来打战的，不过由于找不到白旗只好以一片白色床单拿下来出示友好象征。长屋居民就很高兴与船上的人打成一片，船上的人也送礼物给居民。居民就表示不会与邻近的居民造乱及进行海盗的活动。

伊玛堡建立



加拿逸沿江而建的伊玛堡。

加拿逸镇与加拿逸河。



1851年布律克在加拿逸建立一个堡叫做伊玛堡(Emm Fort)。「伊玛」是詹姆士布律克姐姐的名字，也就是第二位拉者查尔斯布律克的妈妈。

当时拉让江流域仍然是属于汶莱苏丹管辖。拉者于1851年在加拿逸建堡及1856年在泗里街建堡是为了预防上游伊班人会到沿海参与海盗的活动。

查尔斯布律克，当时还是端木达，就在1859年拜访过加拿逸，并在「砂拉越十年」一书中对加拿逸做如下的描绘：

「两天后我们抵步加拿逸，触目是一高台的广场，充满稻田及果树。这个乡就叫做『堡』镇，看来是一幅失修及杂乱的

现像。一些华人商人打算要居留下来，不过他们看来都像一群乌合之众。」

「加拿逸乡村是座落在堡的对面，这里的河流有八百码阔。一名英国人已经在这隔离乡区驻守长达八年之久。他已经很惯于这里的生活、语言及人民，并告诉我若要把他调换会很难过。」

「在这里好几个月都不会看到一艘船的。事实上，船很难上到这里是因为尤其在雨季时水流很急的。……加拿逸河是在左岸，及可以通往内陆甚至到达砂卓及鲁巴河的源头。这条河是由海达雅克人居住了十五或二十年以上，他们都是自砂里末河及砂加兰县移民而来，为了寻找新的耕

种土地。」

白人官员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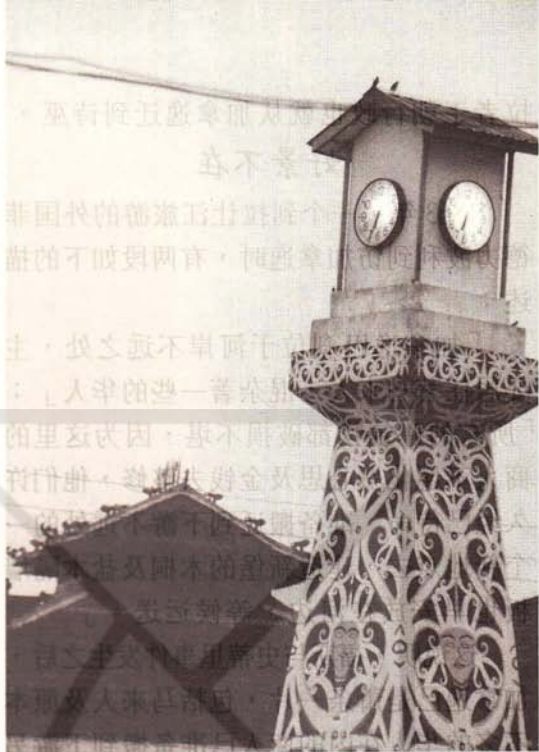
1859年6月25日

不过，查尔斯布律克离开加拿逸几天后，驻守在伊玛堡的二名白人官员福斯(Fox)与史蒂里(Steele)却不幸被人杀害。

他们是遭曾是泗里街的统治者沙力马沙荷所指使的人下毒手。当时他们要杀害所有在砂拉越的白人，不过行动太早一点，只杀了加拿逸的两名官员。福斯是一队当地达雅人所杀而史蒂里则是被两名马来人所杀。

华人于什么时候来到加拿逸已不可考，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851年伊玛堡建立之后拉开了华人移入拉让江流域的序幕。在砂拉越，早期华人的迁移过程，基本上，常是紧隨著布律克王朝的扩张路线而进行。换言之，布律克王朝借助华商的力量以便开拓在新地区的贸易；另一方面，华商也同样仰赖王朝来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以让他们能在固定的地点，设立店铺以进行贸易。这种模式在全世界各地有华人地区都可以见到，基本上，华商在一个地方通常都是依当政者的权势来扩张自己的商业地盘。

除了加拿逸，在砂拉越其他地方也城



加拿逸的钟楼：富地方色彩。

镇都同属于一种「堡镇」Fort-Bazaar 模式。而这早期堡镇华人人口则大多属于福建及潮州两属以经商为主的华人社群。

加拿逸建了伊玛堡后，并不如预期吸引许多华人前来，加上两名白人官员被杀之后，这个小镇就开始停顿发展。华人纷纷走避至下游地区，加拿逸原是拉让江流域最早开埠及行政中心的重要地位，渐被诗巫所取代。

1861年，拉让区正割让予砂拉越后，

拉者王朝行政也就从加拿逸迁到诗巫。

好景不在

1863年，一个到拉让江旅游的外国菲德力波利到访加拿逸时，有两段如下的描述：

「加拿逸巴刹位于河岸不远之处，主要居住著马来人，混杂著一些的华人」；「所有的建筑物都破损不堪，因为这里的商人不愿化费心思及金钱去整修，他们许久经已待命，准备搬迁到下游不远处一个新地点去，建造新堡的木柵及盐木隔墙板也早安放在河边，等候运送。」

这说明，福斯与史蒂里事件发生之后，加拿逸已是萧条一片，包括马来人及原本不多的华人在内的商人已准备搬到下游另一新选据点～诗巫。

华人高脚屋

1865年，有另一名过客这么形容加拿逸的店屋：

「．．．巴刹居民主要的是马来人，混杂一些华人。店屋建在十五尺高屋架上，前面有宽阔的走廊，后面也有走廊，不过比较狭窄。」

以上是加拿逸在十八世纪的大概情形。

今天的加拿逸当然不能与往日同语。不过，伊玛堡依旧，只是改头换脸，已重

建过了。加拿逸巴刹在1946年及1950年经过两次大火后，都建起了新钢骨水泥店屋，当然以华商为主。

过去从诗巫前往加拿逸只有水路，不过随著道路的贯通及铺上沥青，增加了许多道路使用者。江边有迷你江滨公园及一条石雕美人鱼，若从陆路进加拿逸则可以先看到两排极富士著色彩的图腾，耸立在道路两旁，很是醒目，也成为这个小镇的标志。

加拿逸是拉让江第一古镇可能是许多人所忽略的一回事。趁著那一个周末可以带全家大小自己驱车前往这个小镇，看看人与景，不会输给任何外国的小镇。

参考资料：

- 一、蔡增聪，「拉让江华人史研究概述」,2000年。
- 二、Richard Calvin Fidler, Kanowit: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Borneo.
- 三、Joan Rawlins, Sarawak 1839-1918.
- 四、Charles Brooke, Ten Years in Sarawak.

《1997年8月30日马来西亚日报》



芦兜！如楼？

振翼待飞的犀鸟小镇



在道路还未通之前，诗巫前往芦兜的水路要花费两天才能抵达。

船只要先在加拿逸过夜，然后沿著加拿逸河再转进芦兜河，才能抵步这个属于马拉端县参议会管辖的内陆小镇。这个小镇的发起与伊班人的树胶与树积有很大的关连，前者是一路来的经济动力，后者每两、三年的丰收，会对市场的兴旺有很大的刺激！

从诗巫前往古晋路途，经过了芦仙渡头廿分钟，就可以看到前往芦兜 Julau 的路牌。弯进小路不消片刻就会看到一个政府中学，而在道路交叉处竖立一支土著色彩色的图腾柱子。在柱子上则刻有一只如假包换的州鸟~犀鸟，振翅待飞，这就是芦兜的象征吧！

三十年代华人迁抵

芦兜标志：犀鸟



据悉，芦兜的开埠一般是指1936年。当年，有华族到该处建屋，营商。最先抵步的有李弋陆，第二年则前往者有黄卿昌、林才唐、黄道忠、林清德、江兆省等，在该镇建店六间。

本固鲁陈立意是1952年前来该镇是跑船的，1957年在芦兜落地生根。他回忆当时芦兜已经有22间木店屋。

到了1954年之间，才建钢骨水泥的一号砖店。所以就有新巴刹与旧巴刹之分，当然旧巴刹以木店屋为主兴建年代也较久。宝华戏院是目前存在的最古老建筑物之一。

在芦兜的一间华小，育群学校是设立于1946年，去年刚庆祝了创校五十周年纪念。当年学生人数最多时超过二百人。在偏远的内陆仍不忘母语教育，这是华人在各地保留本色特征的不二法门。



芦兜桥上看芦兜河。

目前该校有学生160多人。在该校旁边是华人义山，对面不远则是天主教的小学。

六十年代食水私营

据悉，在六十年代初期，芦兜的食水还是由商家集资购抽水机，并装置水管通全市，供应市民应用。每月收费商号十二元，住家六元。在水务局还未介入之前，他们早就把自来水加以私营化。

关于电灯则由乡村议会购置发电机，早在1958年就为这内陆小镇大发光明，取代煤油汽油灯。

1965年对于芦兜是一个黑色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3月24日，发生了大火，把两排店屋都烧毁为平地。这包括了本固鲁陈立意的店屋。

陈立意眼巴巴看著自己辛苦建立的心血～木店屋及十多年经营所得的财物，在顷刻间，尽付一炬。

这突然的灾难，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陈氏竟然三天三夜，不能入睡，不能进食，失望悲伤之情可想而知。

在这苦难绝望当中，他的夫人在旁劝勉扶持，表示「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火患固然使一切财物焚化，不过上帝仍留他活命。身为基督徒的他终于在苦难中得

到反省，又渐渐的站起来，开始恢复营业，对于社会、教会都继续加以关心参与。

七十年代首间幼儿园

七十年代开始，他被选为卫理加帛教区教友领袖10年。1978年，陈氏创办卫理幼稚园成为芦兜第一间幼稚园，并出任董事长达十七年之久。1980年，他协助卫理芦恩堂的兴建。

陈氏也曾担任芦兜育群小学董事长十年，芦兜篮总主席三年。1979年，他被政府委任本固鲁勋衔，为当地华人社区最高领袖。1987年，他获得州元首封赐BBS勋衔；1994年复获州元首封赐ABS勋衔。

他称目前芦兜县共有华人一千五百人。不过，华人事事实上更早移居与比芦兜更内陆的美銮地区。芦兜于1973年升格为县的。虽然如此，市区至今才约有卅一间店屋，数十年如一日。

芦兜镇至今只有一个中华公会，前身为广福公会。

距离芦兜半个小时路程，也是在芦兜河下游河畔的另一个小镇~马正，也有两排木店屋，以华人经商为主。这个与许多内陆小镇一样，都是靠附近的长屋居民为生意对象。不过，随著道路的通车后，这两个小镇都面对生意不如往昔的现象。因

为只要驾驶及过渡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抵步诗巫或是民丹莪了。这也造成许多年轻子弟很容易往外继续升学或就业。

马正第一间店屋是于1951年落成的，当时来自诗巫福州人迁抵的有林桂郁、黄新城、黄亚林等。不过，实际上华人来此的年间可能更早，那就是在伊班人地方割胶的人。在马正早在1953年也建有培育华小，可见华族不管到何处都对母语极为重视。反而，今天很多移民到海外的下一代，却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

芦兜与马正是两个典型的内陆小镇，有山有河，风景幽美。趁周末不妨到这两个民情淳朴的小地方走走，除了可以看到许多友善的土著同胞，还可以看到市区看不到的绿色山水，包你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

虽然芦兜最初华文字是如此，不过后来可能因为外人为了简化而用「如楼」来取代。不过对于年长一辈而言，他们还是习惯用「芦兜」的。

《1997年8月9日马来西亚日报》



诗巫：「新福州」

中国以外最多 福州人聚居的地方



福州人1901年最早居住在诗巫新珠山河畔。



座落在拉让江与伊干江交汇的诗巫。

据一些文献显示，诗巫可能在1862年开埠的，它显然比加拿逸来的慢。不过，管理砂拉越的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律克是在早一年自汶莱手中把拉让江流域接管。最早的「砂拉越」Sarawak 只是目前古晋范围而已。诗巫的建立虽比加拿逸来的慢，但是到了本世纪初1900年，已经成为拉让江流域的商业重心，超越了加拿逸。

1901年，中国福州闽清举人黄乃裳前后率领第三批一千多人前来诗巫新珠山与王士来开垦。他本身是美以美（现称卫理公会）的会友传道，所以南来者三分之二是卫理会友。然后移民增多，诗巫就有「新福州」之称。稍后，福州人也向拉让江两岸各地市镇如民那丹（现称民丹莪）、泗里街、加拿逸等州内各市镇迁移。1904年，黄乃裳回中国后，拉者委任卫理公会的富

雅各宣教士为福州人的头。富雅各在诗巫卅二年期期间，为诗巫注入了现代化，无论在教育、经济、宗教方面都有重大贡献。

先是从种植白米、木薯和蔬菜开始，接著是树胶奠定了新福州的经济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六十年代，木材工业替代了树胶而成为福州人的最主要经济收入。1980年开始的福州人在砂州人口统计，已是州内华人族群中占了最多，现在约有二十万人，成为中国以外最多福州人聚居的地方。

烂泥芭的市镇

虽然当初黄乃裳形容新福州垦场座落在拉让江与伊干江交汇处，被形容为「水土嘉善」；不过，百年来，诗巫人已经体会到这一片嘉善的水土实是一片烂芭。地质学家已经化验到诗巫大部份是建立在深厚的松软沉淀物之上，换言之，就是在十公尺至卅公尺之深的腐植性堆积物之上。

但是，诗巫人就是在这种先天不足，地质不利之下，建立起砂拉越第二大市镇，这种地位一直保持了一百年。

诗巫除了木材工业，造船业也是外人津津乐道的一项成就。诗巫离开南中国海约八十公里的内陆。除了空路，水路是最发达了。尤其自诗巫前往桑镇、加帛、布

拉甲镇，主要就是靠水路。水路又以快艇，这种被称为水上飞机为重要交通工具。

快艇业的发展，有人形容为「福州人的船」几乎都是由福州人所经营的船厂所制造设计的。快艇自1966年开始第一艘投入航行，到了九十年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那就是船身被改为「流线型」，有人称为「波音型」或「飞机型」。五十年代，诗巫坐木制摩多船前往加帛费时一天一夜。今天只需二个半至三个小时。

除了州内河道采用快艇川行，海岸快艇的发也令人侧目，这已加强了诗巫与古晋之间的水上交通，并成为除了空路之外的热门航线。今天诗巫造船厂所生产的快艇已外销到东南亚各国呢！

砂州中区的旅游业

砂州对外宣传方面，中区往往被忽视，并且认为中区处内陆地带，交通又不很方便，不是旅游重点。其实中区是整个砂拉越犀鸟乡的缩影，不只天然雨林散发绿的魅力，沿江山水美景数不胜数，多元人文色彩更能丰富心灵。

过去讲到砂拉越的中区是指第三省，九十年代以后，中区则被划分为诗巫省、加帛省与泗里街省所组成的。

拉让江之旅



谈到中区的旅游业，最先讲的就是那条350哩蜿蜒的拉让江，流过茂密的热带的雨林，缤纷的原住民服饰与勇士舞构成的一幅画面。的确，拉让江正是中区的母亲河，也是全马最长的河流，孕育了无数生灵，滋润了两岸土地，更成为旅游的泉源。这条又叫鹅江的流水更是文人墨客的创作题材与灵泉。

拉让江不只是砂拉越，也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沿著这条江可以做一趟热带风情的小镇之旅。自其江口也是靠南中国海的丹章马尼天然港口，这个新兴市镇不只可以看到林立木材加工厂，许多应工人而建的住宅区及商业区也逐步形成。由于各国大轮船可以靠岸进一步刺激当地的经济成长。

沿江而上很快就到了泗里街——黄梨

拉让江畔的诗巫。



城，还是一个以胡椒、可可、哈密瓜等土产著名的市镇。然后是民丹莪——桔子城，近来因为被检验民丹莪树可以治疗爱滋病而声名大噪。离开民丹莪约一小时水路就来到诗巫——福州城，上世纪曾是中国福州以外最多福州人聚居的市镇。诗巫再上去就是加拿逸（拉让江最早开埠的地方）、桑、加帛（伊班人市镇）、冲过巴拉固急滩，就前往布拉甲、巴贡（东南亚最大水坝）之后，拉让江换了名叫做巴类河，接到砂印边界的源头了。

诗巫市镇以下的各市镇可以驱车就能抵步，但若要前往海口的丹章马尼现在除了挂尾艇还可以坐小飞机，一座机场刚落成。当局也正在兴建一条自泗里街前往丹章马尼的道路，希望数年后可以通车。

诗巫以上的市镇除了加拿逸，其他则需坐快艇。不过目前自布拉甲及巴贡则可

以从民都鲁驱车抵步。

文化之旅

诗巫位于拉让江伊干河之间的盆地，是砂拉越第二大市镇，最近人口统计才稍为少过美里。

诗巫在人文方面很有特色，比如吃方面有干拌面、光饼（烘饼）、面线等。在语言方面，市区通用的就是福州话，把原来福州十邑的方言，融贯成诗巫福州话。另外，在水果方面有榴槤、红毛丹、木瓜、柚子、香蕉等。诗巫的经济更因为木桐而林立许多著名的木材公司、银行、金融、船厂及船务公司。在沿江的造船厂，外表简陋，但船只则销售至世界各地。

诗巫除了福州人，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地方，宗教方面自由并开放。除了七层观音塔耸立在拉让江畔，教堂十字架则更是遍布大街小巷。据统计在诗巫市区与邻近郊外，单单属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的教堂就有约30间，若加上其他宗派种族及天主教圣公会等的教堂则多达60间。以人口的比率而言，诗巫教堂的数目是东南亚之冠。在市区，若是驾车的话，不到三分钟的车程，肯定就会看到一间礼拜堂。各式各样的教堂为市区的建筑物增添了缤纷。晚上的时候更是看到十架灯光处处，

在回教国度的夜空里呈现一幅很特别的景观。目前在市区的教堂主日崇拜人数超过千人有三间，超过五百人也有三间，其他都在数十人到数百人之间。

诗巫礼拜堂之多，已经渐引起海内外基督徒的关注，并特地前来观察，均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若要了解新福州垦荒历史，与了解卫理公会发展历史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近年来不只是海内外的不同教会团体，其他港台中国的大学有兴趣者也都不时派人前来考查福州人与教堂的现像。

诗巫的教育方面，卫理中学、卫理神学院及毕理学院都曾是本区域的最早最高学府。

诗巫民众会堂展览馆，除了展示各民族的文物照片，其中相当大部份收集华社的发展资讯。欲了解诗巫，这个展览馆不能不去。几年前民间团体设立刘钦侯医院展览馆，展示福州人在医药方面的贡献。另外，诗巫也是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总部所在，收集历年来本地华文著作与各种书籍资讯。

为配合新福州垦场一百年，当局在新珠山河畔设立一个黄乃裳公园，还拓展了两岸的历史走廊为休闲公园，这在八十年代所建立的江滨公园后，诗巫增添了又一个去处。此外当局在砂拉越最高的三洋大



三洋大厦上看诗巫。

厦前面开辟一个诗巫广场，不只成为市民休闲地点，也为各种文娱大集会提供了方便，俨然成为人民广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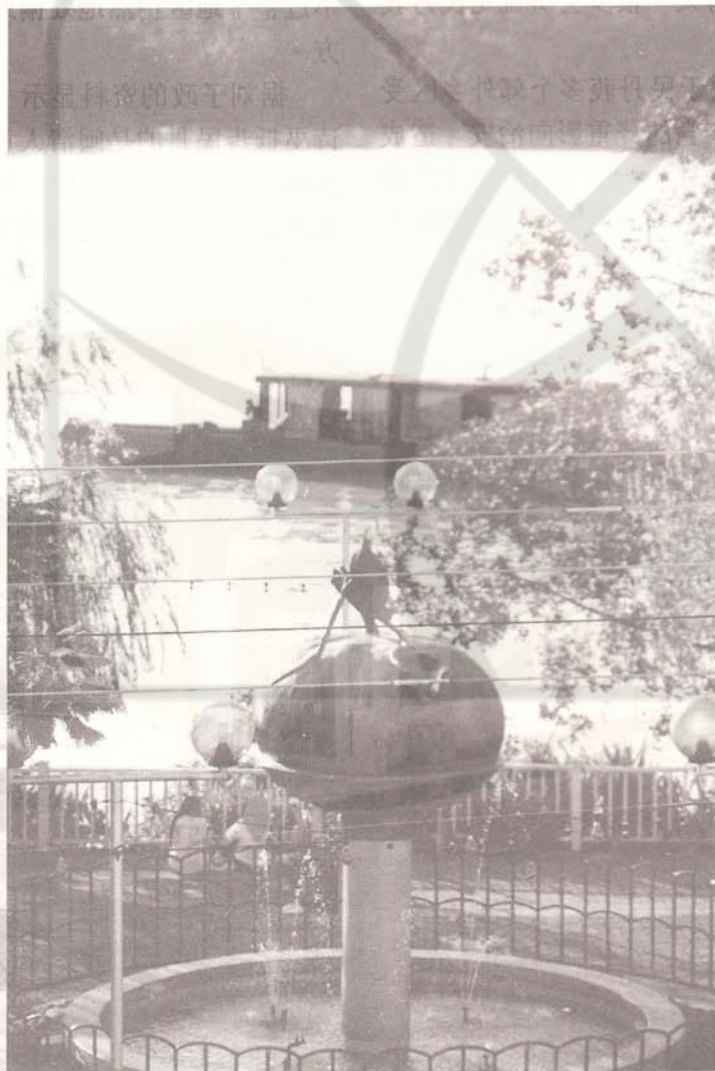
诗巫是很集中的市镇，一个上午就可以参观完刘钦侯医院纪念馆、江滨公园、民众会堂纪念馆、新珠山河、石山公园、大伯公庙及爱莲街福源堂等地方。若再花点时间，可以前往乌也路的森林部公园、丁氏山庄、基督青年渡假营及附近长屋走走或住一宿。晚上时分可以前往夜市逛，可能会买到便宜又意外的物品。

当然很多人到了诗巫，一定不会错过福州人的小食，如干拌面、光饼、八珍线面、鼎边糊等，保证回味无穷。

《2000年》

小城故事多……吃不到的桔子是酸的

民丹莪 树扬威国际



民丹莪标志：
桔子

民丹旧名仍受用

民丹莪，这个于1984年才正式改名的原「民那丹」名称，虽然自原意「动物」改为传可以治爱滋病的一种植物「民丹莪」，不过对于地方上的称号影响不大。「民那丹雨盖篮球场」、「民丹路」等都仍然沿用旧名。许多人谈起民丹莪的人与事，仍然是一句：民丹人，很少会听说是民丹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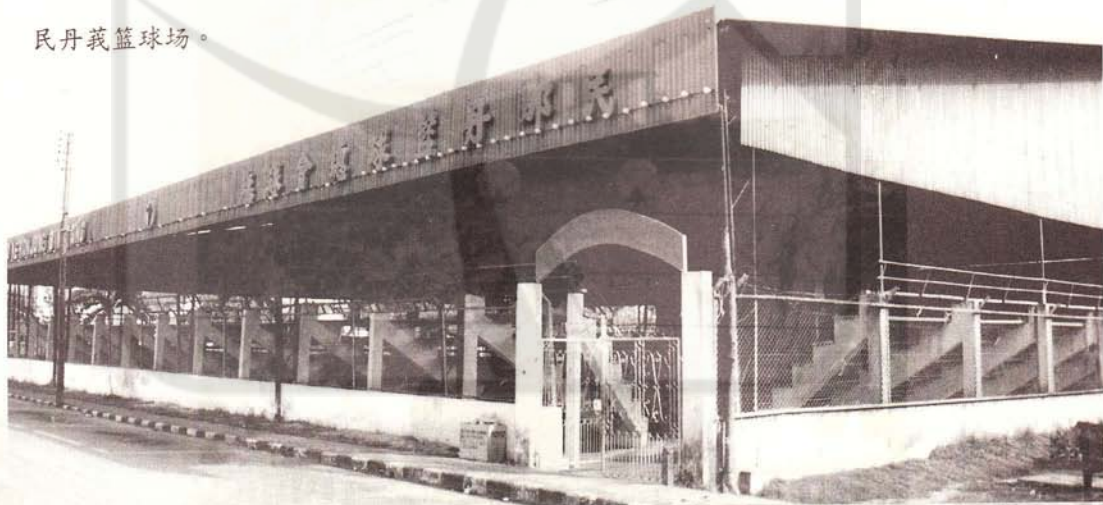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由于民丹莪多个郊外乡区受地下活动的共产党的严重影向治安，造成坡民不断向外迁移。八十年代随著土产的贱价，更由于道路的四通八达，使青年人

进一步到诗巫等外地就业深造。九十年代民丹就有了「老人镇」之说。每天不少从诗巫或泗里街工作的民丹人都是早去晚归。

其实，民丹莪与州内各市镇一样，是由先贤先辈默默耕耘及用血汗灌溉而成，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想当年，林明乐等自诗巫前来民丹是在70多年前的1922年的事。虽然当时已有一些漳州、广东人等，不过整个地区仍然地处偏远原始的荒野地方。

据刘子政的资料显示，福州人最早自诗巫抵步民丹的是闽清人黄志云，向广东人购得园地一块来耕种。1910年，林明乐自拉让海口搬来民丹购买土地种植蔬菜，

民丹莪篮球场。



不过刘伯安在福州垦场八十周年特刊中则提到林明乐是在1917年迁抵民丹。最初是住在目前马来甘帮附近，因此六十年代开始「林明乐路」也在回教堂路口设立起来。

青皮桔酸中带甜

综合文献显示，当时，姚峭嶽、林明乐等请美以美会（现称卫理公会）的富雅各教士，向诗巫省长接洽，以后还向古晋拉者磋商开垦事宜。拉者曾委派富雅各、张公彬、姚峭嶽等为垦场董事，办理垦务。先后，迁移该处者有三百多人，在麻罗、东来、曼光、古鲁朴等处垦殖。

不过，很快的垦场受到土著的抢掠，还需到省长处求助，一直到酋长拘捕抢劫者十二人才平息这场风波。到了1928年，

宋倪城、拔知、南舌、丹章见天等地也都开垦，过去是荒芭一片，很快就成为胶园林。

由于林明乐领导出色，曾被地方官员委为民丹区区长。

除了树胶，民丹由于土质适宜，在一名神父的介绍下，民丹人开始种植桔子，产量甚丰，所以有「桔子城」之称。在六十年代，民丹还有一间「桔子厂」生产原汁汽水，不过由于技术问题，带有苦味，结果在六十年代后期结束营业。数年前，当局在江滨特制一粒大桔子雕像为民丹莪的标志。

不过，民丹桔子有起有落，在六十年代曾有农民收成大量桔子自乡区载到码头要卖给前来收购的商人。对方只出价一百斤五元，每斤才五分钱，农民生气的哇哇叫，宁愿把全部桔子倒进拉让江而不卖了。不过，目前桔子的价钱还算不错，每公斤约二元到二元五角之间。

民丹其实也在六十年代也设立了一间制造拖鞋厂，相信是当时小型工业的开先河风气。

民丹莪于1924年设立「开文学校」，当时是在姚峭嶽所开设药铺楼上，他也负起教师之职。与此同时，卫理开元堂也在



林明乐路。

其楼上开始有主日崇拜。第二年，才开始建新圣堂及学堂。不过，以后开文学校与中华中学合并成为今日之「开中」中小学。

玻璃路是政府屋

1935年二月五日，民丹面江的木店屋十八间被大火全部焚毁。1948年开始兴建新的砖店，到了50年共有四十七间新店屋完成。到了六十年代则增加到七十二间。不过，有一些店屋以后又遭大火焚烧，目前最古老的一排店屋为玻璃路的起头处。玻璃路英文是 Court Road 意指可以通往警察局，警察局英译福州音就是玻璃，所以

这条路就叫做玻璃路。这条路上还设有县公署、乡村议会等。

民丹莪市区还有几条路是很有意思，除了纪念性的林明乐路及张魁梧路，近江边的是海唇街。

古鲁朴路是自江滨直到九公里之外与通往诗巫泗里街路的交叉处。

还有一条是民丹路，是取自马来语「星」的谐音。

1992年，自亚山港的路可以通往民丹莪之后，不只为诗巫民丹及泗里奎的居民方便，也渐成为古晋前往诗巫的要道。



开中中学

因此每日来往这段路的车辆极为繁忙。这当中就是丹章见天桥最为不胜负荷。

丹章见天终于见天，于今年较早时这座桥动工了，大家期望明年会完工，如此会为来往车辆提供更安全的服务。与此同时，道路使用者也希望民丹到巴拉当的一段路能时常加以维修。因为这段经过低的道路本来是由南斯拉夫国家承包商用特别技术完成的，现在经过许多车辆的使用，到处出现波浪式路段，对小型车辆而言简直就是彷彿十二月天的海浪般，要经过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

随著道路的贯通之后，过去八十年代吃香的快艇业正逐渐没落，成为与早时一样的摩多船是主要用来载货之用的了。不过，若是远途的快艇仍然有一定的搭客。

自诗巫可以驱车经过阿山港渡轮过渡后不到半小时，或在诗巫的丹泗码头坐巴拉当渡船二十分钟于巴拉当上岸坐半小时巴士就能抵达民丹莪。民丹莪虽然发展缓慢，不过这仍然保持了「小城」的风味。一种纯朴、轻松的味道！

《1997年8月23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民丹莪店屋一瞥。

经济不景下●黄梨坚挺竖立

泗里街 土产全球化

走在泗里街的星期市集，忽然被一个摊位所吸引。最初以为是卖花苗什么的，但，噫！？那一盆盆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还会蠕蠕生动呢？原来是硕莪虫，是

泗里街标志：黄梨



土著所喜欢的零食，若加以烧烤绝对不会输给「哥罗波」的。

当然停驻选购者以土著顾客为主。华人过路客只是眼观手不动。听说硕莪虫还富有营养的补品呢！

以农业为基础

泗里街是坐落拉让江下游的一个以土产农作物为经济基础的市镇。在沿江公园就有一个大黄梨为招牌，也说明该地的黄梨享誉全州。当然胡椒、椰子是一路来重要的经济作物，不过，近年来改种可可者已渐多。

由于拉让江口的丹章马尼港也在促进泗里街的繁荣占了重要角色。那是拉让江流域的木桐与木板出口的重要地方，也是一些远轮卸下货物，带来无限商机的港口。泗里街因此是中区一带有Money Changer（外币兑换）的市镇，有许多要出国的诗巫人在银行里往往兑不到美金，但在泗里街就有不少外币呢！

马尼港注进外汇

丹章马尼于九十年代开始，当局计划发展为一个港口市镇，设立木材加工区。目前虽有一些工厂在开设，不过，与当初计划相比还未得全面发挥，这主要由于基本设施不足及经济不景而被拖延。自泗里



泗里街土产摊。

街前往的通路也未能全面沟通。

泗里街是拉让江开埠比加拿逸稍迟，但比诗巫稍早的市镇。当时拉让江流域仍然是属于汶莱苏丹管辖。于1841年受委为砂拉越拉者统治，1851年在加拿逸建堡及1856年在泗里街建堡是为了预防上游伊班人会到沿海参与海盗的活动。

1846年正月第一拉者曾访问泗里街。1861年第二拉者查尔斯布律克在前往拉让江上游的加央征剿行动中曾自古晋抵步泗里街。

日记中，他形容泗里街离开拉让海口约26哩远，有一些居民居住在屋舍中。

七十年代砍椒行动

泗里街最早居住的华人应该是广东人。福州人到了1910年才开始到该区觅地耕种。1914年，因为与土人发生土地纠纷后，致函拉者要求土地局测量。结果土著同意，划定地界，自芦勃港到泗里街市区止之芦勃路一带左右土地，为福州人的垦区，而



泗里街老店的五脚基。

原居地的土著迁移他处。若正确点说，福州人先在芦勃区种植树胶，以后开发通达坡、福兴坡等。1926年，发展到椰甲坡、玻璃港的利达坡、百善坡。1932年开发沐禄都地方。

泗里街于1973年成立为本州第六省，省会泗里街镇。

虽靠树胶起家，五十年代后是以胡椒与黄梨奠定了今日的泗里街。不过，对于许多农民而言，胡椒曾是系泗里奎人心跳的重要指数。当胡椒价格好的时候，人民生活富裕，当是价格下降到惨不忍睹时，就出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砍椒」行动。一时茂盛的胡椒园成为柱柱红柴而已，描述出一幅农民辛酸史。

当时农民咸认为政府应该统计胡椒价格，就是应该定下一个固定价格。若价格下降时未能达到该价格，当局就该补贴。不过，由于胡椒价格是受到世界价格波动，当局至今未能做出这种限定，导致农民生活没有保证。不过泗里街土产仍是全州最多。

屡败屡战精神可嘉

泗里街在八十年代是州内政治的焦点，这主要出现了张守江七战七败的屡败屡试的精神，成为至今仍会被人提起的战役。

张守江实际上参选八次，包括三次国会选举及五次州选举。其中只有第一次代表人联党告捷，其余七次都告败北。

因此泗里街几乎成为张守江最失意也是最伤心的选区。

泗里街因为在这种政治冲击下，近年来在各方面发展有目共睹。有分析家认为张氏虽未中选，不过已扮演了督促的作用。

目前在泗里街的旧建筑物都已不是很旧，其店屋的五脚基却是很有古味。其中，若说古老建筑物，可能卫理怀仁堂也是一间。该堂原建于1920年，1931年改建为砖质教堂。1955年，又建新堂，很富有西方教堂的特性，红色的外表，成为州内少有的红色教堂之一。以后，在亚山港的道安堂也仿其而造了第二座红色教堂。

《1999年4月3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蠕蠕生动的硕莪虫。

ARPS 的乐园

甲望、鱼鳞甲 水母多



自泗里街前往，约驾了一个小时的车，路边有一个路牌。上面有七、八个指示方向，甲望5公里、泗里奎80公里、诗巫131公里等。其中，令人注目是纽约？里。这个路牌显示出小地方的人也有幽默的一面，为崎岖泥路添了缤纷。

座落在斯里安曼省范围的甲望与鱼鳞甲海滨，近年来已成为州内的旅游新热点。每逢假期或周末就吸引各处来的州民前往做休闲旅游。不过，甲望海滨与甲望镇则有一段距离，大约相差一、两公里的路。甲望镇是连著马来干榜，镇上是凹形的店屋，中间一个广场，不过很令人显目的还是中华公学校舍，在镇的出入口。

甲望(Kabong)是座在加拉甲河口的海滨，是一个才三千五百人的渔村。它是加拉甲县除了沙拉卓外的第二大镇了。甲望在拉者布律克时代就建有一个堡，是用来预防及攻击沿海海盗之用途。

前州务秘书及曾任加拉甲区的议员，尤索布得，就在他所写的「干泪的河流」一书中形容县内的地区包括甲望一带所住的马来人是州内最贫穷的一群人。他形容有八十巴仙居民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所谓贫穷线是一家五口月收入在495元以下。他称实际上在当地居民有75%是只有



月收入202元的。不过数年前在当地附近推行一项水利灌溉计划，乡民都有分到相当大块的土地种植椰子、油棕等农作物，看来生活已在改善之中。

该书中也提到他感到质疑的是当年有土著公务员拒绝福州人前来该县。他表示若让福州人早来到该县，恐怕甲望已经是一个更具良好的发展与进步的市镇。

电单车表演的场所

甲望海滨出入口有收门票，每人一元。在入口的篱芭竖立一个大告示牌，写明不

能公开烧火、没有宠物、不乱丢垃圾、不准买卖、不准有电单车与脚车在海滩上……。六月一日，我们一家六口抵步时，是上午近九点左右，已有不少人在海滩上走动，也有人开始弄潮玩水。

我们沿著沙滩踏水，小孩捡贝壳，生活步伐调慢的悠哉闲哉。

离开甲望，驾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近年来摄影界乐园—鱼鳞甲。

鱼鳞甲的小鱼村据尤索布得的书统计只有480名人口，全部有173间屋子。其中以马来人为主，不过也有几间华人店屋及五间水母加工厂。其中一间就是人人口中的「莫老爷」刘用财，不但有一间渡假屋，还是当地收购鱼及水母的老板。他的母亲陈美玉自1938年即自巴罗迁抵做小生意。

由于鱼鳞甲居民以捕鱼为主，其中又以水母而著名，家家户户都有一艘至三艘小舟。尤索书中指出水母加工的工作大约开始于十六、七年以前。最初一只加工后的水母只有五分钱，现在当然已涨到一、两元了。

鱼鳞甲(Gerigat),是座落在艾蒲(Sg.Nyabor)河口。几乎全甘榜都参与水母加工工作，不过由于没有什么消遣，所以

赌风很盛。

摄影发烧友乐园

讲到鱼鳞甲不得不讲它与诗巫摄影界的关系。

「鱼鳞甲的原始风味、朴素人民，就是拍照最佳题材。」1991年因为鱼鳞甲而获得ARPS的张达良如是指出。

他说早在1986年，曾随诗巫摄影协会到过当时只有水路能通的鱼鳞甲拍过照，就对那里的民情风光留下深刻印象。1990年，他加入英国皇家摄影协会，打算要考硕士衔时，就想以鱼鳞甲为题材。1991年，他与几位摄影发烧友就租了挂尾车前往鱼鳞甲。

「记得那天下午二时许到达鱼鳞甲甘榜时，协会有人说不适合拍照，不过，他



甲望木店屋与广场一瞥。

遇到一对母子在晒衣服。小童看到陌生人就哭著奔向母亲，我就眼明手快按下了第一张照片，那一张也是其中参选的一张。」达良拿出十二张得到 ARPS 的鱼鳞甲照片，一边回忆拍摄的经过。

「那天我共拍了十二卷菲林，从中选出十二张参选。」他对于村民的友善及民情的纯朴，留下太好的印像。他称小孩子都对相机好奇，都前后左右的跟著，有的躲在屋子缝内露出一双眼睛，这都成了达良摄影的焦点。

小童们的自然流露，天真无限，更从纯真脸孔描绘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达良都「卡嚓、卡嚓」捕捉了那短暂化为永恒的图像。鱼鳞甲也使他闯进了英国皇家摄影协会的殿堂。

张达良是诗巫第一位拍摄鱼鳞甲小童照片而获得英国皇家摄影协会硕士衔。过去七、八年来，诗巫九位拥有该衔的摄影发烧友，有五位就是全部用鱼鳞甲为主题的相片，另外有一两位是用了部份鱼鳞甲的照片。鱼鳞甲成为摄影者的乐园，更是栽培 ARPS 的发源地。整个鱼鳞甲就是英国皇家摄影协会的一个模特儿，一个摄影学校。

达良表示他所拍摄的对象完成出于自

然，没有做作也没有刻意安排的。身为记者，他称鱼鳞甲之行，就是用相机做记录，留下了难忘的记录照片，更值得怀念的是因为鱼鳞甲使他摄影技术得到进一步肯定。

鱼鳞甲在这班摄影发烧友的宣传下，除了远在英国的摄影界知道有鱼鳞甲，本地人民也开始注意这个海滩。

诗巫马来人的故乡？

虽然甲望与鱼鳞甲算是很落后的地方，不过近年来随著海滨旅游的炽盛，已带动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他指出，在鱼鳞甲附近有一个甘榜是叫做艾蒲，也只有六百人的小镇。

不过，有人指出诗巫的马来人，其中一部份就是来自该甘榜，所以诗巫也有甘榜艾蒲，甚至有一条甘榜艾蒲的路。然而，这需要进一步的去考查。

今天鱼鳞甲渐迈向发展的方向，柏油路可以到达，贫穷的马来人见到了曙光！

《1998年7月11日马来西亚日报副刊》

注：甲望与鱼鳞甲基本上座落在拉让江流域外围，不过是中医人民周末常去的沙滩之处，故收繁之。



跋一

捕捉拉让江

古代文明靠河流孕育是众人皆知的，而现代文明毁坏河流也不再新鲜。

地质学家认为婆罗洲的雨林已经有了一亿五千万年的历史。拉让江穿梭这片地球上最古老森林长达三百六十哩。虽然它是廿世纪新兴国家马来西亚最长河流，可是这自然成品并没有像现代科技产品——地面最高建筑物国油双峰塔，受歌颂赞扬与注目。

人类依居拉让江只相对短暂的数百年。近半个世纪以来，木材的输出带动了砂拉越的经济，然而这种快速的开发也付上了昂贵的社会与环境的代价：原住民社群面对各种适应的困难，习俗权益备受腐蚀；自然生态遭受破坏，河水污浊及河床淤积等，都潜伏著危机。至于目前面对建坝截流的压力，更是大家所关注的。

记者出身的文字工作者孟礼君能够在此变迁激烈的时代，捕捉拉让江，以其丰富的感情与批判的眼光呈现两岸的社会文化及河流本身的生命。读者必能从中获得诸多乐趣与启发，而引起回响。

河川将其流域的人、文、物，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生物地理区(Bio-region)。这是个有意义的空间(Space)概念，它在现今全球化的风暴中，正受环境爱护者的重视。拉让江的出版若能对地方(Local)信念再肯定，必是这新世纪的一项重要贡献。

黄孟祚

(砂拉越环保工作者)



跋二

拉让江是我的故乡

首先我要谢谢黄孟礼先生邀请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也恭贺他出版了许多的著作后，今天又完成了这本书。

拉让江是我的故乡，诗巫的大江。我与它生活在一起足足有18年，直到我离乡背井出外深造与工作。

小时候，我很常在拉让江钓鱼、游泳；有时跟随祖母在江畔洗衣服或是跟父亲到上下游的小镇去工作。更常的时候，我只是到江滨观看那些川游的摩多船启航或是停泊在木制码头的情景。阵阵传出机器声与油味，每每都唤醒了我对拉让江的怀念。

今天的拉让江与我当时的拉让江当然有了许多的变化。拉让江是砂州最长的河流，几百年来人民的生活靠著它，它也更是砂州中区交通、经济、文化与交流的命脉，带动了整个盆地的繁荣与进步。

今天许多靠著拉让江的流水长大的人，已分布至世界各地。随著巴贡大水霸的施行，恐怕以后我所熟悉的拉让江将成为过去，它原本的真面貌也将改变。如今我有机会回到诗巫，我总不忘记到江边去看那美丽动人，我所认识的拉让江。

周政新

(吉都隆区州议员)

跋三

莽夫说情

我所认识的孟礼，偶有一些「流氓」的行迹：

想跟仰慕已久的作家做篇访问，冷不防杀出一个程咬金把她「拐走」了，孟礼装出一副狰狞面孔：

「咱们去放他车胎气！」

路遇不平跟人交涉不果，他说：

「我想吐口痰过去！」

在我们这些熟朋友前这样言不及义，幸好仅止光说不练，我们也都知道：孟礼这股草莽之气其实和他本性甚不调和。

你只需他心之所系、情之所托，就知我所言不虚——

拉让江潮来潮往、日升月落，江水由清而浊，当年江里撒泼的黄毛小子也早生华发，但孟礼说起这童年的母亲河，仍两眼发光。脸色发红，一派情深不渝的样子。

莽夫说情，分外动人，我相信也是所有拉让江所孕育出来的儿女所深以为美的
心中话！

黄灵莺

(拉让江散文作者)

附录一

对这条江

有著炽热深沉的感情

振扬先生

拜读您发表在马来西亚日报的“拉让江”上下篇，颇有同感。尤其看了11/9“江头江尾游一回”的图片（编按：即本书封面右下角图），更是激动与愤慨！

虽是在异乡，惟我曾在这条江成长，及当年有过牺牲。总之我和您一样，对这条江有著炽热深沉的感情。今天眼看那些贪婪财富的人，污染了砂拉越的所有江河，却又摆出一付伪善的脸孔，叫嚷什么“爱护河流”的时后，心里实在感到厌恶！只是许许多多的原因，颇感无奈。清绿的江水，现已成为历史的名词。

为了这条江，我曾在国际时报的“弹赞由之”专栏写过“黄河，悲哀的名字！”
我们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惟我认为这是我们应有的良知。你以为然否？

握手！

古晋司徒一

12/9/1995

附录二

黄乃裳对拉让江美丽的误解

带领福州人前来砂拉越诗巫的黄乃裳在其《七七自叙》中提及当年前来拉让江探测时，曾沿江至加帛，不过对于拉让江源头显然得到不正确的资料，表示源头高山有积雪，江水是融化而来的。他把这种现象视为拉让江流域「水土嘉善」的因素，以致有了新福州垦场移民的创举。此外他对于拉让江与扬子江及闽江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对比。下列是摘自其自叙的有关拉让江部份：

「及庚子四月，适英属砂罗越，循其南向行七八日，无一可藉手处。嗣北行过拉让江口，见江流汪濊，揣其发源必甚长，乃沿江入，见两岸丛林蔚茂，土著不多，左右望不见有山，知其原野广邈。及二百里，曰诗巫埠，英人设官其间，有漳、泉、潮、嘉、商人廿余家，与土著之猎耶人互相交易。

「其地产红白树乳、冰片、黄藤、椰子、槟榔、鹿茸、犀角、丁香、豆蔻、胡椒诸物。

「其人虽状狰狞，骨骼异于马来民族，面略同于汉人，不知其如何飘至者。

「再沿流而上二百里，曰甘拿逸，有英之分治所。土著稍多，然皆十里八里作草屋十余家，或二三十家，各居一间，相连为宅，而平原止此。再上，两岸皆山，二百里，为加帛，亦有分治所。问再入有分治所否？曰无之。但潮所及，尚可二百里。

「到拉让江之潮，可八百里，较吾国扬子江潮汐尤为遥长。而轮船祇能及八百里，再上，溪滩险恶，土人驾轻舟，犹可行数百里。

闻至千二百里，有大山高万八千尺，其巅终年积雪，融化而入江，江流颇冷，为南洋所绝无仅有者，此水土所以嘉善也。其江发源千八百里，恰倍于闽江流域。所经皆丛林，多开辟以来未经斫伐之木，有大数围者。故江水汛滥数倍于闽江，港汊纷错，土人善用小舟，往来交通，无稍阻碍，而竟不知有肩挑事。

「余沿江觅地，择其平原四百里之中，于诗巫附近之上下，流连十有三天，察其草木，尝其水土，知地质膏沃，无虎豹豺狼毒蛇恶兽害人之物。」

（摘自黄乃裳的《绶丞七十自叙》）



附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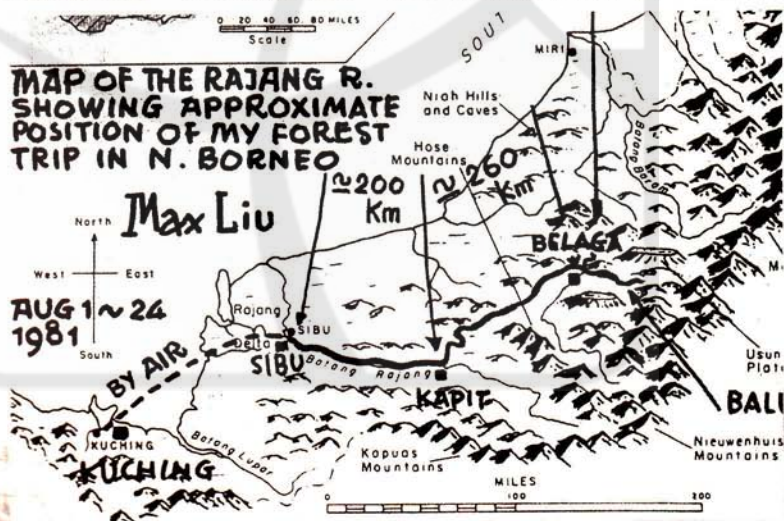
刘其伟与拉让江

了解丛林了解生活

台湾著名擅长于人类学研究、绘昼、探险、生态保育的刘其伟曾于1981年沿著拉让江至上游巴类河一带，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艺术及生物资料。他是基于研究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的原始住民与台湾的原住民是同属东南亚文化圈。对台湾原住民文化艺术已有相当研究经验之后，再往他国迈进，他自然关注于东马地区。1984年他则前往沙巴内陆作类似访问。

据杨孟瑜著《探险天地间刘其伟传奇》中所描述拉让江的文字如下：

“舟行的拉让江正处于赤道地区，长年湿热难受，是典型的热带雨林区。沿途风



刘其伟远征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示意图。1981年。

景峻丽，但是也暗藏危险。像加帛上游不远处的 Pelagus 一带，是最有名的险滩地带，相传过往有不少研究先驱覆舟身于此。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著名的日本人类学者鹿野忠雄，可能就是在类似的地方失踪。

「根据文献记载，数世纪以前即有中国船只航至婆罗洲，目的是寻找黄金及采集燕窝、犀角等土产，因此此地的少数部落依还存有早年的中国物品。睽违数百年后，刘其伟一行华裔面孔再度现身此地。

「长舟行江，恰似箭矢穿风。刘其伟事后向人形容：上滩时舟只常常会后退一二十公尺，舟只失去控制，可闻舟底碰石，隆隆作响。白色的水花溅得半天高，滩转水急，好像万马奔腾。如果下滩，更是险象环生，舟只像箭一样，在石缝间乱窜，真是惊心动魄。有时舟只猛的跳过两公尺宽的漩涡，『只有用赌博的心情来渡过。』生性爱冒险的刘其伟再度自选了一盘赌局。

「这一路穿行赤道雨林，确实也让他遇上了两次惊险场面。一次是舟行途中，支流上横著一根粗细与手指相似的藤索，刘其伟他们的长舟以高速向前驶进，初时并未发现，待见到有索横江时已是不及闪避。此时，幸好翻译员阿雄坐在船首，奋不顾身地用双手托起藤索，免去一船人被索割头之祸。只是身形壮硕如山的阿雄，两只拇指几乎被索切断，鲜血直从手掌淌到了粗壮的胳膊上。



刘其伟远征拉让江巴拉固急滩时影。1981年。

「另一次，则是回程中，一名逗留在蛮荒小镇的瑞籍记者要求「搭便舟」回返下游，因而加入刘其伟行列中。船抵一片沼泽洼地，刘其伟下舟访加央的墓葬，这名瑞士人也随之跳下舟，两人相距不过两公尺多，却突闻此人惊叫「流沙！」刘其伟回头一看，仅仅在几秒钟之内这名外国佬的两腿已没人沙中，同时流沙仍迅速地吸吮著这条生命。

那场面，「是我一生在原野中，从未如此惊惶失措过的时刻，」刘其伟日后曾如此忆述。幸亏当时舟中仍有四人，有的伸出手，有的递出桨，有的稳住舟，合力死命地将这人拖出流沙。待这名瑞士记者攀爬回到舟中，俨然已成了半死之人。而咫尺须臾，他也不过与刘其伟上岸处差几步之遥而已。

「在地质学的诸种现象中，浮沙和浮泥是最可怕的。」刘其伟事后翻查资料发现，「一般浮沙的面积不会很大，外表呈暗绿带黄，和普通地面相似。它有时可以让你在上面行走，有时却忽然会改变为浮沙。人兽坠进陷阱时，愈挣扎则下沉愈快，这时它会发出深沈而极恐怖的滋滋声。」

丛林之于刘其伟，似乎有著无尽的宝藏魅力。

「丛林的周遭，如此地碧绿与恬静，雨雾敲击著簇叶沥沥的音响， 换著华盖上落下铜铃似的蝉声，和平与安详的气息令我神往与迷惘。

「她另一面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告诉我们祖先生存开始的挣扎，与自由庇护之所的寻求，上苍赐予一切的生命，必先使其艰苦，而后才能生存。也许我们要了解丛林，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艺术与人生。」

刘其伟在1983年所写的一篇《婆罗洲雨林纪行》中，一开始就有这两段文字丛林这篇文章后被台湾省教厅儿童出版部改写为青年读，书名就叫做《进入丛林》。

刘其伟那次进入拉让江流域丛林，前后待二十一日，走过、也住过有猎人头风俗的伊班族、普南、肯雅族、加央等少数民族部落。拍了二千多张照片，采集了许多原始艺术文物，带回多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时年七十岁的，他也成为华人世界中深入婆罗洲雨林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人。

（摘自杨孟瑜著《探险天地间—刘其伟传奇》第196-201页，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30日第一版）

一个老外眼中的黄泥江

美国加州的伊雷克翰森 Eric Hansen 只带了一件床单一套换洗衣及一个装满交换货物的竹篓，于1982年进入婆罗洲的雨林区。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旅途，他徒步于密不见天的绿荫下，直到婆罗洲（加里曼丹）东岸。回程时，横越婆罗洲沿著拉让江回返文明。他为了一个没有政府管辖的边界地区——The Apo Kayan-Kenyan country（阿坡加央与肯雅区）也叫弄那湾地区 Long Nawan，一个高山之梦，前后三次沿著拉让江欲前往该区，终于自峇南河抵达加里曼丹及再沿拉让江回返。在《作客雨林：徒步横越婆罗洲》一书中，他有了详尽描述。下列是他自加里曼丹的 Long Nawan 通过砂拉越通道 Sarawak Iran Pass 来到拉让江形容：

「长舟已进入险峻的山涧，布满刺藤与光滑的山岩，这就是拉让江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的水源区。拉让江长四百五十哩（700公里），河口宽三里半（6.6公里），流入南中国海，但是，现在却是不起眼的涓涓细流，不过二寸（5公分）宽，半寸（2公分）深。从这里起，还要拖一天长舟，才能抵达放舟的起点。……」

「整天花在把长舟推到船溪西爱 Sungei Sihet，Long Iran, Long Busong(Busang)……。弄布山村位于小丘上，是蜿蜒曲折的布松河与巴类河 Balui（即拉让江上游的支流）汇流处，住在弄布山的肯雅人原本是住在加里曼丹的，于二三十年前迁到此地。」

「布拉甲……天未破晓，陆陆续续已有乘客上艇，天一亮引擎就发动了。起锚前十分钟的几声长笛，我们慢慢的离开黏黏的黄泥河岸，空气马上新鲜起来，沿著河畔的丛林飞也似的后退，几小时后，船左晃右荡的通过河水滚滚的巴拉固斯急滩，眼前河面瞬间宽阔起来，水面也平静许多；沿途，有许多载原木的货船，河畔堆著小山似的木材。我在这个烟雾弥漫的船舱，才发现与数月前乘的是同一艘，不过那次是朝上游开去。那次，乘客带著丛林刀，身上刺著青，耳垂吊著铜环，景观真难



教人相信。这个时候，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中，看起来还是同样的乘客，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指指点点我随身的行李，问我在哪里找到这么一把上好的丛林巴冷刀、精美的黄藤背篮、手工精细的肯雅太阳帽，我才恍然觉悟过去几个月的真正成就。至少，他们之中也没有几人能完成这种丛林之旅的壮举呢！他们满怀兴致，听我细说他们祖先家园的故事，我心里有数，自己不再是异乡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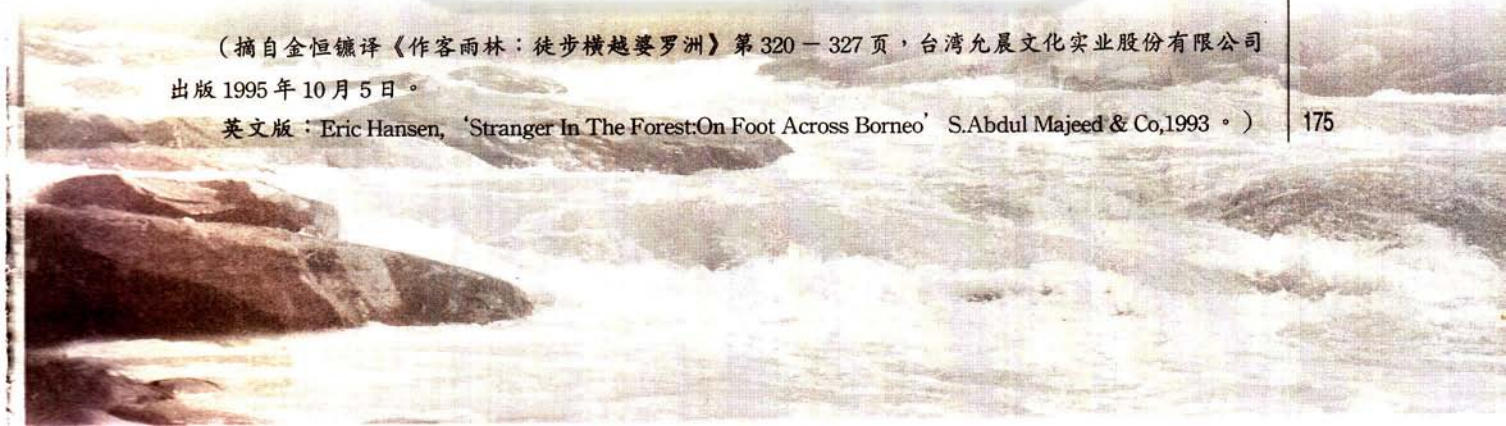
「上午十一点半安抵加帛。三十分钟后，我已在顺流到诗巫去的最后一艘快艇上了。就在这个时刻，映入眼帘的南中国海令我心中涌起一阵澎湃。我正在文化洪流的大转弯河道上，难以调适心中的感觉，我是太快进入现实世界了，但是回到陌生人成群的城市街道，谁又能放慢脚步？……」

「当天，在闷热、嘈杂、柴油废气与头昏脑胀的意识中，我乱糟糟的在船上度过一个下午。路途中的黄泥河畔上，裹著塑胶布的一位妇被抬上了船，她原来正值临盆，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血染下身虚弱的呻吟著。快艇中央走道堆满米袋，还有刚刚上船的体温犹热的野鹿、山猪尸体，大家把这些东西又堆高一点，腾出一个空位，四边用布意思一下的拦起来，算是隔开其他乘客。那个妇女一安放好，舵手不待吩咐的马上离开河岸，全速前进。底特律柴油引擎的七百匹马力，怒吼飞转，乘客在拉让江上东倒西歪，高级的快艇加速直航，抵达诗巫医院约需两个小时。大家都认为母亲或小孩，在抵达诗巫医院前，可能保不住命，船尾的一个老妇人挤到船舱中间，愿意伸手协助。」

「快艇顺流急驶，沿途汽笛未曾停过。船长操著舵靠近河岸麇集著人群的诗巫码头时，产妇还相当的清醒，许多船来自四面八方挤来，嘈杂中，产妇上了一辆计程车，快艇引擎也在抖颤熄了火。其他乘客呆若木鸡般的坐著，在几小时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与破浪中度过，一时无法恢复神智；面带微笑的船长，为这趟英雄式的飙船充满得意。我也下船，到了一家旅馆迳自睡觉去了。」

（摘自金恒镞译《作客雨林：徒步横越婆罗洲》第320—327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10月5日。）

英文版：Eric Hansen, 'Stranger In The Forest: On Foot Across Borneo' S. Abdul Majeed & Co, 1993.)



其他有关拉让江之旅的书可以参阅：

Victor T. King, The Best of Borneo Trave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dss, 1992.

James Barclay, A Stroll Through Borneo, S. Abdul Majeed & Co 1991.

Charles Brooke, Ten Years In Sarawak (1852-18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从巴贡水坝计划建造 思考 犀鸟乡情 的神学

1997年3月陈朝强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就读神学士四年时，上亚洲神学时所写过一篇专文，以巴贡来思考本地神学，摘要如下：

引言：

马来西亚的2020宏愿就是立志要朝向文明发达的国家。砂拉越巴贡水坝计划就是在这大气候之下产生。由于巴贡水坝是高坝（240尺），并且差不多有695平方公里之森林和农地将被淹没（约相等于新加坡总面积）。所以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原住民徙置的问题都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大坝的安全，拉让江水位问题也是茶余饭后的话题。

一）三起三落巴贡简介

巴贡水坝计划概念是在1985年被提出，位于巴类河，在布拉甲镇上游37公里处。计划中将有一条674公里的400万伏高压电流架空输电线通往古晋最西端，以后再接648公里的海底电缆在西马柔佛东部上岸。这项计划初步预算70亿涨到100亿元。由于当时国家经济不景，这庞大计划暂时搁置。此乃巴贡水坝第一次起落。

1990年，内阁又决定推行巴贡水力发电计划，并以分阶段进行，并考虑把有关计划私营化。不久，政府又宣布决定放弃巴贡计划，改建较小型的水力发电站，这

是二起二落也！

1992年，马来西亚济起飞，国家电能消耗增长直线上升，巴贡水力发电计划又再受到考虑。伊佳兰集团受委全盘负责这项私营化计划。1994年1月30日，首相斯里马哈迪医生在古晋为这项耗资150亿元的水力发电私营化计划主持推展礼。同年9月18日，虽然在一片反对声中巴贡水力计划还是进行了动土礼，并且经费由150亿元减至136亿元。然而长屋居民上告吉隆坡高等法庭，1996年6月19日，法官宣判长屋居民胜诉，而且巴贡计划工程无效。工程因此又被搁置，此三起三落也。

二) 巴贡水坝辩论课题

首先对于伊佳兰集团在没有经过投标，即获得此项私营化计划引起公议。另外，令砂拉越人民不满的是，巴贡所产生的电力能源并不是为了本地的需要，主要受惠的是西马而非砂州地区。此外，巴贡对当地原住民的影向是巨大的。

根据国际河流网络撰写的环境评估检讨中指出巴贡水坝的影向对自然环的冲击：水库的沉积、水的素质、水文和地貌的冲击、水坝的安全。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向：陆上资源、水里资源。社会的影向：原住民的徙置、下游人民、公众健康影向等都令砂州人民相当担心。不过在政府所发表的报告书中指出砂州人民不能以本身利益去看，而是以全马的利益去衡量。所以认为巴贡水力发电计划会带来全国经济效益，并且指出水力发电对气候转暖不起作用，水电也是污染最少的能源。对于徙置的计划，政府会详尽安排。同样的巴贡建坝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它不会诱发地震。

三) 犀鸟乡情的神学反思

1、犀鸟苦情的引申

犀鸟是砂州的州鸟。它自与文明人类接触之后，生命就时时受到威胁。自从森林开采后，嘈杂的机械声划破宁静天空，搞得犀鸟三餐不饱，流离失所。好不容易觅得巴贡地带作为栖身之处，又要面对水淹巴贡圆700万平方公里。犀鸟不禁问，何处是我家？它们与原住民问一个同样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是否一定要成为发展的牺牲品？



2、犀鸟乡神学的基础

站在犀鸟乡情的立场，教会应该与广大的群众同进退。砂州原住民向来过著力耕火种，上山打猎，下水捕鱼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大地为房屋，房屋为衣穿」的生活。他们普遍的教育不高，喜欢崇拜精灵。廿世纪中叶虽然有外来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们，但自1975年，在政府禁令所有宣教士退出砂州，伊班族群就面对工场广阔，工人稀少的危机。很多年轻的伊班人甚至领袖进入城市之后，就失去信仰或改信其他宗教。伊班族群遍布砂州，占人口三十一巴仙。他们生活仍然贫穷，由于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之后，他们生活的模式也开始改变；亲密的族群关系因政治与利害关系面临极大的挑战。再加上巴贡水坝的发展，逼使他们迁出已扎根的土地，使他们更加痛苦，更加彷徨。基督教犀鸟乡情的神学就是要与他们同甘共苦。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是孤独地蒙受苦难，上帝也与我们同受苦难。他是守信用的，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不断地设法引导我们离开人类自己创造的苦难。上帝是一个超越于我们的，活生生的上帝，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更美好的未来。

3、人权

基督教强调所有人的平等，强调需要用最不幸的人们的待遇来衡量我们的社会。耶稣一生就是接近贫穷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也接近被歧视、被藐视、被判死刑以及被弃绝的人，只因为他看重每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力。他要让他们活得更美、更有意义。他看重每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的影向下的表达，虽然这些人不认同他，但他尊重他们，人们明白他的心，回转过来，那就是神的国的降临，在地如在天了。基督没有践踏人权，他没有以强硬的手段、欺诈的方式，威逼利诱的叫人跟随他。耶稣终其一生，看重人权。他的风范不是当人民和平请愿时，以催泪弹驱散的作法所能比拟的。也不是人民要求对话时，有关人士以极高的姿态三言两语应付了事所能效法的。

犀鸟家乡的人民，从苏丹王朝、布律克王朝、英国殖民地，他们都是被统治、被逼迫的一群。一直到马来西亚独立后，才有一些土著领袖参加组织联合政府管理国家。无论如何，住在偏远地区的族群如肯雅人、加央人、普南人仍然生活在低水

平中，学校医药基本设施都非常缺乏。由于森林的开采，河水污染的的影响，所以无论农耕狩猎还是捕鱼都艰辛异常。如今巴贡水坝的建造，面对社会化的问题，无疑是百上加斤。他们也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造成的，所以有神的样式，需要被人接纳与尊重。他们应当在巴贡水坝事件吸取教训，敢于肯定自己，面对现实，积极争取应得的地位与利益。

4、政治

巴贡水坝计划固然出于经济效益，但它却是靠政治的「气候」落实的。砂州教会历来对政治都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教会真的能回避政治而独善其身吗？这是绝不可能的。其实不管政治，政治照样管理我们；无论衣、食、住、行、和看的、说的、唱的、玩的，甚至想的，都脱离不了政治的控制。由于教会自以为与政治分开，不关心政治的动向，因此不能分辨是非、不懂真相、没有政治立场，至终被独裁者所利用而不自知。到底教会是作时代的先知还是作政治的奴才和应声虫呢？

耶稣在世没有夺权的欲望，但他却有改造宗教、社会的热诚。他永远是站在被逼迫的群众中。犀鸟乡情的人民既然知道政权是出于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而我们又是神的儿女，若不参与「出于神」的政权，是否逃避作神儿女的责任？从耶稣言行中知道如何面对政权，我们看不到以「狼子野心」的态度去夺取政权，反而舍己、牺牲、和平的精神去建立天国。我们不能再漠不关心、不再逃避，我们有使命、有责任，并且深信基督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并肩改革社会，建立一个公平、公义、又有公信力的政权。

5、经济

巴贡水坝的发展乃是以全国经济效益作为口号，但对原住民来说，只不过画饼充饥。当局扬言一旦巴贡水坝建成，每年可得十亿元利润，然而这些利益是否用来改善贫穷人的生活？

巴贡水坝的工程如果为发展商或某一集团带来财富，而为社会中其他人带来损害，这显然是不道德的。基督教强调所有人平等，强调需要用最不幸的人们的待遇来衡量我们的社会。政府所有的政策，所有社会结构，必须首先根据穷人，对无权



势的人和对少数民族产生作用而判断。犀鸟家乡的神学必须确保人人获得人性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同时必须使无权势者成为社会的完全的人和发挥作用的成员。

6、自然生态

巴贡水坝的工程影向自然生态已在巴贡争论中清楚看到，无论是执政的、在野的都知道事态严重。在全世界都呼吁环保时，巴贡水坝工程却在原始森林地带大量砍伐森林。本来预计八年到十年之间完成水力发电，但承建商扬言在五年半内第一台发电机就能操作。因此犀鸟乡情的神学就是：承认我们应当承担起改变和防止，由管理自然秩序的不当而导致悲剧的任务。

四) 结论

巴贡水坝计划是危机也是转机：若是有法律不执行、有规范不遵守、有诺言不实现，这是巴贡危机。另一方面，它催生了犀鸟乡情神学；教会不应当只在富丽堂皇的教堂里“Holy, Holy”而打破四墙与周围受苦、被逼迫的人民同甘共苦。因为基督永远是和贫穷、受苦人民在一起。基督徒也不再作鸵鸟，而是「道成肉身」活在人群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以贫穷人的人权、生活为标准去衡量社会尺度。同时看到自己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因此不任意开发资源，要考虑是否破坏了「养生」的环境。因为人类是与大地共存。如此，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的和好，就能建立一个公义与公平的和谐社会。

（摘自新加坡三一神学院1997年3月神学士第四年，亚洲神学的专文：陈朝强写「从巴贡水坝计划建造来思考犀鸟乡情的神学」— Unpublished



情繫拉讓江 *Rajang River*

- 作者 : 黄孟礼 Wong Meng Lei
(Email:<menglei@yahoo.com>)
- 出版 : 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
Sarawak Christian Literature Fellowship
7A, Lorong 16, Jalan Merdeka,
96000 Sibu, Sarawak, Malaysia.
Fax: 084-345650
- 设计 : 黄长锋、黄方英
- 发行 : 卫理福音书局
Methodist Book Room
18, Island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Tel / Fax: 084-330649
- 承印 : 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No,32 Jalan Tapah,
96000 Sibu, Sarawak.
Tel: 084-339066, 084-330211
- 初版 : 2002年7月
- 再版 : 2005年5月
- 定价 : RM18.00
- ISBN : 983-40982-2-7

第二版

拉让江，像一条见尾不见首的神龙，从崇山峻岭与险滩中奔腾而出，流过两岸广袤的绿野平畴，流向浩瀚的南中国海，造就了无数令人称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这本书写出这条大江的美丽风姿，也写出对母亲河的忧患意识。这本书可说是知识性与感性兼具，充满乡土味道的著作。

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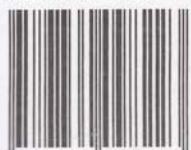
记者出身的文字工作者孟礼君能够在此变迁激烈的时代，捕捉拉让江，以其丰富的感情与批判的眼光呈现两岸的社会文化及河流本身的生命。读者必能从中获得诸多乐趣与启发，而引起回响。

黄孟祥

拉让江潮来潮往、日升月落，江水由清而浊，当年江里撒泼的黄毛小子也早生华发，但孟礼说起这童年的母亲河，仍两眼发光，脸色发红，一派情深不渝的样子。

黄灵莺

ISBN 983-40982-2-7



9 789834 098223

定价 RM18.00

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出版